政治少年之死

Death of the Political Youth

〔日〕大江健三郎 Oe Kenzaburo 著

郑民钦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作为1994年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级作家大江健三郎，十几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首次变成中文的早期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和惊喜。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两部小说——《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是如此优秀。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暗示的，这些作品散发出一股炙热迷幻的青春气息，那种感觉，就仿佛在夏日午后，做了一个时空回旋、缤纷而惊栗的短梦，骤然梦醒，汗水淋漓心跳如鼓，不知身在何处。

上架建议：外国名著
ISBN 978-7-5339-3025-7
9 787533 930257 >
定价：25.00元

政治少年之死

Death of the Political Youth

[日]大江健三郎 Oe Kenzaburo 著

郑民钦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少年之死／〔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等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7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025-7

Ⅰ.①政… Ⅱ.①大… ②郑… Ⅲ.①短篇
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4676 号

SEVENTEEN/SEIJI SHONEN SHISU/KONO WAKUSEI NO SUTEGO/
HI O MEGURASU TORI by OE Kenzaburo

政治少年之死
作　　者：〔日〕大江健三郎
译　　者：郑民钦等译
策划统筹：曹　洁
责任编辑：柳明晔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26 千字
印张：6.625
插页：5
书号：ISBN 978-7-5339-3025-7
定价：25.00 元（精）

目录



十七岁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十七岁。Seventeen。父母和哥哥这些家里人对我的生日要么真的忘记了，要么就是装作想不起来。于是我也不声不响。傍晚，我正在浴室浑身抹肥皂搓洗的时候，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姐姐下班回来，对我说："十七岁了。你不揪一揪自己身上的肉吗？"姐姐近视得厉害，戴着深度眼镜，说因为这个觉得自己脸面没处放，决心一辈子不嫁人，才进了自卫队的医院，而且她自暴自弃地不管眼睛会越来越糟一个劲儿地看书。她对我说的这句话也一定是从书上偷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算家里还有一个人记着我的生日。我搓着身子，孤独的心情有所缓和。我正琢磨着姐姐说的话，阴茎却从肥皂泡中悄悄地翘起来。我赶紧爬出来，把浴室的门锁上。它似乎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勃起。我喜欢勃

起。勃起使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还喜欢看勃起的性器官。我又坐进澡盆里浑身上下抹遍肥皂，开始手淫。这是我满十七岁以后的第一次手淫。我原先以为手淫对身体有害，自从在书店里看了性医学书后，知道对手淫的负罪感才有害身心健康，从而获得充分的解放。我讨厌大人那种包皮完全上翻暴露无遗的黑红色的阴茎，也不喜欢小孩子那种像植物一样发青的性器官。我最喜欢的是包皮平时像毛衣一样包裹着、勃起时能翻过来慢慢地露出蔷薇色的龟头，并能够将耻垢溶在热水里当润滑油的处于手淫状态的性器官。这就是我的性器官。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校医教我们怎么把耻垢洗干净，同学们都乐了。因为大家都手淫，谁也没有攒着耻垢。我是手淫高手，还发明了在射精那一刹那时像结扎口袋似的抓着包皮顶端将精液装进包皮口袋里的技术；还在裤兜里掏个洞，这样上课时也可以干“私活”。我一边想着妇女杂志的专辑彩页上刊登的一个男人新婚初夜将妻子的阴道捅破引起腹膜炎的暴露隐私的文字一边手淫。被白里泛青的柔软的包皮裹着的阴茎像火箭一样挺立着，充满力量，无比健美。而且第一次发现我的胳膊上肌肉开始发育隆起，我呆呆地看着像新的橡皮膜似的肌肉。揪一下我的肌肉、切切实实的我的肌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露出了微笑。十七岁。普普通通的十七岁。肩膀的三角肌、胳膊的二头肌、大腿的四头肌，都还柔软，但将逐渐发育成长，变得壮实坚硬。我想让父亲给我买拉力器或者杠

铃做生日礼物。父亲很吝啬，让他买运动器具，恐怕他不会很痛快。我坐在热气腾腾的肥皂泡滑腻清爽的浴盆里心情舒畅，觉得可以说动父亲。到明年夏天，我浑身肌肉发达，身体健壮魁梧，到海里游泳，一定会吸引众多姑娘的目光，也让小伙子们产生热烈的崇敬之心。带着腥味的海风、滚烫的细沙、被阳光灼热的皮肤阵阵刺痒、自己以及朋友们身上的气味、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们的喧嚷……突然掉进孤独、宁静、幸福得头晕目眩的深渊。啊、啊、啊、噢、啊……我闭上眼睛，手握着灼热坚硬的阴茎，接着一挺，整个手掌感觉到强劲地喷射出来的精液的运动。于是我知道一大群赤身裸体的人们在我的体内夏日清空的大海里默默地幸福地游泳。接着，秋天午后的清凉降临在我体内的大海。我哆嗦一下身体，睁开眼睛。精液射溅满地，不过是一种很快就令人生厌的浑浊的乳白色液体，好像并不是我的精液。我用热水冲洗精液，黏稠滑溜的精液残留在地板缝里，怎么也冲不掉。要是姐姐一屁股坐在上面，说不定要怀孕。这是近亲乱伦。姐姐会发疯的。我用热水继续冲洗，一会儿觉得身上有点凉，赶紧爬进澡盆，又哗哗地热水四溅着站起来。要是洗的时间太长，母亲一定生疑，讥诮挖苦："这孩子去年洗澡还浮皮潦草，现在怎么突然感兴趣了？"我急忙悄悄地拧开门锁。一走出浴室，性高潮那一刹那在身体内内外外涌动高涨的幸福感、对他人的友情、共生感等这些残渣全部关闭在散发着些微精液气味的热气里。四叠半

的更衣室的墙上镶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昏黄光线映照下一丝不挂无精打采的我。的的确确是无精打采的十七岁。连阴毛还又细又疏，阴茎萎缩在皱皱巴巴的青黑色的蛹一样的包皮里，吸足了水和精液，显得水唧唧阴沉沉地低垂着，只有在热水中泡长的睾丸长长地似乎一直要拖到膝盖。这个样子毫无魅力。还是浴室的光线好。我大失所望，心情沮丧地穿衬衫。我的脑袋瓜从衬衫领子钻出来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把脸贴近镜子仔细端详着。这副嘴脸令人厌恶，并不是其貌不扬或者黑不溜秋，实在不堪入目。首先脸皮太厚，像猪脸一样又白又厚。我喜欢棱角坚实的骨骼上紧绷着浅黑色薄薄皮肤的田径运动员那样的脸膛，但自己的皮肤下面尽是肥肉和脂肪，给人光是脸蛋肥胖的感觉；而且额头窄小，粗糙的头发更是密密麻麻地挤在上面；两颊鼓起；只有嘴唇像女人一样又红又小；眉毛浓密粗短，你推我搡着乱不成形；细小的眼睛含怨带恨凶光毕露；耳朵煽开，与脑袋瓜成直角，耳垂厚大，啊，可以说是一对“福耳”。我的嘴脸就像羞愧害臊皱眉蹙额哭哭啼啼的一副女人相。所以每次照相我都发憷，特别是在学校和全班同学一起照纪念相，更是一脸死相，可照相馆总要把我的脸修成一个面无表情的美男子。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真想低吼一声。脸色黑里透青，这是长期手淫的结果。我这个人也许会在马路上、学校里到处宣传自己经常手淫。也说不定别人一眼就会看穿我手淫成性。他们一

看到我含怨带恨的大鼻子，会立即识别出来："瞧这家伙，是干那玩意儿的。"而且街谈巷议不胫而走，我的心情就和认为手淫有害健康时一样悲哀。仔细想一想，其实从那时候起"环境"就一直毫无改观。所谓"环境"，就是手淫如果被别人知道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别人会怎么看我？那小子手淫成癖，瞧他的脸色和浑浊的眼睛！他们像看一个卑贱下流的东西似的对我吐唾沫。我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我气哼哼地说："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那该多痛快！"我的声音很低，呼出的热气模糊了镜面，把我的怒容朦朦胧胧地隐藏在脏兮兮的薄雾后面。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我的脸能从嘲笑奚落我的人的眼睛里这样隐藏起来，我的精神将获得解放，心情何等自由自在。然而奇迹不会发生。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手淫成性者，尽干那玩意儿的十七岁。终于我发现，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日才有这种凄凉委屈之感。而且我今后一辈子的生日都会这样凄惨，甚至比这更糟糕。我相信这种预感。"要是没染上手淫的恶习……"我后悔莫及，觉得头痛。我自暴自弃地一边哼唱着《啊！圣诞颂》一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你让我伤心，你让我流泪，但是，如果你将我抛弃，我一定死去。噢、噢，你对我多么残酷！

吃晚饭的时候，没人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姐姐也不重复我刚才在浴室时她说的那句话。于是我终于明白，在我十七

岁生日这一天不要指望有人向我表示祝贺，何况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说话的习惯。因为在私立高中当副校长的父亲很讨厌边吃饭边说话，认为这是庸俗的陋习，不能容忍。手淫之后，我也觉得疲倦头疼，被自己十七岁的肮脏糟蹋得一无是处，所以对大家闷不做声地吃饭不想牢骚抱怨。我想我的生日应该和平时一样受到冷遇。饭后，我把生日、拉力器统统抛到脑后，坐着一边嚼红红的朝鲜辣菜一边慢吞吞地喝茶。也许我的心灵深处还固执地残留着今天是我生日的强烈意识。

我翻来覆去地看着晚报，有时也斜几眼电视，一边嚼着朝鲜辣菜一边喝茶。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朝鲜人，他看我长得矮小，总欺负我。电视新闻正播放皇太子夫妇出国访问前发表声明的场面。皇太子狡黠的眼睛盯着远处，嘴里说“尽心竭力，不辜负全体国民的期望”。皇太子妃站在他身旁，脸上堆着有点做作的微笑，注视着我们全体国民。我不由得气冲心头，自言自语道：

“老百姓的税虫还这么自命不凡神气活现。我什么也不期望。”

这时，趴在电视机旁看书的姐姐突然爬起来，气势汹汹地逼问我：

“老百姓的税虫？你说清楚，谁自命不凡神气活现？”

我一下子怔住了，心想坏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但父亲依然若无其事抽他的烟，在电视台工作的哥哥正专心致志地组装

他的飞机模型，母亲在厨房一边干活一边傻呵呵地扭头看电视，对我和姐姐的争吵都漠不关心。于是我越来越气，毫不示弱地站起来：

“告诉你，皇太子夫妇就是老百姓的税虫。我对这种人不抱任何期望。还有其他税虫，自卫队算头一个。不知道吧？你是灯下暗，当局者迷。”

“皇太子殿下夫妇另当别论。”姐姐眼镜后面的小眼睛异样发直，声音格外冷静：“自卫队怎么算税虫？如果没有自卫队，也没有美国驻军，谁来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再说，要是没有自卫队，现在在自卫队里服役的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又到哪儿找工作？”

我顿时语塞。我所在的高中是东京都近郊最激进的学校，还组织过示威游行。每当校友骂自卫队的时候，就想到姐姐在自卫队的医院当护士，总是替自卫队辩护。可是我想当左派，从心情上说，觉得自已适合当左派。我也参加过示威游行，给校刊投稿主张高中生也应该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结果被校刊顾问的社会科老师叫去训斥了一通。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脑子里盘算着一定要把姐姐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你是打官腔，这是自民党那帮家伙成天挂在口头欺骗百姓的老套话。”我摆开架势反唇相讥，“头脑简单，被税虫骗得一塌糊涂。”

“头脑简单有什么不好？！你这个复杂的头脑来回答这

简单的问题：如果驻扎在日本的外国军队全部撤走，日本自卫队也解散，日本处于军事真空状态，举个例子说，你认为和韩国的关系会处理得对日本有利吗？ 现在韩国还在李承晚线一带抓捕日本的渔船。 万一哪一个国家派一支小部队在日本登陆，日本没有一兵一卒，岂不是坐以待毙？”

“那可以找联合国解决。 不管韩国不韩国的，叫嚷什么某个国家派小部队侵犯日本的人本身就不是好玩意儿。 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派兵登陆日本，日本没有假想敌国。”

“联合国不是万能的。 不是火星人，而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军队进攻日本，如果这个国家在联合国里也有利害关系，联合国未必都站在日本人这一边。 再说，朝鲜战争也好，非洲的哪一个犄角旮旯也好，都是等战争发生了联合国军才介入。在日本国土上只要打三天仗，就会有大量的日本人伤亡。 人都死了，联合国军再进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日本要随时警惕，美国在日本是否拥有军事基地，这在远东地区可大不一样。 如果美国从日本撤兵，那些左派为了消除国民的不安情绪，不是就把苏联的军队请进来建军事基地吗？ 我也有机会接触那些基地的美国兵，接触的机会比你多。 我并不认为外国兵驻扎在日本是好事，所以必须充实自卫队。 这样也可以使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有工作干，不会失业。”

我觉得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心里十分着急。 我不想就此低头认输，而且坚信自己观点正确。 在学校里和同学辩论的

时候，像姐姐这样的论调不经一驳，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今天我应该必胜无疑。妈的！女人的小聪明！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我从来就不认为重新武装论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的保守党内阁的恶政才造成农村家庭次子、三子的失业。自卫队不是让恶政造成的失业者再次为恶政卖命吗？”我情绪激动地说。

“可是别忘了，正是在你深恶痛绝的保守党体制下，日本才完成战后的复兴，发展了经济。”姐姐却十分冷静，“保守党政府使日本繁荣发展。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日本人才选择保守党。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日本现在繁荣吗？尽他妈的放屁！在选举中投保守党票的日本人，他妈的都不是好东西！我讨厌他们！”我叫起来，觉得窝心憋气，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大笨蛋。我流下委屈的泪水：“这样的日本亡国了才好，这样的日本人死光了才好！”

姐姐一愣，接着像猫玩弄被自己征服的耗子一样冷冷地在我难看的泪脸上扫了一遍，低头一边翻阅报纸一边说道：

“要是你真的这么认为，也就要说到做到，始终如一。可你们干的事让我觉得左派在耍滑头。一方面俨然像民主主义卫士那样吵吵嚷嚷，自己却不遵守议会制，把一切都归咎于多数派政党的横行霸道。嘴里说反对重新武装、执政党违反

宪法，却不想方设法给自卫队谋求其他工作。总觉得你们不是出于真心，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一边喝着保守党政府的搅汁器制作出来的甜果汁，却把酸苦果汁的责任推给政府。下一次选举让进步党掌权试试看。我倒想看看把美军赶出基地、解散自卫队、降低税率、消灭失业队伍，会不会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我也不想当自卫队的护士讨人嫌，巴不得做一个有良心的进步的工人。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的泪水让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深埋在铅一样沉重的耻辱的污泥之中。父亲和哥哥对我们的争论采取充耳不闻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我坠入愤激屈辱的底层。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伤心流泪竟然无动于衷，仍然悠闲自得地看他的报纸。父亲认为这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他在学校里也采取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教育法，对学生绝不强迫命令，也不干预学生之间的问题。他还拿这个自吹自擂。但是我听从父亲那个学校转学来的学生说，大家都讨厌父亲，瞧不起他，认为他没能耐、靠不住。记得以前父亲的学校有二十个学生玩"恋爱游戏"被警察收容教育，报纸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可是父亲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容许对放学以后的学生行为再加以束缚，因而对此事毫不介意，根本不当回事。他的信条是不负责任。我这样年龄的学生虽然也会反抗也会有点不正经，但其实最需要能切实为自己着想的老师。我有点小麻烦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不知道父亲现在的态度是美国式还是

自由主义派，只觉得他不像父亲，倒像个外人。我的父亲没上过学，干过好些工作，辛苦备尝，靠自学考试合格爬到今天的位置，为了保持现在的地位，他尽量不跟别人交往，害怕祸及自己或者受到什么牵连再吃二遍苦。就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他也拒绝脱下这种本能的护身铠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喜怒哀乐不形诸颜色，只有不负责任的冷冰冰的评论。现在大概采取最典型的美国式自由主义态度吧……

我站起来，表示不把还在洋洋得意地唠唠叨叨的姐姐的话放在眼里，准备躲进兼作库房的我的小房间里。我站起来的时候，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愤懑耻辱搅得我心烦意乱，没有精力考虑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我站起来迈出一步，一脚对着小茶几踹过去。茶杯嘭地倒下来，小便一样黄的凉茶水流到地上。我屏息瞥了父亲一眼。父亲没有叱骂叱责，只是嘴角浮起一抹讥嘲般的冷笑，依然不动声色地看报。

“这就是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简称——译注）的脾气。”姐姐连讽刺带挖苦地说。

我气昏了头，吼叫着对准姐姐的额头狠踢一脚。姐姐双手平伸在小茶几上仰面倒下，眼镜碎片划破了姐姐的眼皮，她本来就长得难看的脸变得苍白失色，令人恐惧，眼睛紧闭，黏稠的鲜血从眼皮向显得高隆的颧骨流淌下来。母亲从厨房跑出来抱着姐姐。我对自己的行为茫然若失，浑身颤抖，木然而立。当我看见我的脚趾尖上沾着姐姐的血，仿佛一股灼热的

疼痛和刺痒蹿上心头。父亲把报纸慢慢地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揍我，并且下决心就是被揍得死去活来也绝不还手。但父亲极其冷静地说道：

“你上大学的费用就不能从姐姐那儿要了，只能好好用功，争取进东京大学。公立大学学费便宜，奖学金也比较容易申请。劝你好好用功，说这样的话显得太轻，要玩命干，得神经衰弱都不要怕。这就叫做自作自受吧？要么进东大要么工作，如果进防卫大学，当然另当别论。”

我的五脏六腑似乎一下子掉进冰窖，转身走到院子里。春天的夜晚，黑暗的天空下又铺着一层蔷薇色的天空。那是水蒸气、尘埃从地表蒙蒙上升到天空形成不透光的蒸汽层，折射出全东京千家万户的灯光。我在小院边上的库房里自己做了一张类似轮船上的那样的床铺，睡在上面。因为没有电灯，关上木板门后只好摸黑爬到床上。我想有自己个人的空间，才在库房里做了这么一张床。库房只有三叠榻榻米大，我的床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堆着乱七八糟的破烂货。我在黑暗中摸着杂乱堆放的桌椅板凳这些破烂东西。当我把床铺看作轮船的时候，库房便是驾驶舱。我在黑暗中多余地瞪着眼睛，拉开桌子抽屉，摸出腰刀。这是我在做床时从破烂中拣来的武器。刀身只有三十厘米长，铭文刻着“来国雅”三个字。我在学校图书馆查过，好像是室町末期刀剑家的作品。四百年前的东西。我把刀子拔出来，双手紧握，对着黑暗中的破烂

猛力刺杀，猛力刺杀。整个库房杀气腾腾，我怒火中烧。嘿！嘿！呀！我一面低声运气叫喊一面用来国雅的腰刀凶狠地刺向黑暗。我想过，总有一天，我要用这把日本刀杀敌，勇猛悲壮地杀敌。我的预感具有极大的把握。但是，谁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父亲吗？我的敌人是姐姐吗？是军事基地里的美国兵吗？是自卫队员吗？是保守派政治家吗？我的敌人在哪里？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嘿！嘿！呀！

我在黑暗中把像密密麻麻地麇集在衬衫缝里的虱子一样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之后，情绪稍稍平静下来，甚至后悔自己不该打姐姐，要是姐姐因此眼睛受伤而失明，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眼睛给她做角膜移植手术。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的罪恶必须用自己的血肉来抵偿，不然就不是人，我不是那种卑鄙负心的小人。

我把腰刀收进白楂木鞘放回抽屉里，摸黑脱了衣服骑在床上。我仰卧床上，睁着眼睛，凝神倾听，黑暗中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清晰地涌现出来，我的小身体赤裸裸地躺在研钵深底里遭受狂涛巨浪的袭击。从正房传来唱片的音乐声，是迈尔斯·戴维斯六重奏乐团演奏的什么曲子。哥哥对现代派爵士乐十分入迷。我想起来，在我踢了姐姐一脚父亲刻薄数落我的时候，哥哥半蹲半坐在摆满塑料片和各种黏胶的榻榻米上忙着制造飞机模型，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就像摄影机将摄影者没有感觉到的细微之处也拍摄下来一样，我发现我

记忆的胶片里明晰地拍摄下我先前并没有意识到的、哥哥那种漠不关心的形象。现在哥哥大概已经把十分钟前发生的那场小风暴忘得一干二净，正对着具有高保真度的放声机像吸毒者一样摇晃着不稳定的脑袋瓜痴迷陶醉在爵士乐曲之中，而且不时从手指肚上撕下胶水凝固的薄皮，心里闷闷不乐地反复念叨着自己刚才应该揍弟弟一通或者应该申斥妹妹不要得意忘形，一边调高人为地夸张显示高低音区的放声机的音量，企图从纠结的念头中摆脱出来。哥哥天资聪颖，曾经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前年从东京大学教养科毕业后入电视台工作。哥哥在大学时代就是班领导，参与组织学生节活动，十分活跃。进电视台以后，起先在报道专辑组任节目编辑，勤勤恳恳，积极肯干。那时候，我尊重哥哥信服哥哥，从他身上可以摄取到父亲所没有的营养。但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哥哥动不动就喊累，都成了口头禅。秋天时歇了一个星期，再上班人就完全变了样，沉默寡言，温良敦厚，对爵士派音乐病态般如痴如醉，对制作飞机模型走火入魔。我从去年秋天以后，再没听到哥哥谈工作、谈政治。原先那个热情奔放充满信心能说会道的哥哥今年和我谈话的时间也就五分钟。去年冬天，哥哥答应带我去陡峭艰险的谷川岳爬山，但说话不算话，让我失望。可是我一看到哥哥像醉鬼一样没骨头似的浑身扭动着陶醉于爵士乐时的那副怪样，即使我会得到许多好处，也不想和他结伴爬山。啊，哥哥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哥哥变了以后，我在家里完全孤独一人。孤独的十七岁。这个时期，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才能健康成长，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尽管我现在正处在最危险期……

库房外有一种轻微然而清晰的声音信号。我刚才忘了。我坐起来打开凿在床边像船窗一样的圆窗。一个东西悠然地跳到我的船舱床铺上，喉咙咕噜咕噜地响着，身子蜷缩在裹着我双脚的毛毯上。是“强盗”。经常在左邻右舍偷东西吃的坏猫。我的父母都是小气鬼，一说养动物，就想到自己的食物被它们抢走，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这样我只好养猫，不费什么吃的。去年我在瓶子里养了一家子的蚂蚁，有五十只，可它们没过得了冬天，给我留下一座漂亮的立体的迷宫土城，让我伤心落泪。从那以后，我就驯“强盗”。“强盗”是只公猫，满身虎斑纹，大个头，尽偷吃邻居的东西，所以不用担心饿着。白天不在家，半夜三更才回来睡觉。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强盗”就回来，我的心头觉得热乎乎的。我嘴唇“嘘、嘘”一吹，“强盗”沉重的身体缓缓地从地毯上爬上来，来吃我的唾液。我一边用舌头把大量的唾液送到“强盗”嘴里让它吃一边忧郁伤感地想：就这东西祝贺我的十七岁生日。然而“强盗”比阿方索·卡彭更凶狠歹毒，它绝没有伤感的时候，一边吃我的唾液一边还用利爪从毛毯上紧紧揪住我的胸脯，把好架势，随时准备逃跑。我从来没抱过“强盗”，最多只是它靠近前来时趴在我的胸脯、膝盖上，即使它闭着眼睛喉

咙响动像娇憨少女一样颤动着潮湿的小鼻子啼叫的时候，只要我的手指头一搂它的身体，“强盗”就立即怒气冲冲地一溜烟逃走。“强盗”不愿意受任何约束。虽然明知如此，只要我喂干唾液喉咙开始作痛，“强盗”准备回到毛毯角边去，我就掉进无法忍受的孤独的深渊。“强盗”从容不迫地从我的胸部爬下来，我伸手想一把抱住它虎斑纹的巨大身体，就在这一刹那，如火花飞溅般的迅猛，“强盗”的利爪和我的手撞在一起。这是电车跳溅的火星。“强盗”的利爪抓破我的皮。我舔着手背上血的腥味。“强盗”一头撞开船窗的盖子化作一条虎斑纹的鲨鱼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逃之夭夭。伤口很痛，但我不仅不生气，反而感觉“强盗”实在是一条了不起的恶棍。它野蛮凶狠，是恶魔的化身，忘恩负义、恬不知耻、残忍暴烈，像一头孤僻的恶狼。不相信一切，只顾掠夺己之所欲的东西。那威风凛凛的仪表令我肃然起敬，在黑暗中猎取食物时行走的姿势犹如一座坚固的建筑物雄伟壮观，而且具有橡胶般的柔软性。它盯着我的时候，我心惊肉跳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为什么它浑身上下如此完美无缺？！我看见它在一处秘密的角落里咬死白猫撕食其肉，吓得毛骨悚然，而它依然落落大方镇静如常。

我想具备“强盗”般的生活方式，但我知道只要不出现奇迹，这愿望就无法实现。因为我的脑子里有猪脑那么柔嫩的脑髓，有自我意识。我意识到自我，紧接着仿佛全世界所有陌

生人的眼睛都不怀好意地狠狠盯着我。我身不由己，不能自由自在地动弹，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举行起义，为所欲为，我羞愧难忍，真想死去。肉体加精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本身就让我羞愧欲死。于是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就像发疯的可鲁玛农人一样穴居野处，对别人的目光不屑一顾，否则毁灭自我。“强盗”不会意识自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就是脏兮兮的皮毛和肉体和骨头和粪便，所以被别人盯着也不会心惊肉跳面红耳赤。我羡慕“强盗”又大又硬伤疤斑驳的秃头里的小脑做的梦，猫的噩梦充其量灰色朦胧，而我的噩梦比加氰化钾的橘子汁还要毒。

我害怕习惯黑暗的眼睛会从船舱里破烂东西的形状中发现幽灵鬼怪，便闭上眼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睡眠时恐惧的降临。进入睡乡之前，我总有恐惧感。死亡的恐惧感。我非常恐惧死亡。每次被死亡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都会烧心反胃呕吐。在短暂的生之后，我必须在无意识的、零的状态中忍受几亿年可怕的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以及别的宇宙，将继续存在几亿年，我却一直是“零”，直至永恒！一想到我死后时间无限的运行就惊恐万状。第一次上物理课的时候，老师说，火箭一直飞往的宇宙无限的远处有一个“无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无有之处”。这枚火箭最后到达宇宙，在笔直地远去无限之中归来。我听了以后吓得大小便失禁惊叫着晕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羞愧害臊，浑身臭气烘

烘，自我厌恶，女同学射来鄙视轻蔑的冷眼，但我不能说是因为从物理的无限空间和无的观念引起对时间永恒和自己死后的无的恐惧而晕倒，只能拼命向老师和同学解释是癫痫病发作。从那以后，我没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真正的朋友。我必须在噩梦里经受孤独地走向无限的远方的恐惧。死人无意识，对一切无所畏惧。噩梦里，我在无限遥远的星星上孤独地睁着眼睛，所以总是意识到恐惧。这是心术不正的梦的分配官员奸狡的发明。死亡恐惧及其噩梦正向我走来。我拼命想其他的事。当我看到决定正田美智子为皇太子妃的新闻报道时，我认为美智子即将去往无限遥远的星辰，于是难过流泪、恐惧颤抖。那是为什么？我惊恐万状，就像美智子即将赴难似的。我把美智子的照片贴在墙上，祈求这场婚姻破灭。那不是嫉妒。我在电视里看见那个少年向她扔石子，又痛苦难忍泪水盈眶。听说那小子的壁柜里也贴着美智子的照片。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美智子，也变成了扔石子的少年。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我无法逃脱死的恐惧，坐起来睁开眼睛，紧抱着发抖的身体，木呆呆地盯着黑暗。以前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吓得一身冷汗。我渴望早日结婚，让不一定漂亮但要满怀怜悯之心的妻子整夜整夜睁着眼睛盯着我别让我睡死过去。

啊！我琢磨着怎么才能从恐怖中挣脱出来。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死后不会消灭，犹如一棵大树枯萎成一根小枝，包

含着“我”的整个大树一直生存下去，那该多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无须对死恐惧了。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孤独一人，惊惧不安，怀疑一切，与他人互不理解，手里抓不到任何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他人的世界，不可能给予我丝毫的自由，我没有朋友没有伙伴。难道我应该变成左派加入共产党吗？这样我就不再是孤独一人吗？可是我刚才鹦鹉学舌，把左派领导人的话重复一遍，却被一个小小的护士驳得一败涂地。我明白自己不能像左派那样抓住这个世界。其实我什么都没弄明白。我没有能力找到那一棵能把我视为小树枝的、经受得住永恒的风雪侵袭的巨大橡树。脑子里沉淀着惊恐不安的残渣加入共产党和不参加其实是一回事，依然消除不了怀疑一切的不安。再说，被一个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近视眼小丫头驳得哑口无言狼狈逃窜的小毛孩子，共产党才不要呢。

啊！这个世界如果能伸给我一双切切实实的、充满热情的、明确把握得住的手那该多好！我勉强不再想下去，又倒在床上，在毛毯底下摸弄性器官，手指抓着让它勃起，开始手淫。明天有升学的能力测验和体育考试。今天晚上要是干两次，明天筋疲力尽，八百米跑步的体育考试一定一塌糊涂。我模模糊糊地对明天感到害怕。但从恐惧的漫漫长夜中哪怕极其短暂地逃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手淫。库房外是闹哄哄的他人的大都市之夜。春天的气息被市区污染的空气渐渐稀

释，从远方清新浓郁的山毛榉的树林吹拂过来，刺激着我的血肉冲击不安的海洋。 我十七岁。 屈辱悲哀的十七岁。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摸弄裤裆干那玩意儿吧。 我这时必须想象猥亵的场面，于是想起父亲和母亲叫唤着干那活儿的景象，他们两个裸露的屁眼在臭烘烘暖乎乎的被窝里欢快地颤动。 突然，我怀疑我不是父亲的精液生出来的，而是母亲与别人通奸的产物。 父亲心里明白，所以对我那么冷漠无情。 但是，随着性高潮的来临，我的周围桃花盛开温泉喷涌拉斯维加斯赌城巨大的霓虹灯光彩耀眼，恐怖疑虑不安悲哀屈辱一切的一切都冰消雪融。 啊！ 活在世上，总是处在性高潮之中该何等幸福！ 啊、啊、啊！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性高潮……啊、啊、啊！ 我射精濡湿了裤裆，一边使劲地喘息，一边又在黑暗的库房中发现了自己悲哀屈辱的十七岁的生日，于是有气无力地哽咽哭泣起来。

2

我醒来的时候，心情并不舒畅。 头痛，好像发低烧，手脚沉重。 仿佛全世界的陌生人一大早就来告诉我：你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无能者。 我有预感，觉得今天要出事。 以前每到生日，我都要创造一个新的习惯，可十七岁生日我毫无想做什么新的事情的情绪。 我从十七岁开始走下坡路。 有的人五十岁

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人到六十岁还一直往上走。我严肃地意识到，我已经在昨天走完了顶点。我一睡醒就深深陷进心情恶劣的泥沼里，所以懒得起床，一直睁着眼睛躺在温暖的毛毯里。以前不管情绪多么糟糕，不管发生什么棘手的事情，每天早晨醒来的那一刻，心胸都充满炽热的幸福感。我喜欢早晨，幸福感催促我早早地跑到外面，向早晨的世界问好。广播操教员莫名其妙那么快活地大声叫喊，我也微笑着感同身受。因为那是在早晨。我想呼喊：因为是在早晨，你也充满幸福满怀希望吧？可是现在，邻居那个狂妄自大的中学生开着很大音量的收音机传来傲慢虚伪的广播操喊口令的声音叫我烦躁生气。我真想告诉他：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发号施令！

阳光从门扉、墙壁、屋顶的缝隙漏进库房，落满灰尘的儿童自行车的车座泛着金色的亮光。这是我幸福的少年时代的自行车，我在公园的旱冰场上骑着玩，一个外国女人追着我照相。我把自行车放在藤蔓架下休息时，那个金发女人从后面上来，将脸颊贴在自行车车座上，满脸通红地对我微笑。就像赤裸裸的屁股被人摸了一把一样，羞得我扔下自行车转身逃跑，身后追过来那大高个女人高一阵低一阵痉挛般的疯笑声，还大声叫嚷着什么。当时我非常害怕，到学英语时还能记起来。

“哟，漂亮的小孩，回来！漂亮的小孩！”我是个漂亮的小孩子。激动人心的幸福的儿童时代已经结束，那时候我的

确娇小可爱，每天早晨都心情舒畅，全世界的人们都心情舒畅，太阳系的宇宙到处都心情舒畅。可是现在，别说宇宙，就连小小的库房都滋生着形形色色阴暗丑陋的不祥之兆。甚至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有便秘感，头痛，浑身每个关节好像都有几粒沙子在里面捣乱。我盖着毛毯，渐渐地陷进恶劣的心情里，越陷越深。但是，即使我钻在毛毯里哭鼻子，只要不出现奇迹，心情就不会变好。库房外，全世界的人们都故意一大早起来大肆活动，就为了破坏我的情绪。

我把各种思绪抛开，从床上慢慢下来，打了个哈欠，不知道是眼泪还是别的什么体液反正可称为透明状眼屎的一种东西轻轻湿在下眼皮。我低头把裤子提上来，整个生殖器缩成一团，像羽毛膨起的麻雀一动不动地蹲在裤裆的屋顶上。一大早就举不起来。我感觉到些微受虐狂的愉悦。我仿佛看见四十岁的我在精神分析医生面前把裤子褪到膝盖上露出毛烘烘的芋头一样萎缩一团的生殖器的情形。我说："十七岁生日时就第一次出现这种征兆。"医生说："那活儿干得太多了……"

好像姐姐在门口一边和父亲争吵什么一边出门走了。姐姐不高兴的声音、父亲似乎通情达理的非常满不在乎的平静的声音。但父亲的心绝不平静。那是装出来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的声音。看来姐姐并没有失明，我放下心来，而且今天早晨也避开了和她的见面。我总是自寻烦恼，操多余的心。一有什么事或者一生病，就往最坏的方面想，可是我还从来没干

过什么不可救药的事，就连姐姐的眼睛都不敢踢瞎，而且事后悔恨交加，现在又庆幸平安无事。我一事无成。我十七岁就阳痿。我只会瞒着别人躲起来偷偷手淫。像建筑工人一样改造、加固整个世界的都是别人的事。当我把自己关闭在库房的船舱里干那活儿的时候，别人就到处摆弄这个世界。“好，就这么办！”特别是政治这活儿，一切都让别人一手包办。尽管我也参加过示威游行，可心里总是十分孤独，明白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我不可能参与政治，所以知道示威游行徒劳无益。政治家更比他人隔一层，他们在国会大厦和高级日餐馆里玩政治，拍拍手掌，说一声“好，就这么办！”这就是政治。二十岁以后，每次投票，我一定弃权，至死也不去投票站。昨晚姐姐宣扬的观点比我乱叫乱嚷一气的观点似乎更切合我的真实。浑身难耐的羞愧使我的血肉发酸，其实我是一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大傻瓜，我哪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当一只哑巴的黑猩猩专干那玩意儿好了。我又感觉到受虐狂的愉悦，被别人残酷虐待感受到的快乐。我一边唱着《啊！圣诞颂》，一边走到外面阳光灿烂耀眼晴空湛蓝明媚下别人的世界里。我唱着：你让我伤心，你让我流泪，但是，如果你将我抛弃，我一定死去。噢、噢，圣诞颂歌，你对我多么残酷！

到学校时，迟到二十分钟。糟了，能力考试已经开始。我慌慌张张地接过试卷坐在最后一排桌子后面。我一边坐下一边溜了一眼旁边的人的试卷，铅笔写的文字像铅铸士兵一样

密密麻麻排列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试卷上。一想到考试迟到对自己多么不利，便对那些早早来到考场削好铅笔平心静气做好准备的家伙恨得咬牙切齿。这是国语考试。我匆匆忙忙看了一遍试卷，没看明白，脑子里血液沸腾，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我开始惊慌害怕，试题看了一遍又一遍，想集中注意力，但其他事情像泡沫一样不断冒出来，定不下心来。

其时残月西坠天清入水夜风凄凉草虫吟寒佳人动容。命妇触景生情，留恋不忍遽去，遂口占一首可怜金钟儿不堪长夜啼长夜尚有尽妾泪犹悲泣，仍迟迟不肯登车。太君见状，和一首命侍女转告曰寒虫催秋容怜君清夜啼向晨凝珠泪露衣独伤泣。此乃怨恨之词，亦代奏闻

这一段文章出自何人的什么作品呢？一定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吧。可是没有把握。“催人动容”，又是催诱什么感情呢？我弄不懂。我觉得“催人动容”具有色情的感觉，立即陷入淫乱的联想。记得以前在书店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说，古时候有个叫竹叶阿银的女人对云游武士说“妾已动情”。文章里有两首短歌，是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让我们把会话部分用括号标出来。我又从“怜君清夜啼向晨凝珠泪”一节想到手淫后下腹部濡湿的感觉。我是一个低能的色情狂。试题才解答三分之一铃就响了。完了！没戏了！我嘟

囔一声，本想自笑自嘲，没料到心窝儿却怦然一震：忘了写名字。

我很讨厌考试结束后教室里的气氛。刚才大家趴在桌上拼命解答，现在都兴奋激动两眼光润，就像刚刚被异性爱抚完那种猥亵的表情。而且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垂头丧气。我是属于垂头丧气那一伙的。大家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谈论考试心得的时候，我依然坐在椅子上无精打采地低着脑袋。优等生们单独围聚一团冷静地交换意见。去年我还列身其中，现在没有勇气参加进去，但我竖起耳朵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优等生消息灵通，有办法打听到老师的出题意图。他们像技术员一样非常冷静地交谈。他们是一群成绩优秀的技术员，傲慢地对我简直不屑一顾，却又显得心地善良。

“桐壶这道题算我拣着了。我想这和汉文测试结合在一起出题，以后会出大镜的文章。”

看来这家伙一定答得完美无缺。

“听说这次考试平均分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单独编班，目标是进东大。我是不行了。”

“别谦虚。你要不行，谁还能进这个班？”

我生这帮优等生的气，同时想起昨天晚上父亲说的那一番话，觉得已经彻底绝望。啊！我进这个班毫无希望，当他们像美国上流社会的女婿一样文雅幸福地在特殊班里学习的时候，我必须在成绩差的班级里为毫无希望的成功苦战苦斗，而

且老师也不会好好教。

“试题出得好，超过了标准线。”

“你们不觉得《源氏物语》那一道题超出标准线了吗？实际高考不会那样子的。对命妇这个词完全可以出得更复杂一些，如果把那一节的下面一行加进去，敬语也混乱，弄不明白对谁使用。”

“你刚才说实际高考，好像目标已经定了是东大。”

令人作呕，令人气愤。他们还沉浸在考试兴奋的余韵里，喋喋不休。与优等生截然不同的是说话无所顾忌的一帮人。他们的话引起周围同学，尤其女同学的哄堂大笑。一个轻率肤浅的家伙声调走样地大声叫嚷：

“我呀，还以为是催人小便呢。你说，平安朝不是还没有公共厕所吗？于是忍不住，早晨就在秋虫叫唤的草丛上凝结珠泪呀。”大家轰然大笑。这家伙脑子很聪明，就是聪明得不是地方，他的言行举止也时时故意意识到这一点，外号“新东宝”，除了新东宝，其他电影制片厂拍的电影坚决不看，只要是三部黄片连续上映的夜场，不管多远他都跑去看，有时甚至跑到千叶县。

“新东宝，‘此乃怨恨之词，亦代奏闻’，是什么意思？”一个听得入迷的女学生问，笑嘻嘻地等待他别出心裁的回答。

“那是警察的训斥。因为她触犯了法律。”

“新东宝，平安朝有警察吗？”

“嘿，你这个人真是天真。”新东宝说，“告诉你正确的解释吧。就是声音太响，用天牛的叫声来遮掩，然后擦干净。”

“哎呀，你这人真流氓。”女学生耐不住淫荡的兴奋似的扭着身子跑出教室。新东宝博得大家的鼓掌喝彩，他双手模仿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手势制止大伙儿。他大出风头，忘乎所以。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试题的理解比我深入准确。我自愧弗如，突然觉得实在不能再这样孤独地坐下去，似乎站在不安的深渊与乏力的深渊之间正在坍塌的狭小沙路上。我离开椅子，没有勇气接近优等生的圈子，可当新东宝做出请我过去的姿势时，我像被视为一个低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似的感到耻辱，没理睬这个大红大紫的艺人，转身走出教室。一出教室，我立即后悔这种举动，认为自己心胸狭隘。我真像一只刚刚脱换上软壳的螃蟹，孤独不安，极易受伤，弱小无力。我想到紧接着是数学考试，铃声一响，我必须胆战心惊地回到教室里去。数学考试比国语考试不光彩的结果更为糟糕。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时，我对着试卷发呆直想哭。可是到了下午，才意识到上午的困境还比较容易忍耐。

下午进行体育综合实力测试。我最怕体育，一想到自己的身体，就一动也不敢动；再说，穿一条运动裤，万一那东西

翘起来，不是太难堪吗？ 还必须跑八百米，心里真害怕，而且是在女生和行人众目睽睽之下的大操场。

大操场在学校后面，隔着一条马路便是商店街。 那些闲得无聊的大人、小孩经常倚在低矮的栅栏上眺望操场。 他们不是为了欣赏健美的体育运动，而是专门以嘲笑学生上体育课时出洋相为乐趣。 他们看着学生在老师的强迫命令下痛苦地跑步而加以嘲笑的时候，忘记了上司、喜欢刁难的顾客、难以对付的商业对手对自己蛮横跋扈的压制所造成的不体面。

我们男生集中在大操场中间的跑道上做准备活动，等体育老师拿着秒表和记分册从体育教研室出来，像叫唤躁动的一群牛，有的担心害怕，有的充满勇气，有的像猫一样什么也不想在暮春的阳光下悠悠然自得其乐。 用功过度身体虚弱的优等生们在晃眼的阳光下有点晕眩，看着必须跑完的长长的距离，脸色苍白，心里发憷。 可是，与这些被同级生视为书呆子累得精疲力竭的优等生相比，这一段跑步距离对我更充满痛苦和屈辱。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甚至主动为大家做准备活动喊口令的是那些田径选手，尤其是获得东京都本年度几项最好纪录的那个学生，那态度架势比考试后在教室里大发议论的优等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突然停止跳跃，弯腰查看脚脖子，觉得奇怪似的摇摇头，又接着开始跳高，横杆差不多比别人高出一倍。虽然他在装模作样，但这足够令人羡慕不已，让我自卑自贱。不好好做准备活动、只顾在阳光下轻松自在的那帮家伙，在教

室也是这个熊样儿，一群低能儿，被人瞧不起，自己却满不在乎，游手好闲，毫无羞耻之心。我和班上任何人都不一样，离群孤独，大概最胆怯心虚，只是盼望着这场“灾难”尽早结束。

像肿瘤一样突出在大操场和校舍之间的小操场上，女生们正在打排球。她们穿着短运动裤，像鸭子一样难看，额上缠着手巾。几个穿裙子的女生像生病的动物一样迟钝发呆地站在场边看比赛。我轻蔑地想，这几个小妞正在经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晓。新东宝热心地每个星期把这些穿裙子的观众姓名记下来，终于完成了一份全校女生经期表。他还运用荻野法，算出每一个女生性生活安全日，告诉她们；并且恬不知耻地补上一句：“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如果你下决心舍弃那珍贵的东西，给我打电话。”从而大名远扬。他这么干，并不引起女生厌恶，在男生里还挺能吃得开。如果我对女生做点什么，第二天一定会遭到大伙儿的白眼，甚至不敢上学去。为什么就他能为所欲为呢？他还是全年级唯一体验过性生活的人。他就像我小时候在教会星期日俱乐部演剧中看到的那个魔鬼。神和人都必须经受磨难、辛勤劳动、虔诚忏悔，只有魔鬼随心所欲，淫乱猥亵，冒渎神灵，无恶不作，还大吵大嚷，大吃大喝，随地躺卧。啊，我也想变成魔鬼。可是现代的魔鬼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学校是一家公司，他的职业又是什么？恐怕是我所不理解的现代社会的魔鬼职业吧？例

如毒死魔的职业？ 我一边气喘吁吁地做准备活动一边胡思乱想。

大活宝新东宝照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糟了，糟了。上个星期在内华达进行核试验，结果出现异常现象，我的调查表必须修改，可也说不定是杉惠美子小姐拉肚子了。”我一边竖起耳朵听一边扫了一眼小操场。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是如此。像是杉惠美子的一个大个子女生的白脸正望着这边，在穿裙子的精神萎靡不振的女生中就她神气十足地仰着头。我不禁心头一热，听见所有的男生都发出热烈的叹息。每个年级都有一个女王般的学生，不仅艳压群芳，还必须具有凌驾一切的威严和风情妩媚的魅力。她受到所有女生的嫉妒，她获得所有男生的崇拜。我们这个年级的女王就是杉惠美子。我属于给杉惠美子写情书却不敢交给她最后偷偷撕掉的那种人。我感觉到她的目光注视着我，于是想起自己即将丑态百出，不禁十分痛苦。如果对方是穿短运动裤的女生，我只要厚着脸皮反盯着她白皙肥胖的大腿，也许还可以克服耻辱感，可她穿着严严实实的裙子，无隙可乘，我无法乘虚而入，将她击退，使自己从被注视者变成注视者。更何况她是杉惠美子……

“你们知道杉惠美子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看着我们吗？”新东宝大声叫嚷，长满粉刺的脏兮兮的脸神气活现，像太阳一样光彩夺目。他的话简直置我于死地。

“我给她桌子里塞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情报，说干手淫的人

很快就累垮，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杉惠美子小姐现在正体验金西报告式的人生真实。禁欲者不许累垮！”

体育教师从教研室跑过来，我这才惊魂稍定。八百米跑测试开始了。十人一组，四百米的跑道跑两圈。从与小操场相反的位置上起跑，这样起跑和冲刺都离女生远远的，可以避开她们的目光，但在马路边围观的人们近在眼前，看得一清二楚。第一组一起跑，围观者立刻聚拢到起跑线附近，坐在栅栏上，像看赛马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我站在起跑线上，觉得被太阳晒干的地面上用石灰画出的跑道无限延伸下去，没有尽头。枪声一响，别人的赤裸的手臂粗鲁地碰撞着我。我没跑几步，腿脚就不灵，开始难受喘气。大家都以近乎冷酷的快速拼命奔跑。我觉得人生就是地狱，我就是在穿着干净的运动裤戴着棒球帽握着信号枪的小鬼强迫下气喘吁吁东逃西窜的奴隶，不能幸免。我很快就落伍了，落在很远的后面孤独地挣扎。双腿像在噩梦里被怪兽追赶似的沉重抬不起来，头脑发烧。我发现自己喘出了声音。从女生面前经过时，我极力挺胸抬头提腿，保持正确的姿势，可是马上坚持不住，下巴突出胳膊甩动不开手腕垂到腰间以下两腿几乎是在地面上拖着不断地呻吟着勉强往前跑。当我跑了四百米，回到起跑线时，想转过头向在一旁等待的第二组同学微笑，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但脸皮变得厚实僵硬，不听使唤，只好哭丧着脸，瞪着一双眼睛。“喂，加油啊！像个小伙子样

儿！别罗圈腿跑！”老师大声吼叫。“瞧他脸色煞白，像是有病！”路上的小孩也在嚷嚷。我竟然跑这么慢！大家都看我可悲可笑踉踉跄跄地跑步。全世界的人都刻薄嘲笑地看着我脸色苍白嘴唇发黄两腮挂着痛苦的泪水罗圈腿摇摇晃晃的肮脏的十七岁。别人干净利落飒爽英姿从容不迫，我却蒙受耻辱头晕眼花拖着虚胖的浑身臭汗似乎就是腐烂的身体笨手笨脚可怜兮兮地跑步。别人看我像狗一样下巴拖着唾液腆着肚皮没羞没臊地跑步，但我知道他们真正看到的是赤身裸体的我、是羞愧脸红胆怯紧张的我、是耽溺于猥亵妄想的手淫的我、是害怕不安的我、是懦弱胆小撒谎骗人的我。他们嘲笑叫喊："你的丑事我们都知道。你中了自我意识的毒中了思春期的毒身体从内往外地腐烂。我们都看见了你潮漉漉的丑陋不堪的胯股！你是一头在大庭广众下手淫的孤独的黑猩猩！”我在六百米的地方又从女生面前经过。我真盼望心脏病突发倒地死去，但这个奇迹没有发生，反而因为自我意识过于羞愧像熊一样大声吼叫。我落后一百米左右，当我步履蹒跚地抵达终点，为自已能坚持跑完全程而略感欣慰心头热流萌动的时候，体育老师苦笑着指点我的后背。我心里不想笑，脸上却不由自主地露出卑怯的微笑，回过头去，突然发现脚下拖着一条失禁的小便滴下来的长长的黑道。全世界的陌生人发出林海风暴般嘲笑的轰鸣。我一心一意拼死拼活出乖露丑坚持跑完八百米，却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我的十七岁本来就凄惨丑陋，

而这他人的世界对我更残酷无情，狠毒得无以复加。我不再好心肠地从这个他人的现实世界发现一点善意。我陷进耻辱的深渊，疲惫劳困，湿漉漉的短裤贴在身上，冷得我打喷嚏。我激发憎恨仇视敌意的怒火，不然可能会哭倒趴下。

3

“喂，给右翼捧场去干不干？”身后有人对我说。

我一个人在等电车。体育测试后开自治会，我没有勇气参加。我回过头去，看见新东宝严肃地向我走来。他似乎看到我要扑上去揍他的样子，略一迟疑，接着急急忙忙开始解释，消除我的紧张心理。

“别生气。好吗？我也觉得自治会没意思，不想参加。刚才在检票口看见你，就追过来。你真勇敢。我以前没看出来，你的表现，我无论如何做不到。当体育老师的都是一些人渣，那小子尤其恶劣。我们又不是马，被逼着跑八百米，简直是一个土匪教师，听说刚刚被那个可爱的音乐老师甩了，心里正不痛快呢。我也一边跑一边气得不行。你撒尿了，大伙儿都高兴得很，要是大家都撒就太好了。那个土匪教师，真不是玩意儿。”新东宝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话只能给我火上浇油，紧接着说：“我说右翼，就是在新桥车站广场演讲的时候，找人捧场，特别欢迎学生去。一天给五百日元。怎么样？你去

吗？ 正经的。”

我觉得我让新东宝感到害怕，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地说话。 他看我半信半疑不置可否的态度，开始谈自己的政见。

“其实我不是右翼支持者，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垮掉了的一代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可是，进步党、共产党都骂自卫队，这让我生气。 记得你以前替自卫队辩护过吧？ 说你姐姐在自卫队的医院当护士。 那时我听了就很高兴，我胆小不敢说，其实我父亲也在自卫队里工作，是陆上自卫队上校。 所以我恨不得摧毁进步党、共产党。 如果右翼能做到，我就支持他们。 于是我常去他们那儿。 你听说过皇道派吧，头头叫逆木原国彦，战时在奉天的特务机关干过，全日本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跟冈首相是老交情，在满洲的时候就认识。”

我发现新东宝比想象的纯朴天真，其实他狗屁不是。 我一下子轻松下来，紧紧地抓住眼前优越感的飞鸟。 这时，电车进站，我朝他点点头，两人一起上了车。 反正我回家也得忍受孤独，尽管瞧不起这个朋友，但两个人待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安心，不会刺激自尊心的伤口。 我仿佛从恶醉中逃脱心灵的不安。 一进电车，新东宝就判若两人，沉默不语，好像受雇给右翼分子演讲捧场属于窃取原子弹爆炸级的绝密情报，也可能他真的这么认为。 看来这个饶舌的新东宝并没有把自己与右翼团体的关系对别人透露过，不然的话，第二天早晨至少会在一

半的高中生中不胫而走。我和满脸粉刺的新东宝胸部紧挨着挤在摇摇晃晃的电车里，他那被润发油沾满灰尘的脏兮兮的头发触碰我的下巴，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比他高得多。奇怪得很，比他身体高使我从心底得到某种安慰。在车里，我们就这样紧靠着，谁也没有开口。没想到位于东京都中心地区的新桥车站下午三点这么冷清。我和新东宝碰肩触臂地在站台上走着，突然觉得这不成“恋爱游戏”的伙伴了吗？这件事我后来还时时想起。当时，虽然我人生中一起极为重大的事件正迅速酝酿成熟结果，然而在那暮春午后的新桥车站上，我的确发出如此感想。那时正拿着老式竹扫帚在站台上扫地的老站务员以第三者的眼光感觉出来，但极其冷静地观察，我们也只是玩“恋爱游戏”去的满脸粉刺和脸色苍白的两个高中生。

一进车站广场，就知道皇道派头头逆木原国彦的演讲糟糕透顶，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听，而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吼叫的这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似乎也不指望别人认真听他的演说，独自莫名其妙地叫嚷着。他的眼睛并不瞧听众，而是盯着在高高的铁轨上奔驰的电车，也许他立志要成为第一个敢于单独与进站电车的轰鸣声对抗的人吧。我和新东宝本应适时地拍手叫好，可是老抓不到点子上，弄得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而那个扯着嗓门叫喊的面目狰狞的“人狮”好像把雇来的捧场者忘得一干二净。我和新东宝在看热闹的人们后面好奇地看着这个吼叫的男人。我对这个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竟然无视

人们的冷漠嘲笑像军人一样气焰嚣张地鼓噪攻击感到震惊。而且他站立的讲台四面敞开毫无遮挡，只垂着一杆纹丝不动的太阳旗，讲台两侧站着一些套袖章的黑衬衫青年和西服老头，但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逆木原国彦身上，而在广场的赛马快报显示板上。他们一定买了马票，把宝押在“皇道号”之类的什么马上，正梦想着爆出冷门获胜呢。这时，一个捧场者开始狂热地“工作”。这个其貌不扬消瘦驼背的男人抱膝坐在讲台前面一排排水泥长凳的正中间，在逆木原国彦将唾液咽下劳累疲惫的喉咙不得不短暂中止吼叫用无可奈何的无神目光凝在空中的一瞬间送去狂热的鼓掌和喝彩。他一个人的狂热引起广场周围闲得无聊对任何事情都冷眼旁观起哄取乐的看客和那些像在父亲灵前赌咒发誓的人们一种观看丑行的兴趣，他们开始围聚过来。在圈子还没有闭拢的时候，我和新东宝急忙钻进广场，坐在最后一排水泥长凳上。反正我们本来就是来捧场的，可是我觉得新东宝也只是一个消极的捧场者，怀疑他是否真的常常到皇道派聚集的地方抛头露面。他要真是皇道派成员，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噤若寒蝉。一坐下来，就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二十来条汉子跟正在人群中拍手叫好的模范捧场员一样都是雇来的。看样子他们像日工，无所事事地干坐着，似乎等待着每人的膝盖上发一只猫，百无聊赖，每当中间那个男人越发狂热地喝彩时，就会很不自然地动动身子露出悲哀的窘相。我偷偷观察新东宝是不是打算鼓掌，这使他很狼

狈，连忙告诉我："那些人都是雇来捧场的。今天晴天，逆木原国彦一般在雨天出来演讲，因为日工下雨天没活干，可以多雇他们来捧场。他们说，逆木原国彦演讲的时候，忠诚之心感天动地，就会下雨。这是上天悲叹末日来临的泪水。逆木原国彦是精诚贯天的祈雨大师。避雨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气，有时还表示欢迎。"我想也是，雨水让人的感觉变得敏锐。我在雨天，湿度高的时候，或者气压低的时候，觉得浑身舒服清爽，所以喜欢下雨。新东宝认定我疑心重重，又补充道："还有，下雨天没活干的日工也高兴呀，不用干苦力活，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讲话，不时拍拍手就行了。"我知道自己正在给新东宝施压。我并不觉得忧郁，至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从大操场耻辱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到夜晚，也许我会无法忍受奇耻大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现在暂时忘却，浑身轻松。

坐在长凳上发呆地看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的日工给我一种也是从某种状态中暂时解放出来的印象。在行人的视线千万支利箭般射进的他们的后背、肩膀、脑袋上时，暮春午后的阳光退潮一样衰弱，开始渗出初冬夕暮寒气萧瑟的失望感。东京这座大城市被失望和徒劳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那个狂热的捧场者还在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逆木原国彦在讲台上继续吼叫，他嘶哑的声音沉重地从我们的头顶飞上天空。广场外圈那些闲极无聊的男人的嘲笑像鹰隼一样追击着声音。我逐渐沉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我听不见个别的声音，耳朵里

灌满大城市浑然一团的巨大轰响。轰响把我疲惫不堪的身体从现实中分离出来，浮在夏夜温暖沉重的海面上。我忘了身后看热闹的闲人、忘了新东宝、忘了日工、忘了大喊大叫的逆木原国彦，从大城市沙漠里一粒沙子般卑微无力的自己身上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宁静柔和，反而只对现实世界、对他人充满敌意和仇恨。我一直认为，世上不会再有像我这样自我谴责自我负疚自我厌恶浑身污垢可憎可恨的人，此时此刻这种自我内心的评论家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就像舔着伤口自我安慰似的可怜心疼遍体鳞伤的自己。我是一条小狗，又是受到盲目溺爱娇纵的母狗。我无条件地纵容疼爱自己，又对残酷虐待我这条小狗的他人无条件地狂吠扑咬。我是在睡意蒙眬的愉快心情中做出这些事情的。接着我如处梦中，听见我向现实世界的他人掷去的恶言秽语，而实际吼叫的是逆木原国彦，他演讲中恶毒憎恨的语言形容其实都是我的心声、都是我灵魂的呐喊。于是我浑身震颤，凝聚全部力量倾听他的叫喊。“那帮臭小子，那帮卖国的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居然还在日本之神的土地上起家盖房养老婆孩子，这不是太可笑了吗？他们才是卖国贼、才是不要脸的马屁精、才是信口雌黄撒谎诳人的骗子、才是杀人凶手、才是野汉子、才是一堆臭狗屎！我敢发誓，杀了这帮家伙、强奸他们的老婆女儿、把他们的儿子拿去喂猪，这才是正义！这就是我的义务！我生来就肩负杀死他们的天意！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们才能生存！我

们很弱小，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杀光，我们才能生存。诸位，为了保卫我们弱小的生命，把那帮家伙杀个精光吧！这就是正义！”我站起来鼓掌喝彩。讲台上的头头看见我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眼睛顿时闪光发亮，犹如发现从黑暗的深渊升起一个黄金人。我不停地鼓掌叫喊。这就是正义！这就是正义！为了遭受虐待伤痕累累的孱弱的灵魂，这就是正义！

“那家伙是右翼分子，别看他年纪轻，可是职业性的。”

我猛然转过身去，在背后诽谤我的三个女职员模样的姑娘吓得惊慌失措。对了，我就是右翼分子！一阵突发的喜悦激流震撼全身。我认识到了真正的自我。我是右翼！我向她们迈出一步。她们胆战心惊地互相搂抱着小声叫起来。我站在姑娘们以及她们周围的男人们面前，用敌视一切憎恨一切凶光毕露的眼睛默默地盯视着。他们也盯着我。我是右翼！我发现一个在别人的眼光下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新的自我。在别人眼里，我不再是像一棵折断的青草似的卑微衰颓地手淫而濡湿性器官的可怜兮兮的我，不再是孤独凄惨胆怯懦弱的十七岁的我。他们不再是叫嚷着“一眼就看穿你的一切”威胁我的他人的眼睛。大人看我也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人。我觉得我已经把虚弱卑微的自我藏在坚固的铠甲里面永远不再接触他人的眼光。这是右翼的铠甲！我又迈出一步，姑娘们惊叫起来，腿都吓软了，浑身哆嗦，挪不动脚。姑娘们热血躁动心惊肉跳的恐惧像性欲刺激一样令我精神欢喜癫狂。我吼叫

道："右翼又怎么样？！ 喂，我们右翼怎么啦？ 臭婊子。"

姑娘们哭丧着脸拔腿逃进黄昏嘈杂的人群，其他人嘴里嘟嘟囔囔表示不满，极力掩盖害怕的心理。 啊！ 别人怕我！ 当他们下决心要让我收拾"臭婊子"这三个字所撒下的丑闻纸屑时，套着写有"皇道派"三个字袖章的汉子们已经聚集在我的周围。 我们是右翼团体。

一只青筋暴露坚硬有力的手充满感情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回头一看，是那个狂躁不安的演讲者。 他毒焰赤燃的大眼睛有一股魔力，我小孩子般惊叹地对这邪恶凶残的演讲者送去微笑。

"谢谢。 我们需要你这样纯朴勇敢的爱国少年。 你是天皇陛下满意的日本男子汉，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

天启的声音压倒嘈杂声、电车声、喇叭声、大都市所有的吼叫声，如同蔷薇般美丽温馨。 我又一次变得歇斯底里性的视觉异常，黄昏的大都市沉入黑暗的深渊，内藏着暗黑色金粉敷施的墨一样的光辉，浮现出一轮金光灿烂的黎明的太阳。我觉得那是黄金人、是神、是天皇陛下。 你是天皇陛下满意的男子汉！ 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

4

在皇道派总部进行入派宣誓后，逆木原国彦对我说，你现在是最年轻的皇道派成员了。开始我觉得总部里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十八九岁的成员，不久看到三个十九岁的，可他们的举止做派与我对十八九岁青年的印象不尽相同。这些十八九岁的右翼青年骄横狂妄严厉冰冷，我无意中提到电影、爵士乐、通俗音乐，他们就像被人瞧不起似的狂怒，骂我是轻佻浅薄之辈。每当他们恶声恶气地随心所欲使用这些暴语詈言时，我就把一个个失望的小泥球摆在“右翼”的蚂蚁洞口。因为这些年轻的右翼分子与我入派以前凭空想象的漫画式的人物太相像了，甚至连死板僵硬的态度也一模一样。我想起很早以前，我看到《明治天皇和日俄大战》的电影广告，心想年轻的右翼分子大概看过这部影片，一问他们，都说看过好几遍，非常感人。我这是第一次和他们热烈认真地谈论电影，好像这部电影是历史纪录片似的，把演员和历史人物混为一谈。

他们有的说“明治天皇陛下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士兵”，有的说“乃木大将的骏马真了不起，东乡元帅一上战场就精神抖擞，不愧是军人雄赳赳的。武士就应该平时注意养生，关键时刻才能斗志昂扬”。好像他们常常去电影院看战争片和武打片。看战争片可以从日本军人的南征北战中激励士气，看

武打片可以从刀光剑影的杀人中学到技术。他们瞧不起美国西部片和描写现代黑社会火拼的片子，因为这些电影里的人都拿手枪作武器。他们弄不好手枪，总头领也不容许，所以掌握靠一把日本刀置敌于死命的技术就显得既宝贵又现实。特别是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右翼分子小心谨慎地保存一张像针灸图一样的全身布满红点的人体图。有一天早上，新宿区发生一起杀人案，我才明白这些红点意味着什么。他根据报纸报道的被刺部位，在人体图相应的地方点一个红点。

“你是不是也准备杀人？”那时，我带着新鲜感好奇心问这个认识不久的新伙伴。他像祈祷一样紧闭眼睛，用激烈的孤独的声音自言自语：“只要那帮家伙还在干坏事，只要左翼的那帮家伙还一直在干坏事，我就要动手。”我觉得“干坏事”这样的语言表达不够妥当，但很理解一时找不到其他更贴切准确的词语而皱眉苦恼的伙伴的心情。对，“只要那帮家伙还在干坏事”，这在皇道派成员之间已经完全通用，无须解释。

的确，年轻的皇道派成员都不善辞令，大头头是个雄辩家，小头头有的也能言善辩，但年轻的成员没有一个能说会道，平时木讷寡言，简直沉默不语，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好像眼前站着一个端着武器的敌人，瞪着眼珠子，挥舞手臂，恫吓威胁般吼叫：“我们必须制止赤色分子干坏事！”

当皇道派成员与保守党青年部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皇

道派完全缄默，不得不忍耐着面对耍嘴皮子满腔热情的保守党年轻人滔滔不绝的辩才。皇道派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攻击他们尽想往上爬："那帮家伙就想着自己怎么飞黄腾达，那么卖力演讲还不是为了自己扬名？他们和左翼的出人头地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那帮家伙要是还干坏事……"我想起一个来自地方的保守党青年部成员给我寄来的明信片，跟他只有一面之交，这个脸颊通红的讨厌的家伙就把他的未来蓝图统统抖搂出来："我买股票攒了二十万日元，我买的股票还在涨。我今年二十四岁，立志二十五岁当选东京都议员，三十岁当选国会议员，三十五岁入阁。为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必须一手通过股票抓钱，另一手利用担任青年部文京区支部宣传部长的职务加入某一派系。我崇奉实力原则，因此到党总部去的时候，跟党中央负责人也完全平等地争论问题。前些日子在东京都的一家高级日式餐馆和党干事长侃侃而谈长达两小时。想到我入阁之时，也是大兄执掌院外团体之日，不胜愉快。所以与你通信，今后充分交换意见。另外，如果你对股票感兴趣，我可以介绍松川证券社长；如果想过问政治，我可以介绍党情宣传菊山部长。"我感到惊愕，一个乡巴佬居然这么捞稻草似的拼命想往上爬。所以他们和我们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在争论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哑口无言，便索性一声不吭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威胁他们，以表明自己的正确。和这帮油嘴滑舌的家伙交往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向头头学习，读头头指定的书籍获

得智慧就足够了。不用很多智慧，只要有一点黄金般的智慧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像坚硬炽热的铆钉牢牢地揳进脑海深处，这样我们自己也就磨炼成为坚硬炽热的铆钉。尤其是我，我从回心皈依的那个暮春傍晚以后，只服从头头的声音，只读头头借给我的书。如此单纯，以憎恨与敌意拒绝其他任何的一切。

逆木原国彦的确对我另眼看待，我对他的一片苦心也充分回报。他说："把我们的思想灌输进你的脑子里，就像往制造出来的瓶子里倒酒。只要你这个瓶子不碎，甘醇的美酒就不会洒出来。你是一个优秀的少年，右翼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总有一天，世界上的瞎子们会发现你们像太阳一样的存在。这就是正义！"

我加入皇道派后几个星期，逆木原国彦亲自走访我的父母亲，说服他们同意我留在总部。父亲仍然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说只要不给家里找麻烦自己的路自己走不加干涉，甚至还对逆木原国彦随声附和，认为搞政治活动也是出于爱国心，总比赤色的全学联健康吧。我想起父亲先前说过一句跟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很不相称的话：孩子热衷于学生运动，当教师的父亲很不好办。父亲也许认为这么一说就天下太平了。哥哥被我盯得低下困惑不安的眼睛。母亲采取和我踢伤姐姐时同样的态度，没有发表意见。逆木原国彦极力称赞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姐姐涨红着脸用小得像发自耳机那样的细声说

很多护士都读过逆木原国彦的书《真正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之路》。于是逆木原国彦向全家表示感谢同意我住到总部，并且保证他负责我一辈子，然后告辞，出门而去。接着家里人问我什么时候加入右翼团体的，怎么认识那个大人物的。我撒了个谎，使得大家不再开口：“从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那时候起，我就无法容忍那帮家伙说自卫队的坏话。”我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一个拳头打得全家人晕头转向的能力。这一天离我被姐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委屈哭泣的十七岁生日只有五个星期，我的人格出现奇迹，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回心皈依。

我的回心皈依在学校获得最戏剧性的成功。那个碎嘴新东宝知道我正式加入皇道派后就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冷热无常的皇道派同情者，于是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传记记者。据新东宝在外面说，我好几年前就是右翼的人了，在八百米跑步时令我自己绝望的那种丑态其实是右翼的人蔑视体育老师的表现方式。“那家伙呀，在新桥车站广场上，一个人面对二十多个前来谩骂右翼的共产党，毫不畏惧，跟他们干上了。皇道派的逆木原国彦选定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平时就住在皇道派的总部里。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右翼分子。”于是，全校学生都知道我是右翼、皇道派成员。这件事成了教研室里最大的丑闻，班主任找我谈话，我说既然允许左翼学生存在，也应该允许右翼学生存在。只要老师稍稍表示对右翼的不满，我就委屈地说：“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给逆木

原国彦吧？”从而更委婉地显示出皇道派的威力。教师比学生受新东宝添油加醋的煽动的影响更大，因此我的暗示富有成效。学生里还流传着教世界历史的老师只要我一去上课，讲课就非常谨慎保守。

学校里也不是没有人对我这个右翼心怀敌意。与全学联关系密切、制订参加示威游行计划的学生自治会就找我辩论。我只要把先前对左翼领导人的主张所感觉到的疑问点作为武器反守为攻，多能取胜。就像我在生日那一天夜里被姐姐驳得理屈词穷一样，我把他们打得丢盔卸甲。他们对和平、日本的重新武装、苏联、中国、美国等问题并没有信心十足的成熟的思想。我只要攻其弱点就能大获全胜。而且我还有一张王牌：“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知识分子里左翼是多数派，右翼是少数派。让我站在进步派教授这一边，不如替吃不饱穿不暖只好进自卫队的农民的儿子说话。大学教授名声又好又站在正义一边，有这些就足够了吧？如果你们喜欢的大学教授跑到联合国去申诉，远东地区的局部战争大概会得到解决，但我就想站在这两三天会被李承晚军队杀死的日本可怜的农民的儿子一边。你们最喜欢的萨特说过，如果不去实现这些，正义又从何谈起？我脑子笨、身体弱，可我把生命奉献给右翼青年行动队，你们有哪一个人成为共产党员而默默献身呢？你们不是想考进东大、将来成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吗？”我的一番慷慨陈词把这些秀才噎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那

个傲慢的杉惠美子就会用显然对我很感兴趣的目光热乎乎地盯着我说："像你这样落伍于时代的右翼少年应该上防卫大学。"我曾向逆木原国彦提出希望自己能上防卫大学，发展同志，为将来发动政变积聚力量。逆木原国彦对我的希望深表满意，使我沉浸在激动的幸福感里。

皇道派的制服模仿纳粹党卫队军服。我穿着制服在街上行走，也会全身充满幸福感，像甲虫一样的铠甲紧裹身躯，别人看不见肥胖虚弱胆怯丑陋的内部，我心情舒畅飘飘然如上天堂。我曾经害怕别人盯着我，会面红耳赤、忐忑不安、自我厌恶，我被自我意识捆绑得无法动弹。但是现在，别人看不见我的内部，只能看见我右翼的制服，还要带着几分惧怕。我用制服这道屏障把我脆弱的少年的灵魂永远隐蔽起来。我不再感到羞耻，不再从别人的目光中感受痛苦。渐渐地，不穿制服的时候，赤身裸体的时候，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伤口被人看见而感到蒙羞受辱。

以前我觉得如果手淫被人发现会羞愧地去自杀，这就是别人眼睛的最大能量和自己怯懦羞耻的最软弱的肉体的戏剧。但是有一天，我经过决定性的体验，知道这出戏剧连危机性都变得毫无意义而分崩离析。这是从我和逆木原国彦以下的对话开始的。

"你感觉过性欲的苦恼吧？压抑大可不必。想和女人睡觉吗？"

“不，不想。”

“那这样吧，让土耳其澡堂的女人把你的阴茎搓揉一遍。拿着这钱去！”

开始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自己耻辱的心理尚未完全断根。伙伴们劝我穿制服去。尽管是在夜间，我拿不定主意，最后听从伙伴的意见，穿上只在白天穿的皇道派正式服装，来到新宿红灯区，推开一家土耳其澡堂装饰得五颜六色的玻璃门。我不但没有勃起，反而像即将受刑的可怜的小孩一样脸色苍白精神狂乱。我入皇道派以后第一次埋怨头头。而且我的皇道派制服变成比铅制潜水服还要沉重的秤砣压在身上，我的右翼铠甲对别人来说不是紧身皮衣而是令人心惊肉跳恐惧害怕的奇装异服。

一个头发染成枯黄色的体格健壮浑身上下只剩下白色乳罩和三角裤的姑娘在粉红色墙壁的房间里迎接我。准确地说，只有五秒钟，姑娘在水汽朦胧的灯光里看着我的制服，立刻吓得缩成一团，脸都变了形，低下眼睛。姑娘的眼睛再没抬起来过。我脱光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而且是在年轻的姑娘面前脱得一丝不挂。我终于感觉到我肌肉开始发育的单薄的肉体像装甲车一样罩着厚厚的铠甲、右翼的铠甲。我坚硬地勃起。我才是具有将新娘纯洁的阴道捅破的灼热铁棍般阴茎（如逆木原国彦所说的那种阴茎）的男人。我一辈子都一直勃起。我十七岁生日时屈辱落泪祈祷的奇迹将会发生，我一辈

子都处在性高潮之中。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一切都一直勃起。生活在南美热带丛林里的种族部落，总有一些人的阴茎一直勃起。神害怕这样不便于狩猎、打仗，就把他们的阴茎像狗的性器官一样紧贴在肚皮上。我就是这类种族的十七岁。姑娘先让我进蒸汽浴房，又用水冲洗一遍，再进热水澡盆，然后用毛巾擦干，洒上香粉，让我躺在医生检查病人一样的床上，开始按摩。她的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阴茎，畏惧胆怯的手指头静静地像祈求上帝似的翻开由于长期手淫而变形的包皮。我仰面躺着如高傲的国王。姑娘像自己染上难以启齿的羞耻恶心一样满脸通红。姑娘让我想起了我给杉惠美子信中从姐姐的书上抄下来的一节诗歌，虽然那封信让我给撕了。

> 伫立在台阶高高的石板上……
>
> 倚在花园的瓮旁……
>
> 用你的头发编织阳光、编织阳光……
>
> 用无比痛苦的心灵拥抱你手中的鲜花……①

我的阴茎就是阳光，我的阴茎就是鲜花，我感受到强烈的性高潮的快感，我看见浮现在黑暗天空中的黄金人。啊，噢，天皇陛下！光辉灿烂的太阳，天皇陛下。啊，啊，噢！当我

---

① 引自 T. S. 艾略特《悲叹的少女》——译注。

从歇斯底里般的视觉异常中恢复正常的时候，看见姑娘的脸颊上挂着我的精液如泪珠闪闪发光。我不仅毫无手淫后的失望感，反而沉浸在亢奋的喜悦里。直到我穿上皇道派的制服，没有对这奴隶的姑娘说一个字。这是正确的应有的态度。这个晚上我悟出三条道理：我这个右翼少年已经完全克服了别人的眼光；我这个右翼少年也具有对别人残忍肆虐的权利；我这个右翼少年是天皇陛下之子。

我狂热地想深入了解天皇陛下。以前我认为，像哥哥以上年代的人那样只有在战时决心为天皇而死的人才和天皇有关。一听到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谈论天皇，我就嫉妒、反感。现在知道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我是右翼之子、天皇之子。

我钻进逆木原国彦的书库里，醉心耽读有关天皇陛下的书籍。我读了《古事记》、《明治天皇御制果》、神兵队和大东塾前辈们作为教科书的书籍，还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逆木原国彦的启发下，读了谷口雅春的《天皇绝对论及其影响》。我追求的东西如愿以偿，欣喜若狂。我掌握到“忠无私心”乃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满腔热情地思考。对，忠无私心！我之所以恐惧不安贪生怕死、无法把握现实世界、感到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有私心。一有私心，就觉得自己荒唐怪诞矛盾重重支离破碎错综复杂淫秽下流被挤出去而惶惶不安。每当做什么事，总怀疑自己判断错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但是，忠无私心。

对。必须完全抛弃私心，全身心奉献给天皇陛下！抛弃私心，抛弃我的一切！我感觉到一直困扰着我的充满矛盾的迷乱正在被驱逐出去。磨灭我意志的迷乱原封不动地化为乌有，迷乱一扫而光。天皇陛下命令我：抛弃私心！所以我抛弃了一切迷乱。我作为个人已经死去。私心已经灭亡。我成了毫无私心的天皇陛下之子。在我戕戮私心的瞬间，在我把个人禁锢于地牢的瞬间，新的天皇之子即告诞生，获得解放。我已经没有犹豫不决的选择者的不安。因为我选择了天皇陛下。木石没有不安的情绪，我抛弃私心，就成为天皇陛下的木石。我没有不安，我不会担惊受怕。我会活得轻松愉快。我可以简单明了地理解错综复杂不可思议的现实世界。对，对，忠无私心。抛弃私心的人至高无上的幸福就是忠！而且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摆脱了死亡的恐怖。以前闻死色变惊恐万状，现在视死如归处之泰然。我死而不灭！因为我只是天皇陛下这一棵永恒的大树上的一片嫩叶。我永恒不灭！我对死无所畏惧！啊，天皇哟，天皇哟，您是我的尊神我的太阳我的永恒。是您给了我真正的人生！

我达到目的，走出逆木原国彦的书库。我已经不需要书了。我开始专心学习拳术和柔道。逆木原国彦在我的训练服上写下“毕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几个字。逆木原国彦先前说我“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当之无愧。

进入五月以后，左翼开始在国会四周不断举行示威游行。我自告奋勇参加皇道派青年组，准备对赤色工人、赤色学生、赤色文化界人士、赤色演员拳打脚踢，驱散他们。我们青年组根据纳粹头子希姆莱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兹南党卫军少将会议上声嘶力竭的演讲制定了铁的规则："第一，忠诚；第二，服从；第三，勇敢；第四，诚实；第五，正直；第六，同志之爱；第七，勇于负责；第八，勤奋；第九，禁酒；第十，唯天皇为重、唯爱国为重，义不容辞，对其他任何东西不予置理。"打倒赤色分子，再踏上一只脚！杀死赤色分子！绞死赤色分子！烧死赤色分子！我作战勇敢，对着学生挥舞仇恨的棍棒，对着女性抡动恶毒的钉着钉子的木刀，践踏，驱赶。我几次被抓，释放后又立即冲进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又被抓，又被释放。我是面对十万左翼分子的皇道派青年组二十人中最勇敢玩命最凶残暴戾最右翼的十七岁。我是一边在深夜的混战中横冲直撞一边从充斥着痛苦恐怖悲鸣怒吼谩骂的夜的黑暗中唯一看见金光灿烂耀眼夺目的天皇陛下的无比幸福的十七岁。在细雨霏霏的夜里，传来死了一个女学生的消息，混乱的群众顿时平静下来，被雨水淋湿的难受、悲哀、疲惫摧垮的学生一边哭泣一边默默祈祷。这时，我感受到强奸者的快感高潮。我是向黄金的幻影发誓斩尽杀绝一切的唯一无比幸福的十七岁。

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

1

夏天即将来临。夏天犹如从消火栓拉出的皮管对着干燥的马路路面放出来的水流一样，即将从天空、从遥远的森林、从大海、从我这个十七岁的肉体内奔涌而出……

在雨后的早晨，我和青年行动队的伙伴们来到左翼团体解除包围的国会议事堂前面的广场上，喝着罐装啤酒，以庆祝胜利。我一边轻微地陶醉于胜利，一边觉得一种更加厚重的寂寞感如同燥热的刺痒在我的胸中、我体内的肌肉里生长。左翼分子们像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为了得到石头作为武器，便将凝聚着现代工艺的路面上的铺路石翻挖出来。在被翻挖出石子的路面上，我看见被践踏的那个姑娘的尸体的幻影。这里本应该横躺着更多的尸体；面对左翼分子这帮家伙的暴动、武斗，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我们本应该持枪为天皇继续战斗下

去，如同“二·二六”那时候一样。

我莫名其妙地不堪忍受这种寂寞，感觉到一种仿佛出乎意料的微寒，眺望着在静谧中傲然不动的国会议事堂。这是别人的城堡，疏远冷漠。而我在从五月开始的战斗中感觉到近在咫尺、仿佛已经握在手中的政治又跟先前一样变得遥远，封闭在别人的城堡里。我啐了一口唾沫，把空罐子扔在被破坏的路上。伙伴们都学着我的样子。于是，我从空罐子与铺路石碰撞所发出的空荡不快的声音中知道并非就我一个人感觉到这种如同节日狂欢过后的微寒。

我们走下坡去参拜皇宫的时候，也是完全颓然沮丧。即使在那幽暗的绿叶清香扑鼻而来的五月的深夜，已经是精疲力竭的我们也没有过如此忧郁窝囊的走路。我曾看过映照在奔驰而去的汽车车窗里、路上的积水里、橱窗里的自己这几个月来迅速健壮成长的身体，同时闭眼感受到自己体内充满力量，以及胸脯变得宽厚，肌肉等各个部位发育得结实坚硬。然而，这个瞬间丝毫感觉不到当时所产生的快乐心情。

但是，我们一来到皇宫前面的广场，立刻充满激昂的情绪和幸福感，沉浸在无比幸福的翻涌的浪潮里。我再次感受到在皇道党总部的从早晨奉读《教育敕语》到傍晚祈拜御照那令人目眩的快乐瞬间，这种生活总是由于天皇而得到补偿、满足，增辉生色。不论我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到什么样的寂寞，我作为天皇之子唯有接连不断的无比幸福的瞬间才是我的真实，

所以这灰色的世界才是欺骗。不仅没有必要考虑与天皇无关的事，而且我也不应该做以天皇的眼睛、天皇的耳朵捕捉世界之外的任何事情。因为这是我的心，所以我必须贯彻毫无私心之忠诚！

我要成为一个对与天皇无关的现实世界完全冷若冰霜、懒散怠惰的年轻人，也没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去那个左倾教师所在的学校。天皇是我的真正的太阳，是盛夏的骄阳。在夏天来临外面的世界之前，天皇的太阳早就给我的内心世界带来盛夏，而且是永远的盛夏。我是获得天皇所赐予的暑假的学生。我只能唯独为天皇而开足马力奔走效劳，为此我打算平时要抑制自己的热情……

党的机关报上有一个“新人介绍”的专栏，所刊登的有关我的介绍内容大概如下。除了极其幼小的那一段幸福的时期，我觉得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奇迹：我的内心想法变成了从外面能直截了当看得见的自我观。尤其是被丑恶卑劣的自我意识的恶魔所征服后的事情，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党报编辑部是这样写的：

虽为十七岁弱冠之年，每次行动，都勇猛果敢，击溃赤色分子，乃无所畏惧、奋不顾身之勇士也。以唯一十七岁被批准入党的少年队员所具有之学业素质，与诸位党员为伍毫不逊色，勤勉奋发，进步显著，期以可成大器。然

其在党总部之日常生活中，温顺和蔼，寡言少语，彬彬有礼，关心别人，犹如等待时机一飞冲天之雏鹰。全学联的各位同级生，哪怕模仿一点其皮毛若何？

我在皇道党总部期间，仅仅是保守党内阁换成另一个派系的保守党内阁，却民心一新。另外，那个引起纠纷的军事条约也签订了，左翼分子仅仅满足于打倒保守党派系的一个代表人物，就解散了对国会的包围。参加包围活动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首《我讨厌了日本》牢骚满腹的诗。晚于我心中的盛夏的自然季节的夏天，如同我在行动结束后用油布擦拭党的钢盔一样光亮耀眼地即将来临……

2

在皇道党的年轻党员的修养会上，发生了罕见的争论。我躲在最靠边的角落里冥思苦想，争论的言语如同戏剧的台词一样缠绕在我的脑袋四周。年轻人、最大不到三十五岁的这些人在行动队活动之后，在皇道党内增强了信心，开始积极发言。同时，通过行动队的活动，有的人尤其对逆木原国彦等长老们的优柔寡断提出质疑，于是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中理论家们的言论是这样的：

A党员（二十五岁，毕业于神道系统的大学，在皇道党内

是少有的怀疑派，高知县神官的儿子）：我对认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获胜而兴高采烈表示怀疑。我们皇道党党员获胜了吗？真的胜利了吗？我怀疑。

B党员（三十岁，总是穿一身和服短外褂、裙裤的纯日本式服装。我受到刺激，模仿着穿同样的服装上学校，听说数学老师背地里轻蔑地骂我是右翼浑小子。我听到以后，反而感到兴奋的喜悦。这个现实派的家伙主动承担与保守党青年部的所有来往交道，十分卖力，外号叫“政客”。他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却非常爱看书。生于沼津市的一个商人家庭）：我们没有失败。实际上敌方的头头已经承认自己失败了。杂志上说他在国会面前号啕大哭。好像这个学者还认为全学联那帮家伙冲进国会里就有可能引发革命。大伙儿想想看，那个学者不想修改的旧安保条约可以要求驻扎的美军出动。要是那样的话，别说什么革命了，这帮左翼分子都会统统被杀掉。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保守党有良心。正因为有这种良心，安保体制才变成对日本有好处。但是，那个左翼学者对死了一个小娘们哭鼻子，还为十万人全部逃脱遭受杀戮的危险，又哇哇大哭。老子真想揪着这个号啕大哭的学者的脖子，一脚把他踩翻在地。再哭就遇上右翼！这句话可是列宁叫喊过的。只要我这么一说，他回到书房大概肯定会一头钻进列宁全集里。这就是学者，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A党员：自以为胜利了，于是欣喜若狂，还想对哭鼻子的

学者又打又踩。你相信我们真的胜利了吗？

B党员：相信我们胜利了有什么不好？看看那些连屁眼儿都被左翼毒化的报纸，哪一家不把我们说成暴力团什么的，但是国民支持我们。你难道希望在下一届选举中让国民支持那帮左翼分子获胜吗？照样会是保守党获胜，我们也终于会听到国民发自内心的问候。

A党员：好像你也明白，获胜的只是保守党那些流脓污脏的淋病患者。在选举中获胜的也是这帮家伙，不是我们获胜，连逆木原总裁也肯定不能在选举中获胜。你和保守党青年部的那些猪猡们混在一起干了不少事，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猪猡早就在金权政客们的粪堆里眯着眼睛心情舒畅地哼哼着到处乱转吗？我认为保守党那帮家伙与左翼分子一样，也是我们的敌人。

B党员：你所说的这个敌人保守党，对我们皇道党，从六月以来，仅仅是正式捐款就达二十万元，而且这次新当选的首相的后援会也送来了十五万元，这样我们才能开展活动。难道你只是笑嘻嘻地尝到这个敌人给的甜头，却还要反咬一口吗？

A党员（激动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叫喊着）：正是这二十万、十五万的钱把我们当做暴力团那样使唤，他们才是胜利者！照这样下去，正如那些青年猪猡所说的奉承话那样，皇道党就会堕落成为“院外团体”。堕落成保守党的肮脏的院外

团体接受暴力团那样的工作！

B 党员（同样激动得脸色苍白）：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

C 党员（开始大声朗读贴在墙上的檄文，好像是念给这两个怒目相视、情绪激动、就要动手打起来的党员听似的。大家顿时一惊，立刻安静下来，听他朗读。）

漫天乌云低垂。

红色的怒涛从北面、从西面逼将过来，仿佛要一口吞下我们。

国家之护卫十分薄弱，连李承晚的恫吓也没能真正地顶回去。

共产党、进步党、总评、日教组、全学联以及自称文化人的赤色流氓们策划第五纵队式的阴谋，不停地蠢动。

政治腐败到处破裂流脓，在全国散发恶臭。

这就是今天日本的真实。

有谁倾诉爱国的真诚？

日本！危险啊！

我们不得不为此而忧虑。

此刻，我们只能认为日本已经面临着“五·一”五事件或者“二·二六”事件的前夜那样的形势。

看吧！懦弱、轻浮、怠惰、淫乱风靡全国，人们贪图沉溺于眼前的安逸，滥用权力，美酒佳肴，醉生梦死，中饱私囊，如狼似虎，欲壑难填，苟且偷安，忘记了横亘脚下永远的灭亡

的悬崖。

在纯洁真诚之青年同志中断然进行维新、救国革新的呼声诚为理之必然。

A 党员：对，我也认为应该要求保守党的政客们反省，所以我讨厌拿着保守党的钱就被拴上了。我想要求逆木原先生对保守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C 党员：什么叫强硬的态度？比如说，对访问共产阵营国家的保守党骨干发去抗议信，是指这样的事情吗？

A 党员：要是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

C 党员：难道是政变吗？

A 党员：可能的话……

C 党员：我没说可能。但是，日本现代右翼分子里也有人写有关政变的论文，就是政变的必然性的论文。他说：日本的自卫队拥有战前的四五倍的军事装备，而且在文官统治之下，不是像皇军那样由天皇掌握着统帅权。在国民不信任的政治领导下，自卫队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奔赴出生入死的战场是否为国为政权值得怀疑。而且，军队是否必须隶属于这样的政权，有可能出现批判的态度。也许会产生一种认识，就是与其让自卫队受一个无法信任的政权的命令而行动，不如通过革新政治领导本身才是对国运振兴作出贡献。总之，如果发生政变的话，依据日本独自的民族主义理念要比依据共产党理论好。这就是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我认为他的见解非常出色。逆

木原总裁说为时尚早。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做任何准备工作，只是把结果放在心上，说为时尚早，我认为这是过于软弱的表现，结果只是被保守党的那帮金权迷所利用。明天就开始着手政变的准备工作，每天都这么想，最后呢，一天傍晚，终于下决心明天一定开始准备，可是第二天的早晨就死了。这与左翼学者对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我不想这么死去。这次全学联企图攻占国会，说不定其目标就是要伺机发动全学联政变。所以，我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磨磨蹭蹭了。右翼方面，如果没有人考虑“也要伺机发动民族政变！”就无法和全学联对抗。我不是那个什么学者，但是当国会前面的广场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民族政变的萌芽就这样被掐断了，也真想大哭一场。想到不能把只在腐臭中存活的那些政客杀死、让他们在鲜花的清香中腐烂，我就想哭。民族政变，恢复天皇陛下的统帅权，这才是真正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姿态。没有这个理想规划、借用左翼那帮家伙的话来说，没有这种未来蓝图的家伙，即使脱离右翼的正统，也不能成为正统的爱国者，不能成为战死的正统爱国者。要是逆木原先生始终不站在这个意见这一边，我就退出皇道党，开始为政变准备基础工作。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A党员：也许我和你一起干。

我（听到恢复天皇的统帅权这句话时，我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开始关心这话题。我觉得如果自己今后走的路能够更

加靠近天皇，也会毫不在乎地离开逆木原国彦。我对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感到吃惊）：到那个时候，我也会和你一起退党。我想进防卫大学，从内部为政变做准备工作。

C党员（握着我和A党员的手）：好，你们是我的伙伴！

我加入皇道党以后第一次听到、接受并且盼望实现的政治现实与未来规划正是这个。我在皇道党内终于接受了一个更贴近自己的领导人。我开始觉得与其说逆木原国彦是一个领导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右翼的偶像。我要具备更多的肌肉，储藏更多的血液。我希望一个更加活生生的领导人就在自己的身边。对我来说，天皇就是直接的偶像，所以没有必要将逆木原国彦作为右翼的偶像。我如同在世界史教科书所学习的无教会派信徒那样，希望在信仰的一面上只显示神，而没有别的附属物和障碍。这个神就是天皇！而C党员作为最理想的右翼人同伙，作为一起跪在天皇神面前的富有才干、深谋远虑的同辈修道者向我伸出了手。我想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姑且称为C党员的他的情况。因为他的人格与我在入党前后心中的右翼形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也与之交谈过的那种漫画式的典型的右翼分子截然不同。

安西繁，三十五岁，日本战败时作为学生兵上过战场，属于战时派。他在皇道党的骨干中独具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喜欢读的书就是左翼编辑的《听吧！海神的声音》，光这一点就

与众不同。而且像我这样最小的党员所无法理解的是，年轻的党员一般都对他感觉局促，敬而远之，都对这个古怪的骨干十分在意。他中等个子，却胖得出奇，肩膀肉块隆起，身体重心低下，走路的时候仿佛是抑制着往前奔跑的力量，皮肤浅黑，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头公牛。眼睛隐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大大的右眼其实是严重的斜眼，同样大的左眼虽然正常，但由于长期使用过度，高度近视，因此需要曲面越来越大的厚镜片。他的脸，如果有一条异常发胖的变色龙，那大概就很相像，不过富有魅力。看到他辛苦地调整着斜眼和非斜眼阅读贴在高处的报纸，我就觉得报纸这东西充满着我看不懂的困难而深刻的人生现实。同时，当他的眼睛用同样的方法注视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团东西堵在胸口，苦闷沉重，意识到自己平时的狂妄自大、浅薄轻浮，仿佛额头冒汗。周刊杂志的文章说他是最激进的皇道党党员，其实老年党员骨干中也有同样的人。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要是想成为左翼分子的话，明天就会加入共产党。他的思考，比起现实的日本，更加切实地考虑战死的那些学生兵同伴。听说他好像还有抱怨天皇陛下的一段往事，在皇宫前面的广场上自杀未遂。"

我和安西繁开始亲切交谈以后，才知道他在国会广场上密切观察过我的行动。他用那一双充满粘黏着困难的眼睛使劲盯着我，奇怪的是，却用满含亲切的声音说道：

"你像一条绝望的狗一样勇敢。看到你那样勇猛果敢，

真想叫你一声‘停下来吧！’你像一个歇斯底里症大发作的女疯子，一次又一次勇敢地用身体接连冲撞。要是在中世纪，你就是一个魔鬼附体的人，大概会在女妖审判中被处以绞刑的吧。”

我想，如果天皇是恶魔，大概我的确就是一个被现代魔鬼附体的女妖吧。于是，我在党总部进行修祓、上奏祝词、奉奠玉串的时候，我一边品味着快活的恶作剧的心情，一边在脑子里反复思考着恶魔。

有一天，我接受一项任务，和安西繁一起去捐款的公司收钱。某商事公司五千元，某纸浆公司一万元，一家一家地去收款。这些钱款大概是夏天活动的基金。安西繁的口袋里照样装着那本《听吧！海神的声音》。在电车里，他抓着吊环拉手，把书举到几乎和行李网架一样高的地方，开始阅读。我站在他旁边，也瞧着他的书，阅读一首他用红墨水圈画起来的诗歌。安西繁动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反复地阅读。在电车行驶第四站区间的时候，他厚厚的嘴唇周围渗出的汗珠颤动着，他像一个孤独的孩子般读得入迷。

…………

可悲的护国之鬼哟！

在惊天动地的夜的春雷中，

你们又持枪，

呼唤着远去的我们吗？
有的人头颅被射裂，
有的人胸部被射穿，
你们摇摇晃晃地叫喊的声音
轰鸣着击中我的胸部，
让黏糊糊的冰冷的东西穿过额头。
…………

我想，这个安西繁也许是一个几乎不考虑天皇的右翼，但同时我又发现自己满怀热情地敬爱这个安西繁。不过，这并没有丝毫损伤我只有通过天皇才感受到的无比的幸福。我认为这是安西繁是战时派、我是战后派的十七岁的右翼的缘故。啊！我希望天皇只是我一个人的神，否则我会嫉妒安西繁的！

我在皇道党总部的时候，开始极力接近安西繁，不久以后，有时也能只和他一人同室而眠。我觉得逆木原国彦是一个大而干涸的湖，狂风吹刮着荒芜枯干的河底，扬起歇斯底里般的沙土，已经没有一滴感情之水。我不想通过老人的肉体去看天皇的幻影，我想把天皇怀藏在十七岁的肉体里。安西繁没有蚕食我心中的天皇，而且藏在他心中那已经死去的学生兵的幻影并没有打动我的心，也没有让黏糊糊的冰冷的东西穿过我的额头。我对自己与安西繁在总部的生活感到和顺，感到自由，十分喜欢。我时常听到总部有人背后议论说安西繁

不满逆木原国彦的优柔寡断打算退党，于是我又一次下定决心跟他一起走。

逆木原国彦和长老们正忙于准备下一届的选举，因此对总部的活动似乎并不太热心。我有时坐在总部里的天皇照片前，一整天都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情感里。当天晚上，我就像自慰了十次以后那样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一直无法入睡。但是，那个将剧毒充满夜的世界的、我所熟悉的死的恐怖不再来临。

3

夏天如同我内心里金黄色的天皇的幻影一样强烈地来临。在酷热的盛夏，我离开东京，来到这个最炎热的地方干燥的街道上，头戴灼热的钢盔，将汗水和痛苦的皮肤塞在青年行动队的“斗争制服”里，手中紧握棍棒，为了游行、战斗。八月。广岛。我们要保卫原子弹轰炸纪念日，不让左翼分子破坏！

一下火车，在车站里就感觉到广岛的酷暑。碧空万里，呈现着无机质的湛蓝，接着突然飘来无机质的云彩。不论什么都散发着无机质的气味，建筑物、众多的河流、地面，还有连夏天本身也是如此。只有人是如火车机车那样冒着蒸汽四处迅猛奔走的大汗淋漓的有机质。但是，就是这人也将幸存者的可怕，与汗水的飞沫一起从全身散发出来。年轻的党员在

夜车里有过这样的对话："到广岛，就可以吃牡蛎了！""说什么呀？！ 一个乡下穷人，一点儿常识都不懂，别装什么美食家了！ 就是对那些不怕死的右翼，也不能让他们在八月吃牡蛎。 就连广岛人，也小心翼翼地不吃八月的牡蛎。 就因为这样，在原子弹轰炸的死光之后，广岛人才勉勉强强地活下来！"然而，仅仅是从车站眺望广岛的街市，看到的岂是勉勉强强活着的人，完全是精力充沛、精神饱满的人群，一想到他们就是幸存者，就不由得恶心，简直要呕吐。 我甚至感到头晕目眩，抱着脑袋坐在车站内写着"反对伪和平大会！""击退赤色对日文化的侵略！"的立式标语牌的背后，等待即将开始的从车站出发的第一次党员游行。

但是，前往市内的游行一旦开始，我立刻融入酷暑般的兴奋之中。 当敌人在游行队伍的前方出现的时候，我的兴奋比盛夏的水位更加高涨。 我们青年行动队举着国旗和党旗徒步游行，游行队伍的前头是乘坐着党头头的三辆开道车。 车上的喇叭以最大的音量播放《军舰进行曲》、《爱国进行曲》、《青年之歌》、《越过大海》等军歌，而党的中国地方支部的部长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叫演说："我要告诉广岛市的全体市民：和平大会具有赤色倾向，是左翼那帮亡国分子召开的大政治大会，充满着赤色的阴谋。 他们为了给日本民族纯真的祈愿涂上颜色，偏向左翼，为苏联、中共的侵略做准备，就伪装成和平运动家的样子。 广岛市的市民们，各位市民，请你

们听一听我们爱国誓愿的声音吧！”我们这些徒步游行者一路散发传单。在粗糙的红纸、蓝纸上浓黑地印刷着“反对伪和平大会！”“击退赤色对日文化的侵略！”的口号。停下脚步站在路边好奇地呆看着我们、一边嘴里乱嚷嚷的那些家伙也不敢接过我们的传单。我们只好把传单撒出去。传单在空中飘舞，迎风翻飞，落到地上，又被我们自己的脚踩踏。反对伪和平大会！击退赤色对日文化的侵略！

突然，我们感觉到左翼分子的动静，顿时紧张起来，做好战斗的准备，便将所有的传单全撒出去。我们看见前方有一座很大的建筑物。麦克风的演说已经停下来，开始向我们青年行动队队员发出号召：“请你们注意广岛球场与儿童文化会馆之间的广场！赤色全学联已经竖起了卑鄙的标语牌，这是他们为明天的大会所做的准备。各位爱国的青年们，请你们注意左翼分子正在那里待命的前面的广场！”我们赶紧来到前头的车队前面，只见五十多个全学联分子聚集在儿童文化会馆前面，对我们高声叫骂。我们还没听到，他们的骂声就被从扩音器传来的叫声所淹没。扩音器声嘶力竭、气势汹汹的怒吼声从我们的身后轰然袭来，我们一下子什么也听不见，简直成了聋子。“他们骂我们反动、暴力团。各位爱国者，全学联的家伙们谩骂我们无耻、暴力团！各位爱国者，这帮赤色暴徒谩骂我们无耻、反动！”我们愤怒疯狂地开始反击。掀倒他们的标语牌！混蛋，你们要推翻内阁？混蛋，你们反对工作考

核？混蛋，你们要打倒美帝国主义？混蛋、混蛋，你们不承认军事条约？混蛋、混蛋，捣毁你们的会场！取缔四千人的全学联！混蛋，你们不容许原子弹？混蛋，你们居然说不要重蹈覆辙？混蛋，你们叫嚷受够了原子弹放射尘？混蛋，你们胆敢撕毁我们的传单？揍死这帮赤色分子！我的现实开始后退，我的电影已经开始。扮演暴徒角色的我用整个身体向着映照出惊恐害怕的学生眼睛特写的银幕猛力冲撞。我抓着女学生的头发拖着跑。我的手里是一束头发，身后是啊啊、啊啊的惨叫声。我看见一个手持摄影机的家伙瞄准着我，便将他逼到会场的角落里，用棍棒对着摄影机砸过去，他用脑袋护着摄影机，真是蠢蛋，棍棒落到他的脑袋上，他一下子昏过去，摄影机掉在地上，他的身体摔在摄影机上，啪嗒一声，把摄影机压坏。我朝会场的演讲台跑去。全学联用带子将和平鸽图案和花束从会场天花板的横梁上吊下来作为装饰。我用弹簧刀把带子割断。没想到和平鸽和花束唱着金属质的喜悦之歌坠落到胆战心惊地挤成一团的全学联那帮家伙黑乎乎的脑袋上。这时，呜呜、呜呜，警车的警笛声在中午的街市上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涌来。我向会场的出口跑去。有的党员被几个学生按倒在地，拳打脚踢。学生开始反击了。三个学生挡住我的去路，我正打算夺路而逃，却见他们的工作服上一本正经地别着东京大学的校徽，于是我狂叫着使劲抡起棍棒，挥舞着冲上去。咣、咣，咔嚓一声，棍棒折断，一股淡红色的粉雾

向我袭来。我朝着映照出由于愤怒和恐惧而满脸通红的大群学生逼过来的大特写镜头的银幕跳进去。我拳打脚踢，我也被拳打脚踢，激烈猛烈的冲撞；我被拖倒在地，我重新站起来，又互相殴打；我呻吟着，我也让敌人呻吟；我又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一群人压在我身上，他们的面部特写。然而，如同变焦装置发生故障一样，映像在瞬间静止，而且他们的面部突然淡出。啊，天皇哟。啊，我要被他们杀死。啊，天皇哟。银幕重新明亮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几个盯着我的警察的脸。他们靠近我的面部特写进度过快，一个浅黑色的脸膛几乎贴近我的脸颊，我听见警察的声音："起不来吗？挨打得可不轻。这帮全学联的暴力也太狠了！"整个银幕只有警察充满亲切同情而湿润的一只眼睛。银幕外是我的画外音："天皇哟，您没有抛弃我。啊，天皇！"

酷热与痛苦、太阳的无机质感觉、汗味、声音、叫喊、堵在鼻孔里的污脏的空气，这一切都已经恢复，我从自己的脑袋推出我的电影。现实的八月的广岛重新接纳我。我看着沾在手掌上的血迹和头发。这是别人的血、别人的头发。我把手慢慢藏在裤袋里，用善良的害羞的少年的声音说道：

"我想我自己能走。谢谢你们的帮助。我挨了打，但是我自己会报复的。我不会像共产党分子那样，夸大受害，利用你们警察。现在让我回到游行队伍中去。"

我一口地道的东京话使这个农村出身的年轻警察一下子说

不出话来，但是他立刻红着脸颊微笑着说：

“要是你一个人能走，你就去吧。怎么打得这么厉害，全学联简直是疯子！”

我昂首挺胸从站成一列的全学联分子的中间慢慢地穿过，将他们嘟嘟囔囔的低声谩骂当做掌声，走到外面。游行队伍在火热和光线的大洪水中重新组织起来。从广岛球场传来巨人队对鲤鱼队的棒球比赛的观众狂热的叫喊如暴风骤雨般震撼着队伍。学生们像虚脱一样一声不响地挤在被破坏的会场的入口处阴影里目送着游行队伍。太阳仿佛一寸也没有移动，依然在头顶如天皇一样光芒辉耀。“全体广岛市民们，啊，我们控诉！全学联的赤色暴徒，对我们，进行挑衅了。这是共产恐怖团体的惯用伎俩。我们要保护广岛，驱逐赤色暴力。全学联要把广岛市民祈祷含悲死去的家属的安宁的慰灵之日，啊、变成阶级斗争的场所。我们要坚持广岛肃穆的慰灵祭是日本民族的纯真的祈祷。但是，那些赤色分子却把推翻内阁之类毫无关系的东西带进来，给慰灵祭涂上政治色彩，试图加以践踏。赤色分子们胡思乱想，以为我们爱国团体会捣乱冲击和平大会，说什么决战啊、对抗啊，受到有偏向的新闻媒体的操纵。好哇，既然你找碴打上门来，我们当然要应战。各位，广岛市民们，让我们祈祷亡灵的冥福吧！一起祈祷吧！”

飞机在低空盘旋，用轰鸣声进行威胁。这是我们的飞机，支援我们的轰鸣声。从飞机上撒下传单，红色、蓝色的传单。

反对伪和平大会！击退赤色对日文化的侵略！我们冒着令人喘息的炎热抬头看着盘旋的飞机，挥舞国旗表示鼓励。飞行员摇动机翼从无机质的湛蓝的天空回应我们。眼珠受到强烈的光线的刺激，天空立刻由蓝色变成湛蓝，再变成黑色。在繁华的街上，我们的队伍与左翼分子的宣传车发生冲突，互相殴打。有的党员冲进敌人的宣传车里，受到围攻，我们立即赶上去救援，警车又鸣笛急驶而来。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全学联组织的事先未经申请的示威游行从广岛车站向县政府奔去。我们的情绪兴奋到极点，急忙向县政府广场跑步前进。这是叫骂、暴力、愤怒交织的夏天。我们决不畏缩！我们要击退赤色分子的侵略，坚决彻底地保卫日本民族的纯真的慰灵祭！皇道党青年行动队已经比盛夏、比太阳更加兴奋紧张，随时都可能爆炸。在看见县政府大楼的时候，也听到了对方示威游行的呼喊声。于是，自从在国会广场上施展暴力的戏剧性的那些日子以后还一直没有来临的、无比幸福的强奸者的全部精神和全部肉体所感受的一阵一阵连续的美妙炽热的性高潮立刻袭上心头。我一边奔跑一边呻吟着咬牙切齿："啊，天皇哟。啊，啊！"

4

在绝望的酷热和潮湿、没有一丝风的傍晚的时候，斗争结

束了。党的头头们为了和别的爱国团体商量明天慰灵祭的行动计划，都去了日式高级餐馆。我送他们到餐馆，却看见一个满脸忧郁的中年男子弯着腰也走进这家餐馆。他像是浑身充填着钢丝团一样坚硬、沉重而紧张，而且整个身影充满忧郁。他回过头，用一双死猛禽一样的眼睛、尖锐而又阴暗浑浊的眼睛看我一眼。我对他点了点头。我把头头送进餐馆以后，就回到宿舍，一路上觉得这个人像个鬼，简直就是地狱里黑暗的水绵沼的恶鬼。一回到宿舍，电话就响了。是我刚才送进餐馆的头头打来的，他说“你刚才向他点头的那个人说你虽然年轻，但像一个有胆量的人，必成大事”。头头把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原来是那个久闻大名的杀手。我浑身颤抖，嘴巴发干，不由得想起考试考出好成绩时那种情绪的兴奋，放下电话的手都在颤抖。那个像鬼一样忧郁紧张的中年男子原来就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都已经杀了人。他这样对我……

医生到宿舍里来，从我全身检查出有二十处被殴打致伤。我的伙伴中还有人骨折的。但是，宿舍里一片安静。头头回来，我们听他指示说：“明天对左翼的大会不采取武力阻挠，大家都净身去参加市里主办的慰灵祭，不要妨碍市民的纯真的祈愿。”我们道过祝词，就睡觉了。我一直听说，广岛的夜晚，狗会闻到死人腐肉的味道，所以吠叫不停，可是我没有听到狗叫声，只是觉得整个广岛的夜空飘荡着淡淡的臭味，总是妨碍我入睡。我逐渐开始感觉到那臭味是现实的东西，幻想

着那个杀手正躺在夜的黑暗角落里睁开眼睛，闻着这臭味。那个恶鬼做出了预言。我觉得这是绝对正确的预言：虽然年轻，但像一个有胆量的人，必成大事……

早晨，我们戒斋沐浴，队首举着团旗和缠着黑布的太阳旗作为吊旗，严肃井然地去参加慰灵祭。根据昨夜头头的说明，知道今天没有和左翼分子斗争的机会，于是，我对广岛、对原子弹轰炸的圆屋顶、对惊讶好奇地呆呆看着我们队伍的人们完全失去了兴趣。最终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是广岛也好札幌也好仙台也好都无所谓，只不过是在盛夏里满身大汗的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城市。我作为右翼分子，只有通过与卑鄙肮脏的赤色分子战斗、保卫天皇的荣光才能焕发热情。如果日本全国尽是赤色分子，便成了日本人民共和国，我就先把天皇移送到戛纳，再使用具有广岛原子弹十万倍威力的核反应堆把整个日本国土炸毁。这就是天皇之子的正义。在那天早晨的那个时刻，大概我是所有聚集在这块值得纪念的土地上的人们——包括肩扛摄影机的菲律宾摄制组在内——中对原子弹轰炸的死者最不关心的人。原子弹的轰炸，死者三十万。这对于一刻不停地将火热的空气吸进肺里、汗水津津的人们来说，又算是什么！那些数量庞大的死者不是谁也没有对我们活着的人说一句话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又算是什么！

堆积如山的花束被太阳灼烤着，线香污浊的烟雾会导致哮喘病发作。我在被迫对骨灰塔默哀的三分钟里，想到那个野

口勇设计的巨大的水泥桥。听广岛支部的党员说，那巨大桥梁上到处存在的凸起是阴茎和女阴的象征。在太阳的烈焰炽热燃烧的无机质的战后城市里，一百多个三米左右的大阴茎、大女阴又粗又长，凸起叫喊。“挨了一颗要杀光人的原子弹，活下来的人就没日没夜地使劲干、使劲干，使劲生、使劲生！”这首歌是哥哥教给我的。他说是战争期间疏散到农村的一个女歌手唱的浪花小调。这才是野口勇所建造的试图防止人类灭亡的誓愿的大桥的绝唱之歌。“怎么样？干了吗？使劲啊，使劲干！怎么样？生了吗？使劲啊，使劲生！”

突然有一双颤抖的手缠抱似的触摸我的脑袋，我不由得身体僵直，回头一看，却是一个中年妇女丑陋的脸盘上一边哭泣一边凝视我的那一双似乎融化在阴暗悲伤里的肿胀充血的眼睛。我仿佛被不可接触的贱民触摸一样感到愤怒，摆动着乌黑的脑袋甩掉她的手指，真想一脚将她踢倒，却听见她啜泣地低声嘟囔道：

“啊！要是那儿子还活着……啊！要是儿子还活着，长大成人……”

啊，我吐一口唾沫！

我拼命忍着，尽量动作温和地后退一步。那个女人却不知羞耻地还想缠上来，可是她突然恐惧地停住，呆立不动。我知道是因为她看到我袖章上的三个字：皇道党。于是麻烦结束了。我一边跑着追赶同伴，一边不停地吐唾沫。当我逆着

群众队伍跑到数不清的卖鲜花和线香的货摊排列显得艳丽而庸俗的地方时，广场上的所有群众仿佛遭到雷击一样僵直安静。我回头一看，身后的一大片人都像傻瓜一样闭着眼睛缅怀十几年前的那场杀光所有人的轰炸。正好是八时十五分。给野口勇发电报要他必须追加建造的工程是什么呢？我在这个不合时宜的瞬间一下子明白过来："请你设计一种装置，让和平大桥的每一个巨大阴茎在每年原子弹轰炸日的八时十五分发射出一合[①]的牛奶。可以参考联合国大厦广场的喷水。有关巨大女阴群，等待你提出方案。"其中的一根阴茎特地是给我的，我要让这水泥阴茎射精管喷射出一公升的唾液……

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空虚无聊，我便一个人去看电影。阿兰·德龙仿佛闻着佳肴的味道那样怒火中烧的眼神突然咔嚓一下刺进肥胖的青年朋友的心脏的场面很不错，然而满场都是过节一样心情的广岛人。我在自己就要窒息之前赶紧逃离出去，好不容易走到原子弹轰炸资料馆去观看。但是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开心，我看着照片上遭受原子弹轰炸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心想我比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原子弹轰炸，感觉到一种优越感。我在杀死瘢痕瘤的马匹用作实验的照片前泪水盈眶；看到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阿拉伯婆婆纳、鹅肠菜的标本，尽管细胞遭受破坏，却也成长出美丽的叶

---

① 一合等于0.18升。

子，于是感到心情有点舒畅，不过仅仅如此而已。我在资料馆内转了一圈，厌恶焦躁得简直让我发疯，便在脏兮兮的厕所里呕吐了二十分钟。然后我来到明信片销售处，就买了一张印刷着年轻的士兵赤裸着身子死去的照片的明信片，并且用铅笔给在东京总部带领留守部队的安西繁写了一封信。

广岛炎热，糟糕透顶。头头态度软弱，白白地放过赤色分子的伪和平大会，觉得白来一趟。只是昨天闹腾一场，心情爽快。越是过激，不是越符合您的心意吗？

看到原子弹轰炸资料馆里那些给日本民族丢脸的丑陋照片等，认为不应该给天皇陛下观看这样卑劣肮脏的东西，所以决心拼将全身力量阻止天皇陛下行幸广岛。

回想明治天皇之大丈夫气概，大本营的旧址一片荒凉狼藉，我愤怒于这下克上之世。

我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回到宿舍，看见没有出门正在看电视的头头们显得精神紧张。电视从中午就一直播放广岛特别节目，原子弹轰炸日纪念专辑。从东京邀请来的年轻作家的座谈会也是节目的一项内容。在座谈会上，那个最年轻的、学生出身的作家南原征四郎尤其向东京方面的网络视听者报告说，皇道党在广岛接连采取了类似流氓团伙那样的暴力行为。于是决定由头头们去电视台抗议，青年行动队抓住南原这个臭小

子要他谢罪。这家伙现在应该还在电视台摄制棚里转悠着。

青年行动队队员下午都外出，就我一个人回来，其他人大概都还在电影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与尽量不得病而奋斗吧。我想起姐姐曾经有过南原这个作家写的书，也记得他的照片。这个南原在报纸上洋洋得意地中伤防卫大学的学生，激怒了姐姐。我就替姐姐把南原的三本书拿到旧书摊当废品卖掉了。“这个混蛋，为了出镜挣钱，又胡说八道，简直就是演猴戏的赤色猴崽子！”我向头头表示接受这个任务。“一个人行吗？”“不要紧。不就是一个作家吗？只要给他看一眼皇道党的袖章，就会吓得屁滚尿流，哭着谢罪吧！”

我坐着广岛支部经营的出租车，斗志昂扬地奔向电视台。南原仿佛在等待着我去找他似的，一个人坐在电视台大楼一层用厚玻璃与走道隔开的明亮的喝茶室最里面的角落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正吃着桃露冰激凌。我一声不吭地走进去，坐在他对面的合成树脂的椅子上。

“我是皇道党的，来向你提抗议。”我故意用厚重沙哑的年轻的右翼分子的声音对他说。

南原慢慢地抬起头，眼镜后面带着女人般阴险的深茶色细眼睛吃惊地注视着我。这眼睛起初显得迟缓，逐渐变成激烈的表情。这家伙一直坐在从走道上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地方，一定是在等什么人。而我正是代替这个什么人来了。这小子是一个眼睛的表情似乎把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暴露无遗的

知识分子，属于动刑前就哭哭啼啼地叫喊着竹筒倒豆子坦白交代的那种类型，共产党要是依靠这种人搞非法活动，那就彻底完蛋。在他游移不定的目光焦点聚定在我的眼睛之间前，我就做好准备等待着，向他发起第二次进攻。

“你在电视台说皇道党就跟流氓团伙一样，接连不断地采取暴力行为。我作为皇道党党员，特地来向你提出抗议。你必须为此负责任！”

恐惧、猛烈的山火般的恐惧在南原的眼睛里扩散开来。恐惧如同液体从他的眼睛深处不停地渗透出来，茶色的彩虹、深紫色的瞳孔，在中午的明亮中如夜间的眼睛一样扩大，浸透着恐惧。脸颊变得苍白僵硬，太阳穴怦怦地痉挛，嘴唇张开，露出唾液濡湿的粉红的牙龈。难道他要叫喊吗？我在瞬间惊慌地思考，但是他并非如此。我心想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被恐惧完全（或者说过度）击垮的男人。这家伙把让一百个人恐惧的汽油储藏在自己脑袋中的怯弱车库里。我在裤兜里把弹簧刀的开关打开，然后大拇指一使劲，只听见咔哧一声，裤兜布被割裂，银色的刀尖露出大约两厘米，接触到外面炎热的空气立刻显得朦胧起来。桌面底下的这个动作透过玻璃桌面看得清清楚楚。南原胆战心惊，肩膀缩下，惊恐的眼睛迅速瞟了一眼，立即闭上，圆形的白白的大眼睑在颤动。我突然发现他的脸上布满冷汗。南原征四郎擦着苍白的脸上的汗珠，他已经完全钻进了恐惧之海。我像一个将兔子赶进巢穴里的猎人，

现在不用着急，先歇一口气，看看这一幕恐怖电影，这是从银幕上的破洞窥看被恐怖片吓得战战兢兢的观众的那种乐趣。接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从闭着的眼睑中间渗出一点像猫挨打时流出来的那种眼屎般的泪水，将我的乐趣推向高潮。我拼命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而痛苦万分，而且对这个怯弱的卖国左翼分子强烈地感到性虐待般的憎恨和轻蔑，简直想呕吐。正如在法国南部清澈湛蓝、浮游生物生活的大海的游艇上，法国演员演出的刺杀美国青年的那个场面，我也真想把弹簧刀掏出来，却不像眼睛一片发黑的阿兰·德龙那样，随着凶残暴戾的独裁者的哄笑，自己的肚子被人殴打那样向后仰着身子，残酷地刺杀这个家伙……

“我要刺你一刀。我要为被你羞辱的皇道党的广岛行动负责，刺你一刀，然后向逆木原总裁以及党友先生们解释。我不杀你，只是在你的肚子上刺一刀，然后立刻叫急救车来。”

南原征四郎依然闭着眼睛，心颤胆寒，却一声不吭。我越发感觉到全身充满从容和亢奋。这是装着满满的右翼能量的油罐。我甚至能够看穿南原被恐惧的汗水湿透的脑袋里的东西。因为被天皇所选中的儿子是万能的。心想你的半个脑袋浸泡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恐惧的积水里，口干舌痛。你感觉到过于明亮的光、过于强烈的太阳的炽热，还有仿佛被耀眼的蓝天吸走的贫血。你对繁华街道的噪音觉得气恼可恨，那么多的人都没有恐惧感地活着，接连干着愚蠢无聊的事，就你一个

人不得不如此心惊肉跳，恐惧发抖。你孤零零的一个人，浑身发冷尿了裤子挤眼泪流鼻涕喉咙疼痛像是得了感冒。啊，没有必要特地跑到这么炎热的地方城市来，没意思透了。你渴望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现实那该多好！实际上你浑身燥热难受，明确意识到这是实实在在的，于是你沮丧泄气，心里反复念叨着要是在电视台不说那些话该多好，简直是洪水般的唠叨。要是那两个作家在演播的时候提醒自己注意更正一下那该多好，要是他们不把自己一个人丢下那该多好。你觉得实在可恨。炎热的空气、汗水、电视台演播前进行化妆后的皮肤不舒服的感觉、紧紧勒住喉咙的衬衫和领带、还是很年轻却最近过于发胖，难道就这样成为胖乎乎的中年人吗？合成树脂的桌子、椅子，还有连用来舀刚才还冰凉甘爽的桃露冰激凌吃的、阴蒂般粉红色小匙也都是合成树脂，又轻又脆。你对一切都又气又恨，认为不合理，直想叫喊。但是，恐惧依然板着干净冷漠的面孔坐在你的面前。瞧，你颤抖着嘴唇，抽搐着眼睑，哭丧着脸，跪下来向我哀求吧！来吧！

南原眯缝着微微睁开被泪水污脏成红色的眼睛，凝视着我，脸颊紧绷着，语气认真而缓慢地说道：

“我不会老老实实地让你刺一刀的。如果你要这么干，我就会反抗。”

我呆然，这家伙满头是汗钻在恐惧之海里被彻底击垮三十分钟，最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面对手握弹簧刀的我，紧闭

眼睛毫无抵抗地彻底失败三十分钟之后，竟然如此！欺负人的混蛋！不过，我感觉到南原的确开始有几分从恐惧中振作起来，让我目瞪口呆。地地道道的欺负人的混蛋！因此，我必须改变战术，说道："那个角落里有公用电话，你给电视台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撤销刚才的讲话，你认为皇道党采取暴力行为是错误的，流氓团伙这个用语并非出自本意，表示歉意。让他们把这些话播放出去！"

南原微蹙眉头，红红的眼睛投向远处游移不定。我感觉到他像被打败的狗那样悲惨猥琐和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对恐惧所具有的奇怪的忍耐力。我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混蛋。接着，南原小声咳嗽一下，嗫嚅着说道：

"我不撤销。皇道党采取暴力行为，这有记录也有证人。而且我使用'跟流氓团伙一样'这样的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是很平常的用语，但十分恰当。"

我不知不觉地被他挤压，一下子火冒三丈。我第一次感觉到与南原的目中无人相冲撞。心想你是一个胆小鬼，这是绝对的，吓得浑身颤抖，差一点没哭出来，其实现在也并没有从巨大的恐惧中摆脱出来。你嘴唇抖动身子缩成一团满头大汗，鼻尖上的汗珠几乎就要滴落到桌子上，可是你连擦也不擦一下。但是，南原从容不迫地对付着恐惧，一点一点地将恐惧挤出去，而且似乎坚守着收复的阵地，纹丝不动。然而，他好像不能主动出击，只能克制着恐惧感艰苦地匍匐前进。真是

个怪物。皇道党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感觉到入党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心里焦躁，说道：

“我们的确有暴力，但是全学联不也是暴力吗？”

南原将被泪水污脏的红红的眼睛稍微睁大一点，注视着我。我从他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一种狡猾的情感瞬间闪动，但没有准确地把握住。我意识到自己脑子的迟钝，暴露出十七岁少年的单纯的本质，感觉到似乎无法继续发挥右翼铠甲的威力。混蛋！这家伙装作胆怯害怕哭泣的样子，让我等了三十分钟！我粗暴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南原胆怯地摆出迎战的架势，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不会老老实实地挨一刀吧。我扔下一句话走到炎热的外头，这才发现刚才喝茶室里觉得不管事的空调其实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你等着吧，我一定宰了你！叫所有的左翼卖国贼一个也活不成！”

我坐进等着我的出租车里，回头一看，只见南原颓然坐在椅子上，像心脏不舒服的病人似的张着嘴呼吸，我知道他依然心有余悸。

“大哥，狠狠教训他一通了吧。”受到皇道党关照的这个司机操着流氓团伙说话的口气和我搭话，我没有回答。我的脑子里产生一个疑惑，如同一片乌云。那家伙是个胆小鬼，三十分钟里冒冷汗流眼泪，在恐惧的黑暗隧道里一直匍匐爬行前进，一点一点地忍耐着，最后竟然恢复过来。居然还有以这种

方式活着的青年。他正视现实中的恐惧，从现实的污辱中跳起来而不逃脱，像猪一样拖着紧贴在现实的丑恶腐臭的烂泥上匍匐前进。然而，我是全速逃离现实的恐惧，跳下闪耀着玫瑰色光辉的崇拜天皇的山谷！说不定那家伙是正确的吧？我猛然惊愕地浑身颤动，把这片乌云从脑袋的角落驱赶出去，大声地对司机说道：

“你们公司的社长说是今天晚上要请我们去夜总会，在哪里啊？”

“那是社长开的。还从东京请来爵士乐手，可热闹了。要是大哥这样的年轻人也觉得有意思就好了。”队员司机带着不无挖苦的口气叫喊着：“喝喝名酒，把放过和平大会的郁闷发泄出来吧，大哥！”

原子弹轰炸日广岛行动结束以后的当晚，我们受到广岛支部部长的招待，尽情欢乐。虽然也有外面的客人，但是我们的天下。所谓从东京请来的爵士乐手，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年轻人，他丰厚乌黑的头发抹着头油像帽子一样扣在脑袋上。他弹奏钢琴，不是弹奏爵士乐，而是我们点的《爱国进行曲》、《军舰进行曲》等。等让他为我们合唱《荒城之月》伴奏的时候，由于我大口大口灌了不少酒，醉醺醺的，看着这个钢琴手那一副像是吸毒者一样青黑色的粗糙的阴郁的嘴脸，心里就不舒服。我的醉酒并非因为那个司机所说的发泄郁闷，而是觉得我想用酒精杀死深深扎根于我心中的那个疑惑肿块的萌芽。

我因为醉酒难受便去洗手间呕吐，觉得舒服一些。出来以后，经过门楣上挂着写有“演奏员休息室”纸条的房间前面时，只见房门开着，南原征四郎手握威士忌酒瓶，躺在屋里脏兮兮的长椅子上，一边听着放在地板上的收录机播放的爵士钢琴曲，一边哼唱着。我起先以为是自己刚刚从酒醉中清醒过来的幻觉。但是醉醺醺的样子寒碜地躺卧着摇头晃脑对收录机播放的爵士乐喝彩的这个人的的确确就是在现实中匍匐前进的那个年轻的作家。而且录音带播放的钢琴爵士乐里无疑还混杂着这个年轻作家自己的声音。“对，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乐节正是你自己。原创的。对，再来一遍，嘿，你脑袋里面的东西都能看得见。对了……”他躺在长椅子上又是低声自言自语又是哼唱。“对，这才是你。对了，嗯，嗯，你是一个出色的好男人。对，好好干！原创的。”我想进去，但是带我上卫生间的那个长着熊一样脑袋瓜的女招待一边要把我拖到走廊上一边低声对我说：“别进去了。到我的房间去吧。这个人是个变态。他跟着那个爵士乐手来的，他们是同性恋的变态。别理他，到我的房间去。好吗？别进去。”

南原征四郎经过几次努力，终于抬起那一张摘下眼镜的、由于酒醉的毒素而脓烂的赤裸裸的脸，凝聚目光看着我，看着一脚踢翻收录机而使音乐声戛然而止的我。过了一分钟，他才终于认出我来，用浸泡在酒精里似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

“是你们让那个优秀的爵士乐钢琴家弹奏《军舰进行曲》

吗？ 噢，少年右翼哟。 用十七八岁的能量歌唱《君之代》啊？ 哟！”他居然纠缠过来。

我没有说话，一声不响地看着脚下这个醉鬼。 紧紧跟随着我的女招待用沙哑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道：“昨天深夜，还打针来着。 两个人一起录音，他们是同性恋，说要是唱片能卖钱，那就好了。 好了好了，这种醉鬼变态，你就别理他了。睡觉去吧。”说着，她淫猥地吃吃笑起来。 我对这个要把威士忌瓶口放进圆圆地张开的嘴唇里的醉鬼具有绝对的优越感。你还是没有从恐惧中完全解脱出来，尽管不再在恐惧中匍匐前进，但一到晚上，就蹲在威士忌、毒品、同性恋，还有稀奇古怪的钢琴曲这些烂泥温泉里治疗伤口。 你也不能逃进任何幻影里，但是你不浸泡在腐烂脏物槽里就心头不安。 你是走下坡路的家伙。 我才是往上走，向着光辉的性高潮般的上面。

“喂，右翼少年，你不是要刺我一刀吗？ 现在来啊！ 趁我酒醉，我不会觉得疼痛，到了明天可就一醉不醒了。”这猪猡继续挑衅。

我回答说：“你这种贱骨头我都懒得动手，反正你很快就腐烂死去。 我要杀的是大人物，我要杀卖国贼。”

“年轻的右翼哟，你为什么有这个权利？”猪猡瞬间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拼着自己的性命。 不是权利，是使命。 我要拼着自己的性命杀死最大的毒化日本的家伙。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叫喊着，毫无疑义地再次感觉到我的身体周围环绕着幸福的玫瑰色的云彩。我胜利了！

猪猡抬头看着激动兴奋的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打了个哈欠，从长椅子上滚落到尽是泥土的地板上，头枕着收录机，一下子酣睡过去。我朝猪猡的脑袋瓜上吐一口唾沫，被女招待拖到走廊上。她啪地打了一下我的裤裆，不无怀疑地叫嚷道："你还是童贞？"我一意识到战胜了那个猪猡，就感觉到自己醉得难以忍受的急剧勃起。我倒在一个黑暗的气味好闻的柔软的什么地方，我被剥得一丝不挂，被鬼一样胡子拉碴的乡下女招待粗鲁地扳转过身子，"啊！"地一声叫喊失去了童贞……

5

在回东京的特快火车里，我思考着"使命"这个我的家畜栏里新进来的如优秀种牛一样的词汇。使命，拼着性命也要完成的使命。我感觉到身体深处如烈焰燃烧，坐在如同窄小的石台一样硬邦邦的坐席上一路奔驰。我的使命，难道就是我曾经对逆木原国彦说过的希望那样，进入防卫大学，联合有志之士，发动政变吗？从六月以来，我几乎没去学校上课。我无法一个人单独复习考试，可是学校的老师都对我敬而远之，同班同学也都怀着好奇、敌意、恐惧精神紧张地远远看着

我。如此看来，根本找不到人帮我复习考试。防卫大学由于每年报考生增加，考试也就越来越难，再加上有一些令人讨厌的高材生，脚踩两条船，东京大学和防卫大学都报考，所以考生的水平相当高。另外，防卫大学属于理科学校，考试科目重视数学、物理和化学，而这些恰恰是我在学力测试中一败涂地的科目。我隐约感觉到一种恐惧，逐渐捕捉到其明确的轮廓，开始折磨我的心。啊，我大概无论如何也考不上防卫大学！

但是，逆木原国彦对我的证言是你是被选中的右翼之子，具有真正的右翼之魂；那个久闻大名的杀手对我的评价是虽然年轻，但是一个有胆量的人，而且预言必成大事，我有可能不会完成作为右翼者的使命吗？绝对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合情理的。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便想询问其他党员，环视周围，只见所有的人都由于斗争与欢乐而精疲力竭地辛苦屈身在座位上睡觉。我眺望着窗外后退的风景，觉得粗糙的沙砾和红土构筑的矗立的墙壁对我的眼睛强行制造不快，把我眼睛后面黏糊糊的沉重的水银般的脑浆不停地使劲往后拽去。我闭上眼睛。我想起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学习成绩糟糕的阳痿的高中生的那些日子。接连不断的自卑感、别人的冷眼、缺乏自信、忧郁，我成为右翼之后，自己的本质真的改变了吗？仅仅是变成了右翼，实质上依然不过还是那个学习成绩糟糕的阳痿的高中生吗？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是一个被选中的、具有真正右翼之魂

的少年呢？正如那个年轻的作家猪猡所说的即使被刺也不屈服那样，我难道不就是一个流氓团伙里的小喽啰吗？我从猪猡一样的醉鬼想到今天早晨发现自己抱着睡觉的、从心底感到惊愕的那个如肮脏的病狗一样的女招待，以及即将醒来之前在我的嘴唇上痒痒地触吻的又黑又长的鼻毛。我中了自我厌恶之毒，也许我被染上了梅毒！昨天，我在那个作家猪猡的刺激下，加入皇道党以来第一次感到疑惑。而今天，我也是加入皇道党以来第一次尝到黑暗潮湿剧烈的自我厌恶之毒。我不禁说出声来："啊，和平不好！"和平不好。我想起在国会广场上的斗争结束以后，我一边凝视着静谧中的国会议事堂，一边喝着保守党议员赠送的罐装啤酒，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寂寞和微寒。我想起对决定放过和平大会的不满感觉和丧失兴趣。同时，我还想起在深夜的那场混战中总是看到的伴随着金色光辉而出现的灿烂辉煌的天皇，以及在广岛的武力行动中也能体验到的全部肉体、全部精神对天皇所感受的性高潮。啊，和平真的不好！天皇哟，您教导我该怎么办。天皇哟，天皇哟！

一股清冽强烈的海腥味瞬间刺激我疲倦的鼻孔，使我精神兴奋。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傍晚辽阔的大海。我不由得叫起来：

"啊！天皇陛下！"

我相信自己真的看见了天皇，相信自己看见了镶嵌着黄金般耀眼的装饰花边的——十八世纪欧洲的王公贵族所穿的那

样——鲜红的大衣领，灿烂的紫色光辉从脸颊到耳朵、头发照耀着、洁白的天皇的面容。太阳即将沉入大海。然而，太阳难道不就是天皇吗？难道不就是绝对的、像宇宙一样绝对的天皇的精髓吗？！我从沉入大海的夏天太阳、从天皇本身获得启示。天皇哟，天皇哟，告诉我该怎么办？就在我这样祈祷的瞬间，我获得了启示！

被我的叫喊惊醒的党员们都在寻找这个罪魁祸首，吵吵嚷嚷。我闭着眼睛装睡，充满喜悦，将启示扩大、确认到心里。启示，我依靠自己的力量，破坏了充满毒素的和平，终于通往天皇。启示，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作为具有真正右翼之魂的、被选中的少年的证据。启示，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构建起祭祀自己的右翼之神社、守卫自己的右翼之城堡。我觉得昨天晚上醉醺醺的自己对那个醉鬼猪猡扔下的那句话带着强制力和权威自己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来：我要拼着自己的性命杀死最大地毒化日本的家伙。这就是我的使命！

从这个新词汇开始的思考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词汇上来。圆圈围绕着启示而关闭。而我在无比幸福的亢奋中听到温柔甘美华丽的声音：“你拼着性命刺杀毒化日本的家伙，这是忠。是无私之忠。你抛弃私心、抛弃肉体，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忠，获得无上幸福。这大概就像众神欢会吧。”我开始进入满足和平安的睡眠……

回到东京，我一边急急忙忙地赶回总部，一边思考着将启

示告诉安西繁。但是，就在我们广岛行动期间，安西繁退党了。逆木原国彦为了让知道这件事的年轻党员从情绪动摇中恢复过来，在道场举行了特别讲话。他没有直接涉及安西繁退党的事情，而是讲述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十四名右翼塾士按照古老仪式集体剖腹自尽的历史。

面对败战，爱国之士们哀号恸哭以向陛下谢罪，经过是死还是崛起的讨论，最后决心一同自尽。在最后的酒宴上，其中一人朗诵了天忠组三总裁之一的松本奎堂的辞世歌“为君而死去，世人代代口相传，山峰听松风”，然后，他们留下共同签名的遗书：“清白奉献上，吾等皇魂十四柱，誓言无穷守皇城。”拂晓时分，他们在先前的代代木练兵场里俗称十九棵榉树的旁边剖腹自杀。直接参加者无一人活下来，按照《自刃预定书》记载，他们奏上祝词后，围坐在初秋花草绽开的草原上，露出上半身，用白布缠刀。接着，

先生：下定决心了吗？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全体：与先生的祈愿一致。

先生：灵魂到达之日，当参拜神社，恭奉翼赞无穷之皇孙。

全体：万世隆昌。

先生：开始吧。

全体同时剖腹自尽，然介错[1]等破腹后进行。

他们全体按照《预定书》的约定，剖腹而死，成为爱国之鬼。前来验尸的某个检事正说道："如此漂亮的集体自尽，不论是战前还是今后，恐怕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自刃地点所在的旧代代木练兵场后来成为美国占领军军官宿舍华盛顿公寓，只好将重约五十贯[2]、三十贯等大块石头深埋在他们自刃的地下，以待将来。

"这次剖腹自尽，起先是十五个人约定共同进行，但是后来出现一个卑劣的胆小鬼。"逆木原国彦圆睁两眼，眼珠子凸起来，好像要掉下来似的怒吼道："甚至都同意由他来当介错的这个人，竟然不声不响地逃跑了。但是，十四名烈士对这件事平淡如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那个家伙就像阴沟里的耗子一样，现在躲藏在日本的一个什么角落里，为自己的羞耻浑身颤抖吧。你们不想变成阴沟里的耗子吧？啊？十四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多大呢？说出来让你们吃惊，按照现在的算法，才十七岁。啊，和你一样，十七岁！"

逆木原国彦讲话的最后部分显然是针对大家公认与安西繁关系最为密切的我。我不认为安西繁是因为像阴沟里的耗子

---

[1] 介错，为剖腹自杀者断其头，或指其人。——译注

[2] 一贯合 3.75 千克。

那样害怕恐惧而离开的，但是剖腹自尽的烈士中有一个十七岁右翼少年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又一次获得启示，感觉到热泪盈眶。

逆木原国彦发现我受到感动，便抛开他人，将话题完全针对我一个人，瞪着眼睛注视着我，激发我的感动不断上升，推向高潮。

“这位爱国的十七岁少年，还用毛笔写有遗书，卷起来揣在怀里，前往自尽之地，所以这份遗书完全被他殷红的鲜血所浸染。我受到感动。我流泪了。这是多么优秀的少年啊！我哭泣呜咽。我还记得遗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伏临奉告天津大神之际，谨诚惶诚恐以泪记之。’下面的内容是：‘悲哉，谨向天皇镇居之皇宫遥拜，泗泪滂沱，赤子之我不知何言相告，唯仰天泣拜。’写得多么好啊！他才十七岁啊，天才啊。完全是一种天才，右翼的天才。下面写道：‘所可悲者，轻蔑神灵、忘记皇民之祈愿、不忠之草民日夜忧恼天皇之宸襟，以终至于悲切惶恐拜奉大诏，今更夫复何言！’接下来的话是这位少年对我们现在活着的爱国者的朴素的信赖：‘坚信维新回天之神机必至，谨以血祈愿天津日嗣天皇万世隆昌。’他的辞世歌是这样的：‘清白此身去，但愿化作守护神，永久保天朝。’遗书的署名是草莽之臣。这草莽之臣就是在野之人的意思。此人长大以后，大概能当上大臣。在战后世事纷扰、人心动摇的时候，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为什么能说自

己‘坚信’呢？ 因为这是这位爱国少年拼着性命叫喊出来的。神的坚信大概降临在这个即将剖腹自尽的少年的身上。 他还有一首辞世歌：‘皇上深忧叹，镇居皇宫草木绿，遥看谨参拜。’”

我憋不住哭出声来。 尽管我对这份尽是汉语的出色的遗书的内容几乎听不懂，但是我听到了犹如从威严可怕的巨石缝间萌出淡蓝色芽尖的柔嫩小草那样年轻清纯悲哀的声音。 我悲不自胜，像狗吠一样敞开喉咙号啕大哭。 当呜咽静止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开始涌流出浸泡着悲伤的清净的英雄主义情感。 我想，正是这样，那位十七岁少年所坚信的权利，以他勇敢的自刃得到保障。 不如说这个十七岁少年通过自杀，使坚信成为他的使命！ 我也同样是十七岁。 我也可以像他那样亲手构建祭祀自己的右翼神社、守护自己的右翼城堡。 坚信、行动、自刃，我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真正右翼之魂的少年、又一个十七岁的天皇的赤子！ 我被泪水和启示的浪潮洗涤着，这是无比幸福的浪潮。

逆木原国彦最后特地说要把《自刃记录》这本书借给我，便结束了讲话。 他的这次特别讲话使我深受感动，然而似乎这并非他有意的安排，而始终觉得是我自己的感动。 当天晚上，我独自回到与安西繁两人的寝室，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他留给我的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我难以容许党的消极战术，所以退党，打算努力成立新党。如果你与我同心，我可以介绍你到芦屋丘农场暂住。只要你去，应该什么事情都会明白的。地图在背面。

安西繁

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离开党总部。不由得一阵感慨。我打算去芦屋丘农场，不过想去至今还是美军宿舍的当年自刃现场去看一看。于是我坐电车去代代木。

我坐在皮箱上，隔着铁丝网眺望着绿草茵茵的山丘高处。当年的自刃场所如今似乎变成了美军军官家属的幼儿园活动场，金发儿童在和平的音乐与鲜花的环绕中游玩嬉戏。我的心情变得宽容温和，为这些可爱的外国小孩子的幸福感到高兴。夏末爽亮清朗的阳光照射着孤独的我的微笑，照射着洒在绿色草坪上的银色的水滴，照射着玩耍的金发小孩子们转来转去的小肩膀。此时，我感觉到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拂晓在那里死去的十七岁少年——“腹下约四厘米处横切十五厘米，深零点五厘米，仅皮肤而已”，“斩其脖子中间稍下部分第五六颈椎之间，唯留其前咽喉部之一块皮肤”——被介错割头的十七岁少年与现在已经退党，打算亲手构建自己的右翼神社、右翼城堡的十七岁的我只是一个同样的人。

6

在芦屋丘农场，我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事体力劳动和过着年轻农民生活的机会。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将自己生涯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农耕者在太阳底下从事劳动。为了成就自己拼着性命所争取的大事业，就必须体验农民劳动的日子。我们白天在田地耕作，同时等待着绵羊一样安静柔顺的傍晚的某个瞬间的来临。汗水从额头流淌出来又自然风干。泥土将脚趾柔和的曲线和隆起污脏，却又显得洁净。如火热的肌肉之雪积攒的疲劳。在天空太阳的温情注视下，被大地赤裸的肉体般裸露的土壤所亲切接受，既不骄矜也不虚无的信赖感，犹如存在于也用作坟墓的泥土深处里的柔软鲜活的人本身，播下脆弱的种子过冬。在发芽、结果、成熟的大自然运行中体验成长的感觉。在把这一切顶在头上、充实于胸中而辛勤劳动的农民生活中，我们倾听等待已久的来自天外的声音："好了，你们已经准备充分，去吧！"在那个瞬间，我们就会放弃一切，像排卵后的鲑鱼一样身轻敏捷，勇往直前！

在芦屋丘农场，我先用一周的时间在果园里建造一排小牛犊跳不过去的栅栏。从早到晚，每天劳动十个小时，在这一周里，柿子却迅速地成熟。我悟到原来果实一心一意不顾一切地全力奔向成熟，而且我感觉到一种东西在我的脑袋里、在我

的肌肉里也以迅猛的速度在成熟……

在果园工作结束之后的第二周，又派我去饲养家畜。在家畜栏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些怀孕的家畜。怀孕的动物有一头牛、一头猪，还有一条躺在家畜栏外面背阴处稻草上的土佐狗。怀孕的动物只能缓慢地行动，平稳安静，一双可以说带着某种巨大达观的充满慈爱的安详的眼睛，全身散发着阳光一样坦然的倦怠，我看到它们，心里深受感动。同时，我感觉到自己也开始出现与怀孕的动物一样的特征：迟钝般的稳重温和，生怕摔一跤就会流产一样小心翼翼地踩着土地行走，宁静地预感即将来临的分娩的痛苦和喜悦独自荡漾着母性的微笑，还有爱惜自己的手脚、身体、脑袋的一切……

虽然如此，其实我并非明确具体地知道自己催熟的是什么样的果实，怀的是什么样的孩子。但是，我的不太敏感地表现情感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浮现出芦屋丘农场主松冈源五郎所珍藏的古代佛像那样暧昧的、然而显然是明确的微笑——所谓平常微笑——等待着分娩。因为启示已经明确，我极其明确地预感到“好了，你们已经准备充分，去吧！”的声音立即就会降临，正如所有怀孕的生命体都必将如此……

农场主的大儿媳妇也是芦屋丘农场里怀孕者连带环中的一环。我来到农场以后变成一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不过有时也和这个美丽的女人静静地聊天。她也和我一样，喜欢看怀孕的家畜，经常到我干活的家畜栏里来。

松冈源五郎与右翼思想家差不多一样的是神道的信徒，甚至在农场还特地建造一个芦屋丘神社，不过大儿媳妇信奉佛教。在暮色降临的农场，家畜栏内已经昏暗下来，这个女人一直倾听着躺卧在我新换的稻草凹洼处急促喘息的怀孕母猪的动静，脸上浮现着微笑。我喜欢看她这个时候如同圣母般的表情，我也喜欢她并不明亮却很湿润的粗嗓门。我是一个信奉神道的少年，大概对她多少含带着某种恶作剧的对抗心理。她总是对我谈论佛教。

她总是这么问道："你知道佛教的教义里拈花微笑这句话吗？"

我正使劲把牛吃的饲料倒进槽里，显出无暇回答的样子，其实因为以前我的回答老是没蒙对。

"不知道吧？你和我的公公一样，也是高天原派。"

"嗯，神道只要修养神道的精神就行了。像佛教那样，还要付出和学习一种外语同样的努力，这不适用于右翼。"

"真是懒虫。"她高兴地露出让我觉得具有拈花微笑情趣的微笑，自豪地说道："告诉你吧，说的就是以心传心。"

"心灵感应啊。科幻小说的佛教版本，佛陀一定是火星人吧。"

"是看到星星掉下来悟道的。"这个美丽的年长者说，"不管怎么说，我看猪这样躺着，肚子里养育着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微笑起来，还能知道猪的脑子里面的事情。"

"猪这东西想什么？ 想稻草不够吧？ 想吃小麦吧？"

"猪也微笑的，笑得和我一模一样。"她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她嘴唇上翘的样子有点像猪，她说道："说起来，拈花微笑这句话其实也很烦心的吧。"

我也觉得自己与这个怀孕四个月的年轻女人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就是拈花微笑，而且她开始劝我改变宗教。

"你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有一些地方像是佛教的圣人。 你还是当一个佛教徒吧。 我送给你浅显易懂的佛教书。"

我回答道："不，我的葬礼还是神道形式，起一个叫什么'命'的名字。"我知道自己已经坚信在不久的未来就要死去。 但是，我在死之前要遵从启示。

"我的葬礼是佛教。 神道的葬礼过于逼真，害怕。"这个半年后就要分娩的女人口齿伶俐地继续说道，"我觉得好像就你一个人懂得我。 怀孕以后，我就和想吃酸东西一样经常想到自己的葬礼。"

我理解。 我也在空想着自己的启示的诞生与死，空想着神道形式的确很逼真的葬礼。 但是，我现在只是感觉水压在颤抖的胸内的上升，没有在自己的内部和外部发现半点恐惧。我们互相微笑着，拈花微笑着，突然发现夜幕已经降临。 于是，我们像亲热的姐弟一样肩并着肩又看了一遍家畜栏，然后回到有餐厅的那栋房子里去。 这时，芦屋丘农场弥漫着初秋

的芳香气息。

我在这个佛教徒的孕妇身上，从加入皇道党以后第一次感觉到她不该是施虐狂地被轻蔑的女性，而是感受到敬爱和淡淡的情欲的亲切感，允许自己对她怀有真实的女性的形象。在自己弯弓要射向最充实的行动的时期，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然而自从觉悟到自我意识麻烦地背叛自我以来，我是第一次以纯真坦率的开放态度对待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我已经不再想起杉惠美子，即使时常去东京与安西繁见面，我也不再为了享受王公贵族的快乐去见土耳其澡堂的女奴。实际上，我没有感觉那种欲望。如今我蔑视每一次小小的勃起和性高潮。我要按照启示，为了拼将全部性命的大勃起和大性高潮，一直储藏着精液和性能量。我在广岛的时候，一条“熊”住进乡下夜总会里，我与恰巧自称和“熊”同名的女人睡觉，从而失去童贞，但我绝不想再和别的女人做。通过在农场的劳动，我让性欲升华，同时通过与农场主漂亮的佛教徒大儿媳的拈花微笑，变成了比童贞更加确切的纯洁的东西。微笑成为我的新的天性。我忽然思考要有一首以微笑为主题的歌。这会成为我的辞世歌吗？牧歌对我的恐怕是短暂生涯的成熟季节展现出美妙的景象：芦屋丘农场、我热爱的果园、我热爱的家畜。农场里年龄最大的人是有名的讨厌右翼的老农，可是他只对我显示出特殊的、被驯服的野兽般的亲爱。他对我这样说道：“我说呀，别说爱国呀、忧国呀什么的，来看看这土

地吧，这野草、蔬菜吧，用你的双脚感受一下田地里湿润松软的土吧，你天生具有农民的本领和脑袋，想什么政治，太可惜了。”

芦屋丘农场有这样在工作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老农，的确是可以培养自由的个人思想的地方。农场的领导人松冈源五郎的存在创造出相当强的右翼磁场，可是我没有听过有关政治性的讲话，也没有与农场职工进行过政治性的会话。如果看见别人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会避而远之。我是思考的人。大家只不过是在议论外面世界，不过是谈论别人的事情。我现在只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关系，感兴趣。这只是在我的内心用营养液栽培成长起来的启示之树。

营养液栽培之树不知不觉地茁壮成长，树干伸展，枝叶繁茂，我每去一次东京与安西繁见面，都有强烈的感受。安西繁正打算组建新的同盟，像电视明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即使和我见面，也没有宽裕的时间深入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的脸，疲惫地叹一口气，说道：

“你就像森林中的一匹狼，逐渐走向狂热和激进。你孤独地在自己内心加压。你把永动机和充电器藏埋在体内。你不停地加大自己内心的电压。你用电胶布把自己裹住，与外面世界绝缘，所以电压无止境地不断上升。你真是以惊人的能量准备向月亮跳跃的一匹狼。”

每次和安西繁见面，我都要说打算加入他的新同盟，而安

西繁已经从他所谓的电胶布绝缘体外面来看我，所以总是模棱两可地摇摇脑袋。我也意识到自己其实绝对没有考虑为他的同盟积极工作。的确，我就像冬眠的肥胖的野兽一样，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一个人来干，同时在确切的无意识中本能地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不如说我喜欢完全像一个陌生人那样听安西繁对同盟的讲解，然后心满意足地回芦屋丘农场去，那牧歌和微笑和沉默的农场……

对于我来说，安西繁的新同盟思想也正如他对我的感觉一样，或者说比我更加狂热和激进。想起来，其实安西繁也是离开皇道党这个人群跑进东京这个大森林里的一匹狼。我时常从疲劳过度却依然强烈地为创建新的同盟组织而奋不顾身的安西繁的身上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印象。安西繁每一次与我见面，总是显得仿佛热情极度燃烧后产生的一种停止判断似的精疲力竭的样子对我谈论同盟的事情，但是同盟并没有发展，好像前面总有一堵墙阻挡着。新加入同盟的有两个人，不过安西繁最近开除了两个老同盟会员。说是“老”，其实最多也不过两三个星期。我仔细听他的介绍，发现除了他之外，其他的同盟会员没有一个留在盟内超过三周的。因此，属于他的同盟的会员，归根结底还只是他一个人。

不久我才明白，安西繁是想为他过去的战友、战死的学生们组建这个同盟，他允许成为和他一样的盟员的人，就是那些战死的学生，也就是那些死者。像安西繁这样彻底的一匹狼，

在东京的荒野里恐怕也不多吧。为死者成立一个只有死者才能成为盟员的组织，这就是右翼青年的狂热、激进以及绝望的性格。如果深究一下安西繁的思想，就会知道他想要挑选的同盟会员只是战死的学生，他所要成立的同盟最终也只是为了战死的学生。

那个初秋的午后，我对为倾尽全部热情却发展缓慢、停止的同盟的性质感到悲愤慷慨的安西繁这样说道，也许这些话不该我说，但是我还是说了：

"你到底认为日本的什么地方有你的同志？为什么你就不能一个人干呢？既然你已经满足于一个人到处跑，为什么还要寻求同志呢？"

"要是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话，还不如去自杀。对吧？"安西繁说："要是剩我一个人的话，为什么还有必要去爱国呢？孤独一人没有祖国。"

我说："这么说的话，那你没有祖国。十五年前就已经灭亡了。你只能乘坐航时机回到战死的学生们那里去。"

"这么说，你的未来里有祖国吗？你虽然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人，但是因为你的伙伴没有死。"

"有天皇陛下在。如果应该那样的话，那么日本人也没有，日本国也没有，世界也没有，银河系也没有……"

我们互相微笑着默不做声地坐了一会儿。我只考虑天皇，他大概只考虑战死的学生吧。我对安西繁这一代的人所

能证实的，就是他们具有与死去的伙伴一起埋葬自己的热情。大概正是把这样的人称为战时派。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站起来，与同样站起来的安西繁握手。他说道：

“我想在明年五月前成立同盟。”

我一直保持微笑注视着他，时间长达五秒，然后分手。傍晚，我坐在去往芦屋丘农场的私营铁路换乘车站的木长椅上，看着车站广场的电视。进步党委员长从肉袋似的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声音脸色忧郁地进行演说。我觉得这是一张异常不稳定的、没有确切存在感的脸，逆风传来的很小的声音似乎与这张孤独的脸毫无关系。从遥远的显像管里映照出来的这张脸的人实际上有家住在东京，过着现实的生活。然而，我可以破坏这一切，我的手指可以接触这家伙，可以刺杀这家伙，这张用黑白色如同抽象体一样映照在彩电用的显像管里的像鱼一样张着嘴唇的脸……

我坐上与农场方向相反的电车回到家里。家里人以好奇、冷淡以及莫名其妙的礼貌迎接我。我说今天是我十七岁的生日才回来的。连姐姐也装作相信的样子。我和父亲说好让他送给我中国语广播教材作为生日礼物。我看到内心卑怯的残渣正在发芽。我还看见好像挨了打的愚蠢的狗那样胆怯紧张的哥哥正在看《旅行便览》，于是想提议正月假期里和他一起去冬季登山，但这也许也是由于想把那件事推迟的怯弱的作用。然而，当我一看到报纸以大号字体一整版地报道选举

前舆论调查的消息，立刻发觉自己对这种东西完全瞧不起。因为我可以用别的方法参与政治，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正逐步接近政治。这是我内心里勇敢方面的一叶萌芽。

我钻进久违的库房船舱里睡觉，霉味的下面一直封闭着熟悉的气味。我立刻开始翻找东西，从抽屉里取出那把来国雅腰刀。我想起那天夜里手持这把腰刀在黑暗中劈刺。那一天才是我真正的十七岁的生日。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将来国雅作为武器的使用技术。我在黑暗中看见了痛苦而肥胖的壮汉，但是我还没有决定下来就是这家伙，还是日教组那家伙？是共产党那家伙，还是总评那家伙？我把腰刀放在枕边，躺在床上，立刻发现歹徒从船窗下来，静悄悄地沉重地踩着毛毯下来。我决定下手，舌头发出啾啾的声音，歹徒咽下唾液爬到我的胸上，我捉住它的身体，一动不动，抓着它的脑袋，揍它的鼻子，于是两克左右的鼻血在白毛前面变成了血珠。但是歹徒一直像死去一样老老实实。

我在初秋夜间的微寒空气里，瞬间汗流浃背，开始眼睛模糊。但是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决定。现在想起来，并非启示为我决定，而是我自己来决定。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决定……

然而，果实犹如放在慢速摄影机拍摄的胶卷里一样以眼睛看得见的速度成熟，我如同家畜栏里即将临产的母牛那样为分娩发出第一声叫喊。我已经无法抵挡体内如浪潮般涌来的东西，恐惧的螺旋推进锥从我的头顶到柔软的屁眼一直扎进去。

我寻找应该能抱得住的救命稻草，但是我沉入的水底一根稻草也没有浮上来，只能看见令人眩晕的清澄的恐惧的水面。我为应该已经被我克服的恐惧的复活而目瞪口呆。我想到在那块华盛顿公寓的草坪游乐场上，十五年前剖腹自尽的那个似乎神经质的十七岁少年烈士。但是，当时日本正处在动荡飘摇的非常时期，因而幸亏他没有感受到我现在这样有着破坏整个世界计划的男人所要独自一人背负地球的恐惧，而且，他也没有我这样即将要杀人的人所具有的恐惧。啊，我也许要受到赤鬼们残忍酷烈的私刑！在这个瞬间，我对于美国有关团体协作出版发行的绘图故事《在赤色暴力下痛苦的朝鲜人》中所描写的一切都坚信不疑。我将会被钉在柳树上，五脏六腑都要被拽出来吧；我口渴的时候，会让我喝自己的脑浆吧；啊，我的生殖器将会被石臼磨烂吧。暴虐私刑狂的赤鬼们！

我神经发作一样哽咽抽泣，紧紧抱着歹徒。这凶暴的野猫，在可怕的脚镣忽然间被解除的瞬间，如同风暴一样以极快的速度跳向夜的深处，在我的胸部和手腕上到处留下挠伤，像扔掉一具被吓死的尸体一样扔下我。我就像那个叛徒一样，抛弃十四个同志，隐身于充满污秽的卑辱之中。像那个叛徒那样最终想逃跑，想开小差。但是，逃到什么时候？是未来永恒吗？是天皇被判处死刑的发生革命的那一天吗？啊，那一天会来临吗？我想也没想过左翼的那帮家伙会真的爆发革命。

我真想跑到库房外面大声叫喊，如同在梦中被魔鬼追赶的时候那样。救命啊，救命啊。不是我，不是我。救命啊！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如果哥哥还在听现代爵士乐没有睡觉的话，我就想过去，对他说我的一切都错了，哪有无比的幸福，完全是心惊肉跳的恐惧。但是，也许哥哥担心会妨碍回到家里来的我的睡眠，今天晚上便用粉红色的合成树脂的耳塞塞在同样粉红色的耳核上，像鱼一样随意躺卧着。我没有听见爵士乐的声音。我以怨恨轻蔑的心情想到信奉美国式自由主义的父亲，你对儿子见死不救，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我希望床铺变成一枚火箭，将我射上夜空，让全世界的人把我忘记。我还希望自己是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我甚至还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天皇、没有国王、或者连祖国也没有的游牧民。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希望。我知道解决的道路只有一条。我又回到惧怕死和别人的眼睛、憔悴于手淫与妄想、极度无力感和自我厌恶的十七岁，战战兢兢地唱着："噢！颂歌，你对我做出残忍的事情。"只能被拖上现实世界的魔鬼的法庭。这是不到一年前我还经常做的事情，如今变成并非简单的、常识性的，而是变态的、复杂的、拼死的巨大冒险。而且，在那个时候，天皇的光芒应该不会将热情的粒子降临给我。啊！没有天皇的光芒，我无法在黑暗的世界里活下去，我会立即干枯死去……

我开始玩弄生殖器想手淫，但是它如同经过一百次手淫精疲力竭的东西一样，绝不再萌动鼓起变硬呈现出暗褐色，软塌塌的青黑色的东西羞耻地躲在裤裆里。我狼狈不堪，几乎是脑袋瓜贴着腹部地弯腰仔细端详，用手搓揉，然而生殖器并没有勃起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我是阳痿，而且是地地道道的阳痿。我的脑袋开始一跳一跳地疼痛，恶心，被猫挠伤的地方感觉发热。我是最龌龊的人，的的确确与十七岁生日的那一夜十分相似。我是极其怯弱的阳痿的十七岁。在我痛苦地迷迷糊糊浅睡过去的那一瞬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美智子，在结婚的前夜，在父母亲面前因为害怕而抽泣。我大声叫喊着从梦中醒来。另外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田道间守[1]，将历尽艰辛从世界尽头取来的橘子奉献给穿着类似巴尔扎克穿的那种长袍的天皇，天皇却根本不屑一顾，说道："什么啊，这么脏！"我最终在库房泛白的黑暗和冰冷中，像一个被强奸的姑娘一样，连哭泣的气力都没有，心情郁闷地、浑身污脏地抱着膝盖坐在床上，反复琢磨着"所谓犹如放弃自我之后又回来的忠就不能有任何私心"这句黄金的语言。这是由魔鬼和明治天皇的肖像混合而成的虚构的纯粹天皇在库房

---

① 田道间守，《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人物。传说他是天日枪的后裔，奉垂仁天皇之命，去常世国，得非时香果（橘子），十年后回国，但天皇已崩，便将香果奉献于陵墓，哀泣死于陵前。——译注

外面的小鸟鸣叫声与始发电车的信号声所产生的清晨来临的动静中对我呼唤的语言。如果纯粹天皇真实存在，将他万能的目光投射进他所挑选的十七岁少年的库房船舱里，那神圣庄严的目光一定看到了这个蜷缩身子蹲着的、不眠的、被油汗污黑小脸的少年脑子里正乱麻般纠缠着如下贫乏干枯的语言之花链吧：“只能干下去。我现在已经没有了甚至提着半点私心行走的力气。”不过，我还是来到朝阳温暖的后院，把各种纷繁的菊花踩得乱七八糟，竖起缠绕着绳子的棍棒，在练拳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恢复，如热性病退烧一样身心轻松。我把练拳用的棍棒一点点削平，用万能墨水写上“皇纪二千六百二十年”，又在背面写上“神州不灭”。我不停地揍打绳子的格纹，让新的汗水流出来，洗掉昨天晚上的坏汗水。我感觉到决定性的今天正在我宁静地怀着热情被汗水湿透的身体周围酝酿。我想，只要干完那件事，昨天很糟糕很糟糕的夜晚就会被冲流到黑暗之中，发出猫的喉咙咕噜咕噜那样的响声坠落到远处什么地方下水道的竖坑里。嘿！呀！嘿！呀！我还觉得以微笑为主题的辞世歌逐渐成熟。嘿！呀！嘿！呀！“神州之男子，爽朗微笑为国家，赴死上路行。”最后一句不是很理想，但理解为赴死之旅。我随着练拳的呐喊声朗诵自己的辞世歌。我起初感觉到一种英雄的心情，后来逐渐觉得自己像露珠一样被吸进天皇的太阳般光辉的幻影里。嘿！呀！神州之男子，嘿！爽朗微笑，呀！为国家，嘿！赴死上路行……

7

你的暗杀通过不断反复转动的录像带、电影纪录片、还有据说摄影者能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网线版让所有日本人的眼睛出现中毒症状。犹如永劫回归的暗杀剧一样，电视的显像管、收音机的喇叭，还有报纸、周刊杂志、月刊杂志、所有的电影院的银幕，这一切都发疯地把核爆炸级的能量投放在你的暗杀上。所有的日本人都中了你的暗杀之毒。而且，你的暗杀之毒的灰尘还如浓雾一样厚厚地弥漫在日本列岛所有岛屿的地表上。而唯有你一人离开这剧毒自由自在，唯有你一人。你本是从一开始就穿上防止这不名誉的毒尘的防护服来的。在三党首演讲的会场，唯一没有在观众席上看到你的暗杀的人，就是行动者你自己。你没有看到当时及时开始旋转的录像带通过显像管向全日本的各个角落射出来的东西。如今你被拘禁，孤独地身处狱中，你大概已经远离了那变态的无聊的暗杀、政治性弱者的突然的杀戮吧。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你距离你的暗杀太远的缘故。希望你能把这封信视为一台手提小电视机。

电视第一频道 你的暗杀是如何实施的？这是实况录像带和照片。委员长正在演说。他的声音粗哑激越，他的言语

含义是挑战、谴责、反抗心的汽油与打火机的同居，但是，委员长的情感莫如说因疲劳而萎缩，没有包藏愤怒，可以看出，他对声音和语言，以及声音和语言传递给大群的摄影机背后的听众和电视观众似乎充满小心谨慎的怀疑和不信任。看上去他并不相信作为演说者的自己。他身为委员长，却以恰巧迁居到他的高大身材、粗大嗓门里的一个谨慎胆小的矮个子男人那样的胆魄在讲坛上摊开稿纸仿佛是在代读，给人以空洞的印象。委员长好像是这样考虑的：

"下一届选举大概又会失败，在国会里又会毫无力量，实业家们膨胀着他们的欲望和傲慢的自信推动日本经济前进，而几千万农民和工薪者勤奋地、愚钝地、无力地、消费性地为一点微不足道的电气化生活的愿望而日夜辛劳。执政党的政治家玩弄着金权和派系的平衡，只是努力不偏离维持现状这条线，而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交给富有才能、一心往上爬却毫无现代感觉的官僚，于是在野党的政治家明知失败也只能在国会里坐着，或者听一听国会外面游行队伍的微弱的声援。文化人仅仅满足于不污脏自己双手程度的支持，我们对他们也没有视为真正困难时的依靠而予以信赖。任何地方都没有具有真正左翼灵魂的人，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真正的朋友。因为，就拿我来说，在经历过几十年运动以后的今天，我还经常存在自己感觉到缺少真正的左翼灵魂的瞬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左翼的愤怒。啊，中国大陆的人民共和国！

那里拥有左翼现实化的六亿人民。他们的领导人和我共同发表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声明的时候的热情，现在就没有包含在我激动的声音里。啊，潮湿地带的日本，我孤独空虚，进行这种俗气、平庸得令人感到悚然的演讲！九千万日本人，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地听！”会场上一片喝倒彩、狂呼乱叫、谩骂声。对委员长的演讲进行捣乱的右翼真正是暴跳如雷。在会议主持人要求这部分人停止捣乱的时候，委员长沉默着，被白色潮湿的黏土版似的毫无表情的厚厚皮肤包裹着的苍老的脸低下来，显露出愚钝焦躁的瞬间表情。这个时刻，他的脸比眼镜的赛璐珞更加无机质，皮肤似乎也停止了呼吸。委员长马上继续开始演讲，鼓出鱼一样圆圆张开的嘴唇：“遭到国民如此批判的政策都被隐藏起来，一旦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就在这时，一个黑乎乎的少年以并不潇洒的姿势跑到正在演讲的委员长身边，对他猛撞过去，接着又撞一下。委员长倒下去。黑乎乎的少年被粗暴地扭住胳膊按倒地上。摄影师自始至终将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好像受伤了，请大家稍候。”但是，在一片混乱中被抬出去的委员长已经死去。录像带大概很快就会放映出垂挂在空荡荡的手术室床边的浸透鲜血的领带的特写镜头，但是会场上没有一个听众流泪，只有好奇和震撼。说不定只有被按倒在地上的那个黑乎乎的少年因为恐惧和疼痛而落泪？

第一张照片是少年第一次刺进去的瞬间。委员长显露出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表情，给人判断中止的印象，而且由于拍摄的原因，脑袋有点模糊。少年如一头凶暴的野兽，低弯着腰，头发倒竖，胸前紧握短刀，正冲跳上去。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都是紧接在第一张照片之后的场面。少年的脸上没有了眼镜，他闭着眼睛。委员长想躲开，身体前屈，最直接地显示出痛苦的表情。第三张照片是从少年的背后拍摄的。明确地显示出在这个瞬间，如袋子一样的裤子和高高的长筒靴所包裹的少年的僵硬笔直的左腿与脑袋形成一道力的直线。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委员长眼睛向下，好像正发出“啊！”的呻吟声的脸部，紧握着短刀要将它从委员长的腹部拔出来的少年的侧面，委员长戴在胸上的大朵菊花，这三者形成一个小小的紧密的正三角形。少年大概听到委员长的呻吟声了吧。第四张照片是从正面拍摄的，非常清晰地显示出第二次刺杀的少年以及委员长一边痛苦地倒下去一边还徒劳地躲避攻击的姿势。少年在第一次刺杀之后，紧接着采取职业杀手那样卑鄙的万无一失的行动。他穿着很大的靴子，两个膝盖都朝外弯曲，双腿使劲，双臂猛力拔出刀子，以至于尺寸过大的白衬衫从上衣和学生制服里面带出很多来。他的右手大拇指朝着刀尖方向紧握刀子，左手是大拇指朝着相反的方向也紧握刀子。用右手刺进，用左手拔出，而且左右两手互相起到引导另一只手的力量对准正确的刺杀点的方向舵的作用。正如后来某右翼团体的一个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偏执狂的杀手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采取这个姿势，打算用左肩冲撞上去。棒球运动员在击球垒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眼睛不许离开飞来的球。这少年眯缝的眼睛也是紧紧地盯着委员长的左胸。他的脸由于能面[1]的恶鬼般非现实的、虚构的感觉的凶恶而紧绷着，紧咬牙关，脖颈上年轻的肌肉充满力量，眼睛流露出面临悲哀与不幸的深渊者的眼睛那样的暗淡表情，然而又酷似江户时代的春宫画中那些同性恋少年的性高潮时的表情。从他的整个身体可以感觉到室町时代乃至之前的地狱画里的饿鬼的姿势和表情。委员长身体向前弯曲，眼镜掉下来，挂在上嘴唇，眼睛充满迷惑的神色，不知所措，只是双手本能地抵御着突如其来的魔鬼的袭击。那毫无防备的肥胖身子如同孕妇一样，全身散发着人的气味。然而，第一次袭击就让他遭受致命的重伤，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感觉痛苦的意识，双脚摇晃。短刀的影子鲜明地映照在少年的衣服上。这是拍电视用的灯光映照出来的。有几个人冲上讲坛，但他们几乎都没有保护委员长的热情。照片的左上方站着一个摄影师，他的姿态十分放松，表情异常平静，只是手指正使劲聚精会神地准确捕捉暗杀者与受害者最精彩的瞬间。

电视第二频道 人们对你的暗杀做出各种不同反应的胶卷

---

① 能，即能乐，日本的古典戏剧之一。能面，能乐中使用的面具。——译注

和录音。

媒体说这是右翼的暴力，围攻这个可爱的少年爱国者的行动。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出色的，这是日本民族的热血的呐喊，是日本生命的表现，是天地正大之气及时焕发的一个表现。（某右翼团体负责人）

从连续报道的消息来看，我断定这是一起蓄谋的事件，那个少年接受过刺杀的专业训练。他属于所谓的战时派，因为我本人在军队里也接受过短剑的训练，所以知道这个情况。（小松茂夫）

他认为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就对日本没有好处。政治暗杀者好像总是谋杀政治家。虽然其中有的人出于想出名等各种不纯的动机，但似乎也有的完全由于上述思想而进行恐怖行为。（广津和郎）

嘿，最棒的还是他干的，用那把短刀，真是干脆利落。恐怕本来打算用日本刀干吧。那小子，干得真准，一下子就击中要害。其实，我想，他事先都研究透了。（某右翼团体成员）

即使是杀了那么一个坏家伙，说是为了我，那可不行。你说是吧？就像恶魔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我认为，他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了不起的少年。（某右翼团体成员）

当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的时候，我感到绝望。（浦松佐美太郎）

“我讨厌日本了。”不是有大学生写过这样的诗歌或是和歌吗？和那些年轻人相比，吟咏“正是有人为国倒下去，才要教育今天年轻人”和歌的那个孩子，即使所做的事情另当别论，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全的人。我对文艺有兴趣，喜欢读诗歌、和歌什么的。听说他把天皇陛下称为大君，写了好些好些和歌，记在笔记本上。我认为这非常优秀，叫他流氓，简直岂有此理！说这种话的文化人才是流氓呢。不能把吟咏和歌的孩子叫做流氓。写的是天皇陛下啊。一个名叫藤森安和的，也是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周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诗歌：

这种事可不能干。你，惹火了警察。

不能干哟。不能干哟。绝对不能干哟。

什么？你说是因为天皇陛下骑马经过，

天皇陛下也知道，那件事。那件事。大娘，那件事哟。

天皇陛下也是人，知道那件事。

那件事是什么？大娘。

就是那件事啊。

所以啊，那件事是什么？

所以就是那件事啊。

哎呀呀，原始的跳跃。

请将这种变态的诗与“奉仕大君年轻人，过去今日心不变”阅读比较一下吧。（某家庭主妇）

8

我受到警视厅和东京地方检察院的审问，还有公安二科、搜查四科、丸之内警署等许许多多的警察应该是喘着热气满东京到处奔跑。他们满腔热情干劲十足地干着人的工作。芦屋丘农场的老农在不得不回答他们的调查时，大概心里叹息道：嗨，真是可惜了这些人白长着农民的脑袋和手脚。另外，这些警察对于我这个不过是偶然与他们发生关系的十七岁少年，仿佛被人类火热的灵魂所共通的根催化一样，以极大的热情试图与我建立人的关系。审问的警官对我长时间耐心地叙述表示诚恳的理解的话语，也给予我亲切的关心照顾。我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外勤人员正与电气器具的外勤销售员交谈，当谈话告一段落时，对方就拍一下我的肩膀，道一声“打扰您了，谢谢”，然后提着皮箱走到街上去。我每一次接触到这个面带温和微笑的警官那疲惫不堪沮丧灰心的表情阴影时，总是会动心，他已经和几万人建立了亲切的关系，现在是筋疲力尽。我怀疑他也许正要被庞大的友谊的重量所压倒。我想对还存活在地球上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和未来的人提一条参考意见：在向火星以及其他行星有生物的国家派遣第一位使者的时候，请选派警察。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可以最丰富地释放出人类

亲切友谊能量的人，而且因为他们彻底了解地球上的坏人，所以大概不会不合理地残酷对待其他行星上的生物。不过，完全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没有和警察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过说我不打算和警察们建立人的关系大概更准确。我已经不想和任何人建立任何人的关系。审问之外，我所关闭的单身牢房是一处很好的地方。即使我现在走遍东京，恐怕也绝对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我把这地方称为“关闭的单身牢房”，不称之为“被关闭的单身牢房”。因为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没有做任何一件非本人意志的事情。我的意志是想和人隔离开来，结果是通过日本警察力量中最优秀的部分把我与外面残酷的人隔离开。我希望自己独自沉浸于禁欲性的冥思默想里，结果我可以没有任何强制劳动地独自坐在任何人也闯不进来的单身牢房里。我是自由的，而且我的双手根本不用劳动，一切都是依靠别人的劳动供给自己。你说你是自由的吗？你能出去吗？如果有人这样发问，那我就回答他：我不想到外面去。现在我最怕的就是到外面去。既然不想出去，这不是自由又是什么？大概工薪者一辈子也不可能获得这种特权性的自由吧。我想起独自一人玩耍的幼年时期，我用白色的粉笔在后院角落里画一个一米见方的格子，坐在里面，决心不到傍晚不出来。还不到中午，离傍晚还有很长时间，来了一条迷路的野狗对我狂吠，让我害怕。吃午饭的时候，母亲大声叫唤，最后她只好作罢，饥肠辘辘，又想小便，

真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还是一直坐在格子里，坚持到傍晚，尽管我随时都可以走出那粉笔画的淡淡的白色格子。我觉得今天身处单身牢房与当年莫名其妙地感伤兴奋地坐在白色粉笔画的格子里的情形没有任何变化。在灵魂深处、在过去和未来能够自由来往的灵魂深处的绿叶茂密的山谷间……

我每天自由自在的单身牢房的日子似乎也被看守以及当班的警察所理解。这个看守年龄太老，而这个当班的警察又太小，如婴儿一样，他们不是用脑子、而是用舌头味觉般的感觉对我的身心予以理解。他们警察制服里面的皮肤感觉敏锐得令人觉得可悲。我坐在单身牢房地板的正中间，他们注视我一小会儿，便默不做声地从监视孔沉默而去。"喂，你可以躺着啊。""过于疲劳会使身体衰弱的。""这个样子可不行。"诸如此类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当他们的眼睛偶尔闪现光芒的时候，我就嘴里念诵这样的话："啊，你是想端然正坐吧，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规矩正坐。要是想跑马拉松，你不是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在甲州街道上跑步吗？"

我小时候曾经着迷地看过一本哥哥从教堂的美国牧师那里要来的大概是海豹或海狗为主人公的小人书。这个北方海里的哺乳动物的主人公名字记得叫奥利。具有出色素描水平的画家满腔热情地用浓淡不同的黑色描绘插图。我最喜欢的是用虚线勾勒出奥利旅行线路的世界地图，地图印刷在纸箱纸那样的封面的背面。奥利大概在马戏团工作过以后（当时我的

英语非常糟糕，而且记忆模糊，所以不能确定），就离开美国巨大的湖水地带的安大略湖还是伊利湖，沿着河流游到大海，在游过几个大海几乎旅行玩全世界以后，回到故乡北海。那张旅行图极其详尽地标明路线。如今我坐在单身牢房里，只要我愿意，也可以像那头勤奋的疯子的北海哺乳动物那样进行大旅行。我对那本书入迷的时候，幼小的心灵也意识到自己这一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大旅行，感觉到死了这条心的欲哭的悲伤……

我只吃警署规定的饭菜，对于审问的警官觉得伙食太差而送来的盖浇饭，父亲、逆木原国彦探监送来的盒饭，都一律退回。见此情形，一个老看守说道：

“你是一个不受别人干预、活得随心所欲的人。这好像也是天分，天赐的幸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相信在看守眼里我是一个自由人。相反，当我看到被长方形的监视孔切去眉毛、鼻子、脸颊、耳朵只剩下一双一本正经的看守的眼睛时，觉得看守并非自由人。他们不可能把制服、帽子、一串钥匙等配备的附属品扔在一边走到外面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去，实际上他们连一点自由都没有。而且非常滑稽的是，对于看守来说，我是个重要人物；而对于我来说，看守不过是非常不重要的毫无价值的人物。正如一边行走在树木茂盛的人行道上一边眺望着警视厅大楼的众多工薪者的任何一人对我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一样。然而，

有意思的是，这些工薪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许心里装满了我这个恐怖分子。我绝不用除了我自己和纯粹天皇以外的东西充填胸中库房的缝隙……

我的自由绝不仅仅是在单身牢房里面，在接受审问的时候，我认为我也是自由的。关于审问警官具有人情味的、最温情意义上的人性化的态度，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就我来说，也绝不打算采取与他们的态度背道而驰的行为。我把所有的事实都毫无保留地供述出来。比如说，第一个把皇道党集会的消息告诉我的是新东宝，是在我十七岁生日的第二天，等等。尤其在我介绍新东宝的性格和说明行动的时候，警官都笑得简直热泪要流淌在红彤彤的脸颊上。但是，我的供述总是不能让警官满意。他同时显示出温和人情味的态度与认真工作的机械性格，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地询问。我认为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点：

一、我的共犯关系。我一直主张那是我单独犯罪。因为这是事实。我作为皇道党党员住在逆木原国彦的总部里，在那里接受教育；同时也受到安西繁的深刻影响，这都是事实。但是，我对逆木原总裁软弱无力的行动感到不满，所以就退党了。安西繁想和战死的学生的幽灵一起组建一个为战死的学生的组织。我对他这个新组织没有产生共鸣。我也没有听到今年夏天关照过我的芦屋丘农场的松冈源五郎说过与政治直接有关的话。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具体的一杀一的暗杀计划，

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唆使。自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而单独完成行动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二、我犯罪的直接动机。要说明这个问题并让他相信是很困难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很快就明白这根本不可能。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我干那件事完全是为了天皇的荣光，刺杀为天皇准备耻辱的卖国贼，不言而喻，难道不是为了天皇的荣光吗？这时，我给这个中年警官显示出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应。他把天皇的荣光这句话理解为日本国的荣光。他说："所以你在笔记本里经常记下神州这个词，或是神州不灭。"我为了充分调动警官的热情，打算向他解释他的误解。尽管是语言的微妙差别上的错误，我还是不想让这个规矩诚实的警官产生误解。我说道："我是在接受战后民主主义的教育下长大的吧，没有将天皇、国家、国民这三者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没有这样的感觉。神州男儿也好，神州不灭也好，都不过是为了创作和歌使用的词汇。我只是为天皇可以不惜性命，日本、日本人都是第二位以后的。我一心一意只想着天皇。我为了天皇才去刺杀，根本就没有考虑因此会改善政治，会提高警察的薪水。归根结底，我只是考虑我和天皇之间的联系。"

警官瞬间流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但立刻恢复过来，问道："那你为什么选定委员长作为目标？"我沉思片刻，在自己的心中琢磨确定以后，便对答如流地说道："其实不一定就

是委员长，日教祖的那帮家伙、共产党的那帮家伙，说得极端一点，只要是不愿意天皇荣光的人，谁都可以。问题不在刺杀的对象那一方，而在刺杀这一方。”警官忽然沉下脸，带着讽刺的口气低声说道：“这么说，简直就是傻子。”我强忍着说道：“请你收回傻子这个词。否则，我就要行使沉默权。”但是，警官并没有收回自己说的话，这一天的审问就这样结束了。

审问的过程中，有时候不是我，而是警官发火。警官就“为什么选择初秋干那件事？”这个问题揪住不放的时候，我这样回答：“今年夏天，我坐火车从广岛回东京，从车窗看见太阳沉入大海瞬间那庄严神圣的辉煌，我情不自禁地叫喊着‘啊，天皇陛下’，获得了启示。现在想起来，在我获得启示的瞬间，觉得大致已经确定了干那件事的时间。”警官开始焦躁起来，不停地咳嗽着，穷追不舍：“具体地说，你看见了天皇的幻影？”于是，我更是把自己的所有真实的体验和感想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是的。甚至可以勉强地说，天皇的幻影就是我唯一的共犯。我总是受到天皇的幻影的引导。我说天皇的幻影，即使你能理解，但理解的程度有限。我直截了当地说，简单明了地说，天皇就是我的共犯。我的后台这条线直接连着天皇。”瞬间之后，警官怒不可遏的狂暴的大脑袋猛然逼到我眼前，我觉得他几乎要用脑袋撞击过来，只听见他怒吼起来：“天皇是共犯？天皇是你的后台？你、你见过天皇吗？

你从天皇那里拿钱了吗？ 对你客气一点，你这个臭小子就狂妄放肆！ 别装蒜，混蛋！”这时，我心里立即决定以后的回答要么承认简单单调的事实要么否认错误，但是我内心极其冷静地看着情绪亢奋的警官那红一块黄一块的斑驳的嘴脸……

的确，即使我坦率的心态毫无隐瞒地供述一切事情，除了让有人情味的警官为难之外，不是没有别的任何效果吗？ 想到这些以后，我在审问室就变得沉默不语。 不过基本事实都已经毫无保留地交代出来，在第十五次审问结束之后，我对审问失去兴趣也应该允许的吧。

即使说我从傍晚沉入大海的夕阳中获得启示，大概警官也不会相信。 即使我说打算制造作为具有右翼灵魂的被挑选的少年的证据，打算构建祭祀自己的右翼神社、保护自己的右翼城堡，大概警官也没有必要必须予以理解。 那我就一言不发吧，我不能被理解也没什么。 因为我已经构筑了自己的城堡和神社，我已经得到了作为右翼之子的证据，而今后我所获得的只有天皇的荣光和我的无比的幸福。

我这么一想，正如我在以阿拉丁的神灯为主题的动画片中所看过的那样，警视厅的所有建筑物和警察、东京地方检察院的所有设施和检事，都从我正在端然正坐的黑暗的单身牢房的四面墙壁周围立刻烟消云散。 我不仅自由，甚至感到孤独。我可以从容地安静思考作为暗杀者的自己、作为暗杀者的人的自己。

暗杀者的人，我想起在广岛见过的那个久闻大名的暗杀者那一张阴暗忧郁的脸。当时我觉得他像鬼一样。现在我自己也像一个有着一些肌肉的少年之鬼吗？我突然想起，那个久闻大名的暗杀者用手枪杀死政治家是在大约三十年前，当时他一定还非常年轻，二十岁前半段，说不定像我这样，也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鬼。然而，后来的三十年间，他却是满脸忧郁阴沉，无形的重负使他总是驼背前倾地活着。这就是三十年间一直忍受痛苦活在阴影里的暗杀者的人。三十年前，他干了那件事以后，作为暗杀者的人在地狱里一直忍耐着活过来。在这三十年里，他大概每天夜里都想着明天要干什么吧？在我一直想着他的日子里，我甚至梦见和他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地方城市交谈。我在梦中问他："这三十年间什么是痛苦的事情？"这个忧郁的鬼前辈回答说："我费尽心机不让自己的暗杀者的人的徽章丢失。因为这徽章滑溜溜的，觉得很容易丢失。一个名叫卡夫卡的犹太人在小说中写道：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我也一直害怕，担心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暗杀者的人。因为暗杀只有一次，徽章一旦丢失，就找不回来。什么那家伙是胆小鬼，什么那家伙不忠不义，什么那家伙是色魔，只要一个这样的传闻，就不再是暗杀者的人。你可要注意啊！"梦境转到东京大学录取学生名单公布后的对学生的指导现场。我被特地录取到暗杀者的人系。一个学生科职员向我走过来，说道："你的答案在电视上看

过，十分优秀。你要一生一直保持这样的成绩，可不容易啊。”我从梦中醒来，想到自己即将进入忧郁之鬼的老年，顿觉悚然，便全速远离这个想法……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天早晨，我被冻醒，感觉到冬天的来临。外面的世界大概还是拂晓。我是一只冬眠的野兽，可以通过内脏感觉时间。我紧紧抱着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自己的身体，一边感觉热血一边对暗杀者的人的自己呼唤：“你是十七岁的圣者哟。你曾经非常喜欢电影上看到的开拓时期的美国初冬拂晓的景色，风暴似的放射着被令人感伤的粉红色和鸽子胸部的颜色般宁静所濡湿的晨光的天空、雾气弥漫成墨色的原野、除掉叶子的橡树树枝上为绞死女巫准备的麻绳随风摇摆……”我整理好被子重新睡觉，忽然想到芦屋丘农场那个年轻的佛教徒孕妇要是知道我的事情受到刺激也许会因此流产，于是感到害怕，在这一点上，那些怀孕的家畜都很安全。入睡以后，我梦见了芦屋丘农场。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走进审问室，第一次看到这里放着火盆。警官的脸颊发白，不仅仅因为寒冷，也因为紧张。他说道：

“审问在昨天傍晚已经结束。你辛苦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得出只能认为你是单独犯罪的结论。也十分清晰地看到你对政治的现状、左翼的做法所具有的一个执迷不悟的年轻人的心情。拘留在警视厅到今天为止。最后，如果你有

什么话忘记说了，你就现在说吧。”

“我是舍身行大义。目的已经达到，一身轻松。”我回答之后，立刻想到现在就会带我上刑场。我的眼前鲜明地浮现出拂晓想到的吊死女巫的橡树。

“逆木原先生和安西繁是否受到牵连被捕了呢？”

“这个不能回答。但是你的姐姐已经辞去了自卫队医院的工作。”警官说。

我想到长相丑陋、自卑感强烈的姐姐辞去护士的工作，又无法结婚，以后只好单身生活，不禁黯然神伤。只有姐姐一个人记着我的十七岁的生日，可是我还对她施行暴力。我不是一个温和的弟弟。我想向姐姐道歉。我仿佛清晰地看到美国搜捕女巫最厉害的地方的原野乔木上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向姐姐道歉的人（他就是我）。

下午二时，我被车子送去的地方并非刑场，而是根据东京地方检察院的“该当刑事处理”意见被送到东京家庭裁判所。我被移送到东京少年鉴别所。我一下车的时候，就心想这里不是“格子房”吗？小流氓们唱布鲁斯曲。也是由于一心以为上刑场而没有去的一种心理反作用，我知道对自己的特殊待遇已经结束，以后就要和那些小痞子们混居在一起，不由得感到恐惧。在我小时候就打骂欺负我的那些孩子的敌人在这里构筑蚁冢麕集在一起。我大概会立刻被他们殴打践踏吧。我会受到我的右翼的魔法不起作用的、把天皇叫做阿天的那些狗

屁不值的小毛野蛮人的侮辱吧！自从干了那件事以后，我感到恐惧颤抖的，就是刺杀之后被混杂着摄影师在内的一伙穿西服的人按倒在与委员长同样的地上，脖子被紧紧勒住的那一次，还有就是这一次，记得一共就两次。我第一次想挣脱逃跑。但是，我立刻就知道，中了右翼的魔法的大人们不肯虎头蛇尾地就这样停止给予我的特殊待遇。鉴别所副所长告诉我入所的注意事项，我回答他的问题，旁边一个人用泥土一样软的铅笔做记录。我低着眼睛，看到他写的一些字：回答干脆，态度端正，无企图逃跑、自杀之状。

接着，我马上被关进鉴别所东寮的第一号单独房间。选定第一号房间、特殊待遇，这些都是中了右翼的魔法的大人们的固执的想法。这样，我就能和在警视厅里一样端然正坐，被保护着不与外面和他人接触。小时候，一旦被关进“格子房”里的小流氓盯上，就像在梦里无论如何也甩不掉恶鬼的纠缠一样，总是被他们抓住狠狠折磨一番。我个小体弱，完全绝望。然而今天，我居然在小流氓的蚁冢里，而且是在最高级的第一号房间里，一个人悠然自得地端然正坐。我的心情平静而幸福。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警官就来查看情况，大概又写上“毫无变化”几个字，十分满意地去休息一会儿吧。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送来饭菜，我几乎全部吃光。午后的时间如同油的河流一样漫长地宁静地缓慢地流淌。我感受到和在芦屋丘农场同样的心灵平和的感觉。那时我是一个怀孕的人，

虽然即将分娩，却依然安宁地享受着父亲所喜欢的米勒的《晚钟》般的平静。现在我将自己分娩以后的外壳浸泡在宁静的平安之河里。在我的一生中，现在是最宁静的日子最宁静的时刻。夕暮划着独木舟在油河里缓缓地溯流而上……

宁静的人、梦想的少年、暗杀者的人在静谧的黄昏中端然正坐在东京少年鉴别所东寮第一号单独房间里，凝视着在逐渐浓郁的暮色中一边如旋转星云般闪耀光辉一边茫然浮现出来的思想。我好像在暗杀之前、在暗杀的时刻、在暗杀之后都没有正面思考过我将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在未来里看到什么了？死。无私心者的无畏之死。无比幸福之死。只有天皇才是超越死亡、拧掉怕死之牙、将恐惧转换成无比的幸福用以装饰死的存在！我实行暗杀如同是进入充满花香的死亡之家、飘溢着水果般甘美的死亡之家之前稍微回头送来的一个问候。现在看来就更加明白，这与今天早晨脱口而出的右翼的话语——舍身行大义，忠不可有私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抛弃充满个人恐惧的灵魂，跳进纯粹天皇的伟大的熔炉里，接着便是没有任何不安的被挑选者的恍惚的来临，是永恒的性高潮的来临。恍惚永远不会减弱，性高潮如同常态般一直继续。这既是瞬间也是永恒。死被吸进去。这不过变得毫无变化。在我刺杀委员长的那个瞬间，我就跳进了无比幸福的四维空间里！也许我一直就是一具尸体，也许二百年后还是现在这样的尸体。警视厅的单身牢房如同阴间的感觉。而这里的“格

子房”也就是炼狱吗？姐姐有一本文库版的书，其中有这样一行话：“过此处则是悲伤之市”。这行话的下面画着红线，说是这句话写在死亡世界之门上。我刺出了暗杀之剑，那是我为进入死亡之门而申请护照，是通过此处时的仪式，是剑舞，现在我已经身在愉悦之市里。

从同一栋建筑物的远处传来歌声，我情不自禁地被旋律紧紧吸引过去。那是我以前一直唱的歌。噢！《啊！圣诞颂》。你伤害了我，你让我哭泣，但是，如果你抛弃我，我一定会死去的吧。噢，噢，《啊！圣诞颂》。你对我多么残酷！唱着我过去一直唱的歌的这些家伙，这里有许许多多和我同样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他们的传进我的耳朵，也许明天我也会和他们进行小小的接触，而且早晚我会和这些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起被释放回到人的大群体中去！我一边感觉到恐惧再次从我的胸间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一边听着歌声。噢，噢，《啊！圣诞颂》。你对我多么残酷！我应该是阴间里的鬼。我作为鬼保持着暗杀者的人的尊严而活着。但是，我并不遵循鬼那样的逐渐走下阴间的深处、逐渐朝着黑暗的方向走去的路线，而是逐渐从阴间的深处浮上来、逐渐朝着明亮的方向跑去。从明亮的现实世界也开始听到《啊！圣诞颂》，按说应该在聆听黑暗的黑暗的庄严的声音严肃地宣誓“灵魂到达之日，当参拜神社，恭奉翼赞无穷之皇孙”的时候，才是噢，噢，《啊！圣诞颂》！歌声突然停止，大概正受到教官的训

斥。这里和外面的世界一样，有唱歌的家伙，也有训斥别人的家伙，而我很快就会遭受众人的叫骂声，被放逐到与持着电视摄影机、纪录电影摄影机、麦克风、铅笔等总共一千吨家伙的媒体那帮人一起袭击而来的暴动般的骚乱中去。于是我啊，作为一个精疲力竭的忧郁的鬼一直到老。我又一次整个脑袋掉进思考那个久闻大名的杀手三十年的那天夜里的梦中彻骨寒冷的恐惧感。我做错一件事就立刻丢失暗杀者的人的徽章吧！我被赶出右翼的城堡，被拖下右翼的神社，被挑选的右翼之子的证据也会百倍地制造出自己是一个无聊的笨蛋的手淫恶习的阳痿的窝囊废的白痴的自卑感过剩的狗一样的傻瓜的证据吧……

我仿佛把一座陷于恐慌的大城市藏在胸中。我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一边跳起来，用身子撞击墙壁，被弹回来仰面倒在地上，疯狂地尖叫着倒下去大声呻吟。讨厌！讨厌！我讨厌被强制，将那件事变成毫无意义，让我永远被天皇抛弃！哦！这是强制，强制，强制性地把我放逐到外面肮脏的世界，讨厌，讨厌，讨厌！对我执行死刑吧，现在立即叫人来对我执行死刑！

电灯亮了。暮色在无机质的明亮中化成粉末散落。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悟到灯罩原来是坚硬的铸铁做的，床上铺垫的棉布可以做成带子，紧接着，我的恐慌如同扔进开水里的雪块一样以凄惨的速度迅速融化，只剩下些微矿物质的气味的飘荡。有人从走廊跑过来。我迅速站起来，对着门端然正坐，

面带宁静的微笑。表情诧异的警官那很男性的质朴的眼睛只是眨一下就离开了。我一边平静地凝神屏息掩藏起呼吸的急促，一边享受着短暂生涯最后的启示。

自杀吧。我最后要背叛肮脏的众人。我永远是天皇陛下这棵大树上一枚柔软的浅蓝色的新芽。我不怕死。强迫的生才是苦难。我还是自杀吧。只要威严地再坚持十分钟真正的右翼之子的灵魂，我作为被永远选中的右翼之子就得以完成。十分钟之后，我面对任何强大的压力、任何巨大的恐惧，都丝毫不会动摇。我的右翼的城堡、右翼的神社，就永远不会崩溃。因为我作为尚未出生的人在纯粹天皇的、天皇陛下的胎内广阔的宇宙般黑暗的大海、胎水之海里毫无意识地漂浮，啊，我的眼睛充满金黄色和蔷薇色和古代的紫色之光，一千万勒克斯之光。天皇哟，天皇哟！

与以前每隔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巡视相比，警官更加热心地探看我的房间。我的眼睛出现歇斯底里般的无比幸福的视觉异常，在紧闭眼睑的内部仿佛处在天之岩户[①]里一样光辉绚烂，无法睁开眼睛。但是，我很快就感觉到警官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我的头脑异常明晰，全速开动。我认为肯定有什么情况会推迟下一次的巡视时间，所以现在显得过于频繁。我闭着眼睛的脸上泛着淡红色的亮光，满头大汗，鼻尖上的汗珠

① 《古事记》记载日本神话，天照大神隐居在天之岩户里。——译注

微微颤动，充满陶醉般的幸福感。警官心情惊惧地注视着我，接着沉重的脚步声顺着走廊远去。我猛然睁开眼睛，敏捷地开始行动。我把铺垫的棉布吱啦吱啦地撕成两条，再系起来结成一个小圆圈。尽管用铁丝会死得更快，但是这粗糙的棉布显得多么温柔，铸铁的灯罩非常结实，高度也正合适。明天，大概胳膊壮实的工人一定会在各个房间里与这个岩石般结实的家伙进行搏斗。我将牙膏粉调在水里，用手指蘸着在墙上写字。我的身体猛然间热情迸发。我要爆炸。现在，我的身体具有比原先十倍的重量、十倍的高大。巨人的我拼将全身的力量写下黄金的字。在走廊的远处，人的声音叫着人的名字，年轻人的声音回答着：堀口，在！安川，在！大本，在！三宅，在！另一个三宅，在！坂田，在……

天皇陛下万岁，七生报国。我灼热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字了。我看见黄金的联合国大厦般巨大的天皇陛下在黑暗的天空轰响着喷气推进飞行。我在宇宙般黑暗巨大的体内如潮水一样涌流的胎水里漂浮。我会做成病原体那样的形状吧。天皇陛下在我的充满幸福愉悦的泪水的眼睛里折射出一百万个灿烂辉煌的形象。八时五分，我在十分钟里已经完美地成为一个具有真正右翼之魂的被选中的少年。我的右翼的城堡，我的右翼的神社！啊，噢，噢，天皇陛下！啊，啊，啊啊，天皇哟，天皇哟！天皇哟！噢，噢，啊啊……

9 天皇广告

在使天皇的胎水飞溅的黑暗星云下降的永久运动体捕获愁眉苦脸的十七岁的八时十八分，据说在隔壁的单独隔离房间里，因强行猥亵幼女而关进“格子房”的年轻人听着轻微的性高潮的呻吟而泪水盈眶。

啊，多么好……

可爱的可爱的十七岁。

据说将被绞死的尸体放下来的中年警察闻到了精液的气味……



这个星球上的弃儿

父亲在国外生活一段时期，自我懂事以来，也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不过，那经常或是因为工作或是因为学习，才独自前往与他当时关注的某位文坛人物有关联的某地过上一阵子。因此，母亲与父亲一同在海外待上八个月，且不论年龄，撇下在双亲眼中都还是孩子的半数家庭成员，这还是第一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新事态，当然也是因为父亲的需要，不过，这其中似乎还有母亲的决心。就母亲的个性而言，倘若那时她认为非常重要，是肯定会如此决定的。我在详细询问原因之前就曾表示，伊耀由我来照看，“阿沃要做升学考试的准备，因此，他需要独自静下心来学习。”

可是，对于我所接受的这个事态那近似可怕的严重性，是在向重藤先生谈及此事时，通过他的反应才真切感受到的。重藤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从去年开始指导哥哥练习作曲。

先生的眼睛泛着仿佛涂抹了清漆般的透明光亮，他用这眼睛哀伤似的反复看着我，然后说道：

"真儿也是不得了啊，要和伊耀在一起，还要处理各种……"

明明是重藤先生在同情我，可我却反而觉得对方可怜，便从他身上移开了视线。不过，我觉察到此前一直回避思考的这个不得了进入了我的头脑。显然，这是假设哥哥出了事故。由于父亲创作的相关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家庭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因此，当人们得悉父母把身有残疾的儿子——如同刚才说过的那样，就年龄而言，和我一样，哥哥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在福利工场，也能够正常工作——和他的弟弟、妹妹一同撇下，夫妇俩却去了美国后，或许会让他们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较之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假如伊耀真的出了事故，其本身就是不得了的大事！

而且，倘若说起这个不得了，母亲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为了解。因为，她是一旦沉静下来就会反复思考的那种人。这样的母亲既然决定撇下我们前往美国，自然就一定有其相应的理由。在母亲出发前，我在所能打听的范围内，询问了母亲做出如此决定的背景。

父亲作为住校作家下榻在加州大学若干校区中一个校区里的作家公寓，其契机是此前在加州大学的若干研讨会上结识了英文专业和历史专业一些令他尊敬的朋友。不过，假如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完全可以独自前往，像以前那样投宿于校园中的教师宿舍即可。

然而，母亲那言语不多的解释表明，父亲遭遇了“危机”。据说，父亲本人认为这是从不曾经历过的“危机”。

如果说我已经感受到了父亲身上最近发生的些微变化，那也只是经常发现他在发怔而已。与其说我是那种听到什么就立刻感受到震撼的人，毋宁说我属于在其后缓慢而仔细思索的类型，因而母亲预先告诉我，到目前为止，父亲已经经历了多次“危机”，每次都能超越过来。比如说，他或独居在群马县的别墅里，或在墨西哥的大学担任比较轻松的教职。父亲的这些避难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则是树木。在北轻井泽，有白桦和岳桦，在墨西哥城，有九重葛和火焰木，这次在加利福尼亚，则有红松和美洲杉，父亲经常会老到地鉴别避难场所那些必不可少的树木。母亲在说着这些深刻的话语时，禁不住也笑了起来。我确实有一种滑稽的感受，甚至产生了类似怜悯的感觉，认为父亲是在被树木围拥着的峡谷里长大成人的，因而在“危机”时才要回归到有树木的地方。

这次也是如此，父亲为了超越“危机”而前往自己早已认定的树木所在之地加利福尼亚。最初像以往那样决定由父亲独自前去，可这时母亲开始发现，父亲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深深地发怔……便考虑和伊耀一起随同父亲前往。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在福利工场告诉我们，倘若存在智障问题，是难以取得签证的。就在这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一天早晨，母亲对我们表明了她的决定，那就是她一人随同父亲前往加利福尼亚。在

早餐的饭桌上，父亲正好也在座。在这因自己而给全家添了麻烦的时刻，想要尽量予以补偿、把一切全都担在自己肩头的父亲，这天仍然在那里发怔。

对于陷入这种状态之中的父亲，现在细想起来，当时我怀有两种感情。一是生气，认为这个“危机”无论具有什么性质，眼前这个态度都是懦弱的；另一个，则是真切地感觉到父亲确实上了年岁。在以往得以独自超越的“危机”中——也不知是什么性格，母亲告诉我，在与父亲结婚之前就非常清楚这一切，可她却没给我提出任何具体启示——父亲一人闷居在避难之地，好像无论什么事都难以完成，惊恐与悲哀交织于内心之中。

在此前的文字中，我肯定已经有所表述：对于母亲，我可以很自然地将感情移入其中，可对于父亲，却总感到存在距离。我想，这恐怕与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持有的一个观念相关，那就是觉得父亲过于照顾伊耀，却从不曾真正关心过我和阿沃。因此，最近父亲和我两人不时进行长时间的对话，这次去了加利福尼亚以后，善于用笔的父亲还给我写来书信。我有时觉察到，自己会将那航空信放置在餐厅的餐桌上，甚至都没有开封……而对于期盼中的、来自母亲的信函，却总是兴冲冲地随即捧读。

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较之于出发前，母亲在书信里试图对我进一步谈及父亲的“危机”。

细想起来，我坚信正是那次疏通下水道事件，才使爸爸陷入——尽管我不喜欢，却仍然使用了这个词语——危机之中的。真儿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母亲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也确实记得很清楚的那个疏通下水道事件，发生在今年二月。每到冬天，与我们家厨房水池子相连的排水管便会堵上一两次。于是，父亲就会使用原本用于花坛篱笆、被麻绳捆绑连接起来、包裹着合成树脂的金属杆——这工具也出自他本人之手——兴冲冲地开始疏通作业。脂肪质和泥土凝结在排水管里，形成褐色油泥牢牢地黏附在管壁上。他运用那个在别人看来靠不住的工具顽强地疏通着，终于捅开水流的出路。在那之后，父亲仍然在整个排水管道里来回疏通，以便改善水流状况。随后，他便会仔细清洗手脚，却依然散发出下水道的臭气，躺倒在沙发上开始读书。如同那下水道的气味一般，在他躺倒的整个身体上实实在在地飘逸着些微满足感……

热衷于此类事情的父亲从药店门前经过时，发现了一种化学药品，好像可以疏通被堵塞住的管道，于是父亲随即买下进行试验。某个清晨，父亲发现前一天晚间投放、流淌下去的化学药品产生了巨大效果，他便因为幸福而难以自持，让大家在前往学校或工场前先来参观一番。然而，这其实是疏通下水道事件的发端。自厨房的水池子沿着房屋后身和侧面一直通

到下水沟的排水通道，从挨近水池子的地方开始，依次排列着1、2、3……n个铁制的箅子。原本是要疏通1—2、2—3等中间部位的下水管道，在化学药品大获成功之日，每个箅子下面都堆积起因药剂作用而被清除下来的油泥状疙瘩。父亲如同因大丰收而处于亢奋状态的农夫一般，拼命把那些油泥疙瘩疏浚出来。

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即便是处于幸福状态的父亲，看样子也萌生出些微不安。因为，他发现从我家地界范围内最后一个箅子——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父亲是这么认为的——通往下水沟的长长管道内，也流进了油泥状疙瘩……不安开始演变为现实问题，第二天，污水便从那个箅子里漫溢而出。父亲的工具这次再也不起作用，终于，专门疏浚下水道的工程队携带着各种器具赶到了现场。

起初，下水道工程队的工人们也迟迟不见进展，父亲却从旁发现，在1、2、3……n的箅子中被看做最后一个的n的前面，还有一个被泥土掩盖住的箅子。这个箅子下面有一个拦阻流经这里的异物的装置，因而该处注定被堵塞住了。疏浚并掏出堆积在这里的大量油泥状异物后，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当初似乎并无自信的下水道工程队老板这时也开始了说教，说是要定期疏通下水管道云云。让父亲感到郁闷的，是他只能承认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深信为n的那个箅子，其实是n－1。通过自己的工具在管道深处被阻住这个现象，就应该

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可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探索是否另有一个箅子被泥土掩盖住。

疏通下水道事件之后，爸爸一直窝心地嘟嘟囔囔，说是工具被挡住时，就应该从下水管中抽出地面来，在以其长度画出的圆周上用金属棒扎下去。自己为什么就没想到还可能存在另一个箅子呢?!……他最后终于索然地说，既然请疏浚公司的人来进行了疏通，就不要再提了。“本来是一个让全家观看自己作为家长能力的机会，却被自己给弄砸了。”他大声叹息着，让我为之感到惊讶。

这次的“危机”也是如此，我无法把爸爸从他钻进的牛角尖里拉出来。现阶段，我只能在一旁观看。或许你也不明白，即便他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讲演是整个事情的起因，可为什么所有事情现在都堆积在爸爸本人的身上并让他陷入忧郁之中呢？肯定不会像疏通下水道事件那样简单。爸爸也说，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诸恶使然。由于这个原因，让真儿你辛苦了，可我还是要跟随在爸爸身边，以便从一旁进行观察。

实际上，尽管与平素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却也经常有略微出格的梦。我并不是那种要做气势恢弘的梦的人，可在收阅母亲信函的当天夜晚，或许是与信函直接相关的缘故吧，却

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梦。在梦境中，父亲不仅创作了从不曾写过的戏曲，还出现在上演这出戏的舞台上！当然，还有母亲！这两人根本没有接受过演技训练，这一切是怎么变为现实的呢？而且，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带着这些疑问，我和伊耀离家前往剧场……

父母确实出现在了舞台上，只是声音听不真切，因此，我和哥哥想乘戏剧开演不久转移到前面的座位上去。于是，戴着“新闻报道”袖标的人出现在了眼前：“你们是最便宜座位的观众，不能坐在这里！”便把我们驱赶开去。做的就是这个梦。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个佩戴“新闻报道”袖标的人吗？即或曾经见过，也只是有那么一两次错身而过吧？我隐约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我所知道的、真实存在的人物，可一睁开眼睛，就再也回想不起来……

吃早饭的时候，我对阿沃叙说了梦境的内容，于是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就心理学而言，在自己很可能成为研究对象这个程度说来，做了痛苦或讨厌的梦时，在梦境中出现的、给自己带来重大麻烦的家伙，其实与自己所认为的、最为邪恶的家伙可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是第二号人物出场了。因为在梦境中呀，自己不想遇见那个最歹毒的家伙，于是就把第二号人物作为梦境中的实践者了。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呀，在现实生活里，真儿你现在试着把那家伙从原以为最邪恶的家伙转换到那个替代者身上来，这不就简单多了？！”

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阿沃是一个或整年拼装LEGO公司生产的组合玩具，或阅读科学画册的孩子。对父母自不必说，就连和我说话时，也是一副文章体口吻。我有时甚至因此而焦躁不安，便和弟弟争吵起来。初中和高中时代，他参加越野识途竞赛。到了大学，自从选定理科后，我觉得弟弟至少没读过一本文科类书籍。尽管如此，他却仍然若无其事地说着那些只在文章中使用的词汇，“ジャアク[①]、实行者、代行者”。我厌倦费力地一面确认语意一面追赶思路。不过，倘若将其置换为看得见并能够理解的汉字，我便会想起与其相应的语意。对于语言的独特之处，我在平日里难以感受到的、弟弟所拥有的深度里继续思考。我把这些情况都写在给母亲的信函之中。对于我的报告，不仅母亲，就连父亲也写来了回信。

我把真儿在梦境中和伊耀去剧场的内容转告了爸爸，爸爸听后像是感慨颇多。

真儿和伊耀坐在与爸爸和我登上的舞台相隔开的观众席上，并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对于梦境中的这些情节，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解析。也就是说，那些情节恰好准确地表现出了伊耀和真儿现在的状态。我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爸爸，他便更为过激地说：“这不正表现了我们死去后

---

① 邪恶这个词汇的日语读音。

他们被抛下的情景吗?！现在，他们预先以这种方式进行练习，以便熟悉他们作为孤儿的未来!”爸爸的激烈语言本身好像给他带来了伤害……爸爸很快也打起精神，说是要亲自回信，写出被真儿的信函唤醒的东西。

接到母亲信函后仅仅一天，父亲的信就真的寄到了。

真儿在东京做梦的那段时间，加利福尼亚这里或是清晨或是黄昏，在这个时间段，我基本都是睁着眼睛的。因而，仔细回忆起日子来，那个黄昏，我在目前所居住的校区一隅，沿着排列成行的美洲杉下的草莓小溪漫步而行，自己处于众人的环视之中，可我有时觉得这种感觉并不坏，与被害妄想正好相反。这个时候，在东京已经是深夜了，真儿该不是正做着我们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个梦吧?！

说到佩戴“新闻报道”袖标的人是个用心不良的人，那是有根据的。关于梦境的经过，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吧。真儿在梦境中和伊耀去剧场观看所谓我写的戏剧，却回想不出那戏剧的情节发展，只引出佩戴“新闻报道”袖标的那个傲慢的家伙，因忙于处理他的纠缠而从舞台上移开了视线，是这样的吧?不过，让我感到略微放心的，是你们对那种用心险恶的家伙好像已经有了一些准备。那样的家伙，不仅在梦境中，就是在真儿的现实生活中也肯定会出

现的。

这一天，伊耀到达重藤先生家不久便发作起来。并没有忘记服用一直在使用的抗癫痫药剂呀，也没有因为染上感冒什么的而使得身体状况转坏。不过，这天的发作还不是非常严重。哥哥身体的动作迟缓下来，像是在尽力排斥阻力一般。再仔细一看，只见从脖颈到面部，都因体内的热度而泛起红潮。对重藤先生说了这情况后，就让他在沙发上躺了下来，重藤夫人则取过像是与东欧某国有所关联的毛毯，将哥哥从胸部往下包裹起来，并把由波兰农民刺绣而成的垫子垫放在哥哥的脑袋下面。哥哥的脑袋很沉，而且重心所在也不很明确，因而放置头枕颇费了一番周折。发作的时候总是如此，哥哥的口中散发出让我无论如何也难以适应的气味。我清晰地回忆起幼儿园时期曾读过的一本书中的情节，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由俄罗斯民间传说改编的故事。在故事中，恶魔生长着小小蚊蜉一般的手脚，口中喷吐出腥热的气息。之所以想起这个情节，也是因为毛毯和枕垫所形成的氛围。

伊耀横卧在那里，竭力并起手指遮在眼前，于是重藤夫人拉上窗帘，使得房间暗了下来，同时问道："需要放些什么音乐吗？"可哥哥却连响应的动作都无法表示。不知怎么回事，重藤先生认为自己似乎就是那发作之源，俯下忧郁的面庞沉默不语。这时，我向哥哥问道："没问题了吧？好些了吗？"

哥哥随即用依然低哑的声音回答道："已经没问题了！ 好多了！"也许正是这幼小孩童一般的认真劲儿，使得重藤先生因略微放心而在郁暗中抬起的脸上像是浮现出了泪花。 我把视线转向了远方……

当然，我必须在写给母亲的书信里报告发作时的情景。我还写道，下个月月底，去位于板桥的大学医院（自伊耀刚出生就被用急救车送去，多年以来，一直在照看伊耀的那家医院）取四个星期用量的药物——只需把诊治卡放入"药剂"的取药箱中即可——时，要把哥哥也带去诊治。

在给母亲写信的过程中，不禁怀念起父母都还在家期间，哥哥的发作以及家庭全体成员应对时的情景，于是，觉得自己以往难以接受的父亲的态度，其实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地方。即便在发作的时候，只要是轻度发作，父亲就将其视为游戏，试图与本人一起把事情蒙混过去。 我现在觉得，那种做法或许自有可取之处。

说起伊耀的轻度发作，立即映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这么一回事：清晨，刚起床的哥哥看上去好像在发热。 有时，这种表象显示他开始染上感冒。 长年经验形成的直觉，使得父亲能够区分出是否正处于发作前期。 这种时候，父亲不会去书房，而是坐在起居间的椅子上，把画板搁放在膝头工作，同时留心正躺在地板上倾听 FM 音乐的哥哥。 然后，哥哥缓慢地站起身来，想要从起居间走向高出一段的餐厅。 接着，在行走途中，

就像切断电池的电源一般。

这个时候，伊耀虽说并没有倒下，我和母亲的体力却实在无法支撑住他。阿沃站立在一旁，尽管也感到担心，却总有一些顾虑，根本不去触碰哥哥的身体。于是，这就轮到父亲上阵了。在这种时刻，父亲显示出与成年人的威严并不对立的机敏，在我刚刚有所觉察时，他早已紧紧挨上了哥哥的身体。接下去，即便我也知道他是在激励哥哥，如同“阿基”一般让我难以接受的语言还是接二连三地从父亲口中飞了出来：

“伊耀，是发作时的腹泻吧？好吧，振作起来到厕所去！中途绝不能泄气！千万不要把发作时的腹泻拉出来！……真棒，终于赶上了、完全成功的发作时的腹泻！”

哥哥目前已经和父亲一般高，体重甚至已经超过了父亲，他此时的意识一片模糊，不知道自己处于发作前的前期症状里还是正在发作之中，动作也开始迟钝起来。借着他似乎就要倒下的劲头，父亲把他往厕所引去。也不知是否已经把他安顿在了马桶上，哥哥随即就开始了剧烈的腹泻。实际上，他是否在被安顿于马桶上之后再排泄，对于母亲其后收拾残局有着很大差异。于是，觉察到将要发作——抑或刚开始发作——时，就要在这个阶段把哥哥引导到厕所去，父亲对于这个工作干劲儿十足，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父亲喜形于色，那也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早在伊耀就学于养护学校那阵子，将其与“阿基”

并列起来的做法则是不恰当的。似乎逐渐固定下来的发作时的腹泻这种说法，如同愉快的祭祀活动一般热热闹闹的，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从感觉上讲，即将发作——或者已经开始发作——的躯体之中，气管呀食道，以及胃呀肠子里面，全都冒着热气腾腾的气泡。难道不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吗？！这种状态本身，不是让人非常郁闷吗？！而且在那期间，耳旁不间断地传来这种喧闹，自己还要挪动难以活动的手脚，努力控制着体重的平衡，以维持将要倒下的身体，艰难地向厕所移去——更重要的是，此时还要忍受着发作时的腹泻——这该是何等艰辛而痛苦呀？！

我那时之所以碍难接受父亲的态度，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如此，在父母动身前往美国前不久，我还是对正照看着伊耀的父亲产生了同情。那是一个星期天，父亲参加东京都的交响乐团为残疾人举办的“相互搀扶之音乐会”，回来时疲惫得甚至让人觉得可怜，而哥哥却是情绪高昂。细想起来，父亲的危机就是从那一阵子在我们眼中也开始显现出来的。在那以前，我曾两次领着哥哥参加“相互搀扶之音乐会”，其实，就在父亲和伊耀临出发时，我还在担心“真的没问题吗”？仅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在这种慈善性音乐会上，唯有司会者与指挥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经常会让管弦乐队的乐手们产生自然性疲惫。可是，父亲习惯于出席身为作曲家的朋友举办的新作初演之类的音乐会，

即便身处并不很紧张的管弦乐队的氛围中，恐怕他还是会感受到震撼吧。在此前一天晚上，父亲似乎有意让我接过他的接力棒，便照例用游戏般的口吻询问：“伊耀，明天的‘相互搀扶之音乐会’，你和谁一起去？”于是，哥哥像是要藏身于餐桌之下，可他那形状优雅的手指却准确无误地指向了父亲的方向。

于是，父亲翌日便领着身穿自己曾穿用过的——话虽如此，却只穿过一两次，当发现和伊耀的身量比较般配后，便送给了他——西装的哥哥前往音乐会，在会场旁的池袋车站附近的餐厅用了餐后才回来。虽说看上去还存有几分从那家餐厅买冰激凌带回来的好心情，可在黄昏时分赶到家里的父亲，却显得非常萎钝了。

在我参加的、为残疾人举办的“相互搀扶之音乐会”上，确实聚集着具有各种个性的残疾人，以及他们那些同样具有个性的亲属。高中生年龄段智障孩子们的母亲，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而且，大家都被包容在一个范畴内，一直勇敢地从正面迎战苦难的那种态度，以及这种经验为其人格蒙上阴影的印象，使得我对她们怀有尊敬之情。因此，我大多与那些母亲们待在一起。各种残疾人及其亲属、还有志愿者们都怀有复杂的热情聚集在一起，我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他们聚集在一起时的样态相比。

然而，父亲平日里习惯于独自工作，与其说会被那种热气

腾腾的气氛所鼓舞，毋宁说他只会因此而感觉到疲惫吧？ 只要是在亲属身边，伊耀有异于常人的表情和动作便会显得沉稳且心态平和。 可即便如此，倘若身处演奏会场或电气列车之中，就会不时对那些显然不可思议的事物进行再认识。 更有甚者，当周围都是残疾人时，彼此反而会强调起相互间的差异来。 在“相互搀扶之音乐会”上，父亲该不是从哥哥身上发现了不曾看过的现象，并因此而受到刺激了吧？

在这样考虑的过程中，不禁对父亲觉得可怜，同时却又感到生气。 其实说起来，我深入到父亲的内心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认为父亲从周围的残疾人身上，因被再度强调伊耀的残疾而感到疲惫的想法，并没有任何具体根据，只是有一种东西在促使我作如此思考。 因为，在我曾与哥哥一同前往的、也许是由大学的志愿者担任护理人员的这种聚会中，母亲们的面容尽管都比较忧郁，却是一副坚定而沉稳的神情。 而在父亲这个年龄段上的那些父亲们，则经常显现出畏惧般的郁暗面色，像是觉得自己孩子的残疾，如同被伙伴明确地用尼龙芯粗水笔描画已用铅笔绘出的轮廓以进行强调一般，看着那些比自己还要年长、陪伴着残疾人的亲属，漠然地想象起了自己的将来……

这种时候，我便会在自己的内心说道：“他妈的，他妈的！ 即便前方一片黑暗，不也要打起精神冲上去吗？！”仅从表面上看去，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在一个头部又小又圆的干瘦女孩儿直愣愣的注视下，那些父亲们无精打采地垂下了脑袋。

而且，我之所以能在自己的体内听到这种吆喝声，是因为我发现同在这个演奏会场的那些忧郁的母亲们，蕴藏着同样的“他妈的，他妈的！”这种抗力。

最近，我在这种演奏会场真切感受到的，是时间！流逝而去的时间！这是我在将其与伊耀就读于养护学校高年级时举办的节目相比较后感受到的。每当我随同母亲前往养护学校时，就觉得不仅学生们，就连教师们和监护者们的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尤其是那些母亲们，让我领略了天真烂漫的含义，她们直率地发出欢笑声，那是一种愉快地表示惊异的方式。现在在“相互搀扶之音乐会”的会场里，不是听不到那种欢快的笑声吗？至于演奏家嘛，时而由老爷爷在高达两个八度的区域内吹奏着笛子，时而由一位小姐如同当红歌手一般使用麦克风演唱意大利民谣，全都是一些热热闹闹的节目，可在紧随其后的休憩时间里，母亲们似乎只是忧郁地凝视着自己膝头的上方，而父亲们则像是在奇妙地用慌张的眼神窥探着四周的动静。

因而，在演奏会场上，每当那些年轻的残疾人不时显现出活泼的反应时，我便觉得心情愉快。“他妈的，他妈的！即便前方一片黑暗，不也要打起精神冲上去吗？！”我的内心里照例会回响起这吆喝声。

在写给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母亲的信函中，除了每周的来客、通信、家计等汇报外，我决定写入含有自己感想的以下

部分：

……伊耀对于在福利工场与同事会面感到快乐，加之请重藤先生为他教授作曲，这些都有助于消解爸爸和妈妈不在日本而给他带来的压力。关于发作，上个星期有过两次，都比较轻微。

全家团聚在一起的日子里，伊耀经常会显得依赖心较重，如果不提醒的话，他有时不就忘记服用抗癫痫药物了吗？现在，由于早中晚他都自发性地服用药物，我每天早晨便只是确认前一天的药物是否从药箱中被如数取走。这个月的月底，在去医院取药的时候，还打算请医生给看一看，因此已经给福利工场写了请假条，请求那天准予休息。

阿沃自己制定了一份日程表，他是可以独自完成日程安排的人，因而在他的房间里有条不紊地进行考前复习，空闲下来时，便在餐厅的餐桌前欣赏耳机里播放的音乐。通过这两部分时间的安排，阿沃的压力也应该可以消解了吧。

于是，现在就只剩下我的压力如何消解的问题了。如同你们知道的那样，在旁观者眼中，我是连那些琐碎小事都难以妥当处理的人，这甚至显得有些滑稽。至于压力，我也是经常由自己承担。这次妈妈远去美国，恐怕最为挂

念的，就是关于伊耀的物理性担心，然后就是担心我陷于心理性压力之中吧？

可是，现在我们都很稳定。我仍然在用戒备之心关注着。我的性格中，在一个较高水平上的稳定之后，或许会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出现不稳定。关于这一点，请您不用过于挂念。即便有什么东西突然袭来，大概也不会成为很严重的突然袭击。我和伊耀——何况还有阿沃这个可靠后盾——即便惹上些什么，也会很快摆脱困境。

事情发生在此后一周，在重藤先生家刚开始上作曲课不久。重藤先生罕见地把哥哥一人撇在音乐室里，他独自出来，走到正在看书的我的身边说道："我要过问一件事。"

我感到身体因此而蓦然僵硬起来。听上去，重藤先生的话语本身仍如往日般含混，透出一种超然。但是，我抬眼仰视过去，只见在他正凝视手中那张硬纸五线谱的脸庞上，悲痛和愤怒的感情却如同在畏寒似的沙沙颤动。我从心底里感到畏惧，同时等待着下面的话语。

于是，重藤先生将猛然充血、显出悲痛的眼睛转向我，继续说道：

"这是伊耀在K和阿由出发后不久开始创作，现在刚刚完成的曲子，真儿。早在伊耀写细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是咱并不擅长的乐理……他还时常在我面前温雅地微笑，至于他要

用正在创作的这个曲子表现什么，我并没有多想，也就指望总体完成后通篇弹奏带来的喜悦了。

"今天，看了伊耀整章誊清的乐谱，全曲弹了一遍，竟是非常悲哀的曲子！ 这是怎么回事？"

重藤先生随即停下话头吞咽唾沫，喉结在皮下大幅蠕动着，皮肤上的老人斑色泽醒目地浮现出来，这是平日里不曾有过的印象。

此外，重藤先生所说的"竟是非常悲哀的曲子！ 这是怎么回事？"这话语本身，也变成含混不清的申诉，回响在我那惊惧至极的耳朵里。

对于递送到面前来的大幅纸张，用连我自己也迟钝起来的手接了下来，心里却在想：我又读不懂音符！ 然而，当我瞥见哥哥在五线谱纸上端空白处用铅笔写下的"弃儿"这个曲名时，便立即理解了重藤先生话音中的悲伤和粗暴。

"弃儿"！

"……伊耀一个人留在对面音乐室里，在干什么呢？"

"看着底稿上的乐谱，自己练习刚写出来的曲子。"

"表情很悲伤吧？"

"……不，像以往那样，泰然自若……可即便如此，这里写着的'弃儿'，真儿，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伊耀的头脑里有这样的字眼，因此……"

“K大概知道伊耀有这样的想法？”在我出生前，重藤先生就一直是我父亲的朋友，这时却好像对待敌人或什么人似的用强烈的语气直呼父亲的名号。“阿由也是，只因为K面临危机，就把孩子们扔下不管，这样做合适吗？！他们刚一出发，真儿不就遭到流氓骚扰了吗？！在现实中吃了很大苦头。伊耀写出那么悲伤的、哭喊一般的曲子，而且，他自己竟还想出了‘弃儿’这样的曲名！”

在重藤先生同我谈话的起居室的右侧，是被两旁排列着的书架和橱柜——那里也平堆着书籍，还放置着东欧的民间工艺品织物和玩具——挤窄了的阴暗走廊，从走廊对面关闭着的隔音壁那一侧，传来钢琴的些微和音。我觉察到，这是一种对哥哥的作曲方式的确非常合适的弹奏方法。这种弹奏方法并不是横向寻往主旋律，倒好像是把构件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装配起来一般，将音乐的单元写在五线谱纸上。只要听到这个间隔着沉思的弹奏方法，就不会认为这是那么悲哀的、哭喊一般的音乐了，我因而逐渐从不灵活中恢复过来。

看样子，重藤先生也在反省自己轰响的话语仿佛在责难我一般。这一次，他将激愤转而化为内攻自己的怨气。他继续说道：

“K让阿由伴随自己前往加利福尼亚是去应对‘危机’了。我从阿由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自打年轻时候起，K就是一个忍耐性很强的人。可这种人呀，就这

么生活下去是很危险的。只要发现他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发出悲鸣，不仅阿由，就连我也是不会反对他去紧急避难的。但是，如果这种以己为主的做法让伊耀疑心自己成了‘弃儿’的话……我真怀疑，到目前为止，K究竟在伊耀身上使用了什么样的观察力。”

出于担心，重藤先生的夫人也从厨房走过来，垂下戴着灰黑色银架眼镜的面庞，倾听着重藤先生的话语。而我，却被一种心情所支配，那就是一定要让重藤夫妇稍微宽心。

“即便说到弃儿，哥哥该不是觉得有些滑稽，才使用那样的语言的吧。现在回想起来，在电视播映怪兽电影 *Sutegozaurusu*[①] 时，出现了还是孩子的小怪兽，父亲曾向哥哥解释那个名字的含义。”

“*Sutegozaurusu*！”重藤先生发出像是混杂着悲痛和滑稽的高声叫喊，“……如此说来，伊耀非常清楚弃儿这个词儿的含义，这才写上这个曲名的呀！”

“重藤君，你一个人情绪化地冲在最前面，这是要干什么？”夫人不由得用怀念在东欧两人生活时的方法，即在姓后面加上君来称呼丈夫的方法劝解道，“关于伊耀的问题，现在承担责任最重的，是真儿呀，所以，不要在一旁过于情

① 此亦为怪兽的名字，其前半部分的 sutego 恰巧与弃儿这个单词的日语读音完全相同。

绪化。”

“说起来是这样的，的确如此。”

“即便说起《弃儿》这个曲名，伊耀也只是将其作为音乐而具体化的吧？现在也还在冷静地弹着呀。对于弃儿这个主题本身，也许伊耀的理解与重藤君并不一致。……还是喝些茶水什么的吧，大家都冷静下来。”

重藤先生的亢奋化为肉色纹理，从面颊一直垂挂到脖颈，他在起居室桌子旁那个惯常的位置坐了下来。重藤夫人显现出平日里我没有意识到的威严指挥着，我协助她把红茶和自家制作的小甜饼干端了过来。看样子，就连夫人也在为伊耀所作曲子中的“弃儿”而痛心。由于这个缘故，在哥哥直到满意地弹奏出那支刚完成的曲子并来到这里之前，毋宁说，我们倒像是三个弃儿一般挨近身体，忧郁地啜着红茶，而这红茶，此前总是等课程全部结束后与哥哥一起喝的。

在这过程中，责任心很重的重藤先生决定解释一下刚才那番情绪化反应的背景，围绕我的父亲和母亲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任由弃儿这个词汇（且不论其含义如何）浮现在伊耀的头脑里，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危机’这个说法，首先是K自己说起的。后来，他倒是不大说起了，我就仔细询问了阿由。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似乎是K此前一直写着的小说目前难以取得进展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一阵子被他放在课题中心加以考

虑的问题遇上了难关。如果能够以小说的形式把这种问题设法归结到一起，K就可以隔着一段距离来面对这种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创造了自己人生的小说家。如果承担了一个棘手的课题，我们就只能总是记挂着这个课题，说实话，甚至经常感到索然无趣，相较于此，K则开创出小说家风格的生活方式。

“反过来说，对于K而言，一部小说难以取得进展，反复进行构思、书写和修改等，则意味着他人生的这个时期整个儿因为遇到挫折而陷入了停顿。或许，这种停顿将一直持续下去，使他的事业走到尽头。因为K呀，是不会把这部难以取得进展的小说放在一边的，这就是他的写作方法嘛。……不过，这一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他在电视上所作《没有信仰者的祈祷》的讲演。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些富有K特色的滑稽的传说。”

“那个讲演最初好像不是在电视上作的，说是受法国文学专业的前辈学友所邀，在一所女子大学作了那个讲演，被同是法国文学专业的同学录制下来了。”我这么一说，重藤夫人原本忧郁的面庞上显现出淡淡的微笑。或许，她觉得我正在为了父亲而尽力吧。

“……是啊，毋宁说，那又不是电视台的方案所想到的，说句大实话，K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陷入极度困境的吧。

“K在电视上的讲演我也看了，说是像他那样没有信仰的

人，也会在内心里虔诚祈祷，还说了他在与伊耀共同生活过来的过程中体验到的一些事。与此相关联，他讲述了一些从孩童时代开始的往事。如果他在那个讲演中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早在十一二岁时，K就对怀有信仰的人抱有一种畏惧之心。他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

“我认为，父亲即便为了使讲演生动有趣而插科打诨，在重大问题上也是不会说假话的。四国老家的老祖母也曾说过，就在那起小麦面粉事件过后，父亲第一次患上了失眠症，以后就经常发作，失眠症就是那时得上的。在讲演中父亲并没有提到这事，那就是当父亲听说松山有基督教的教会后，竟然不可思议地开始记挂起这事来了。可我们一大家子在寺院里都有供养，与佛教的关系非常深，老祖母也怀有戒备之心，不给父亲前往松山的路费。于是，父亲大清早就默默出门，在那条穿越山岭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天黑以后，在临近松山的地方被警察给捉住了。听说自那以后，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再也不提灵魂之事了。警察给教会打了电话，说上帝是这孩子的唯一依靠，可教会却回答说，赶紧把孩子带回他父母身边去！父亲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失望。据说，父亲本人甚至也曾把这段往事作为笑话说了出来。”

“……我从K那里听来的故事，在语感上与你说的不相一致呀。他说，即便是日本地方城镇的教会，那里的大门也是铜墙铁壁，自己被明确地拒之门外，反而感到放心了。他还说

呀，他能够理解，在教会里，人们为了信仰而奉献出全部身心并专注于灵魂之事。他认为，由于自己还不能为了灵魂之事而舍弃一切，遭到拒绝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为此而感到放心。K悄悄地在森林中碾压小麦的水磨房里阅读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的杂志报道，坚信为了专注于灵魂之事就必须决心舍弃一切。可圣弗朗西斯科本人不也创建了分为三个层次的修道会吗？然而，还是孩子的K却钻进了牛角尖，认为不一举舍弃掉这个世界，就无法专注于灵魂之事……可自己既对尘世恋恋不舍，又怀有各种欲望，如果也奢谈什么灵魂之事，那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借用当时法语专业学生的说法，就是 mauvaise foi 了。K曾经对我如此说起过。

"简单说来，K不断重复着如此这般的生存方式，年过五十之际，终于就灵魂之事做了轻率的表述。而且，当被那些确实拥有信仰的人批评为'你就那么坚持你那欺骗人的信仰吧！'时，不又惶惶不可终日了吗？！自己明明知道离专注于灵魂之事还很遥远。于是，他就进行反省，觉得该不是只要伊耀在自己身边，在其他人的眼中，自己的欺瞒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逞？他也许因此而感到恐惧，为了把自己与伊耀分开来，这才前去加利福尼亚的。如此一来，即便双方都很辛苦，可他自有把伊耀留在这里而自己远行的理由。同时，伊耀也有感到自己被抛弃的理由。"

"伊耀也有一些非常敏感的地方，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因

此，他或许真是这么感觉到了，用语言又无法表达出来，因而就用音乐来表现了。”

“并不是‘或许’，这就是事实嘛！不是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弃儿’了吗？！看到那个词汇后，是无法做出一副视而不见或听而不觉的模样来的。”

“父亲的所谓危机，具体说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从您现在介绍的情况看来，最终的结果是……”

“K很有可能会钻进牛角尖，患上初期抑郁症，在加利福尼亚红松合适的树枝上自缢……阿由所惧怕的不就是这样的情景吗？！”

“重藤君，从你对K君的担心，从你对伊耀的音乐所引发的深思，你感到愤慨也不是毫无缘由的。”夫人规劝道，她收起了微笑，自重新堆起显出严厉的皱纹的眼睛四周，浮现出更为严厉的表情，“可是，你却只顾一味说那些恐吓真儿的事情，你这是怎么了？如果你认为K君陷入了危机，却又不告诉真儿怎样才能帮助她父亲超越和克服这个危机，那你的那些话语岂不是什么作用也没有吗？比如说，借这个机会可以加入宗教，等等……重藤君，你刚才甚至说到自缢什么的，如果你真的非常了解K君的话……”

“别人的事情，严格说来，是弄不明白的，对K来说同样如此，这是当然的。”重藤先生尽管鹦鹉学舌般地说着，可面庞上却显现出迄今不曾见过的潮红，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至于说到宗教信仰，我觉得，对于那家伙而言，现在让他加入宗教，却比自缢更让他难受。因为，长年以来，他都是在那些拥有信仰的人的外侧，排斥似的保持着距离，竭尽全力干过来的。

"说起竭尽全力，那家伙会火冒三丈吧？可是呀，没有信仰的人在这边会干什么呢？这可是个问题。他认为，作为文学工作在那里是可以成立的。K不是经常说起叶芝吗？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不是就经常嘟囔着人们的智慧必须面临选择，或是生的完成，或是工作的完成，倘若选择第二项，空阔的馆室唯有在黑暗中愤怒吗？就是 raging in the dark 那句。可是呀，等K进入东大本乡校区的法国文学专业学习后，马上就开始向往起 a heavenly mansion 来，向往起基督教的天堂里自己的座位来，还曾志愿到修道院去打下手。说起那家伙信仰的类型呀，这话已经说了多少遍了，说是小时候曾有过经历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的体验。舍弃掉所有一切，如果可能的话，唯有进入制度并不很严厉的修道院，K才能拥有使他真正安宁下来的宗教信仰。一旦果真如此，首先就必须抛弃伊耀！现在伊耀感受到弃儿的不安，那可是准确的！"

"哎呀哎呀，重藤君，真儿就要束手无策地哭出来了。你为让这个小可怜的人儿哭泣而感到得意吗？"

重藤先生因受惊吓而眨巴着的眼睛周围和鼻头越发红了，如同欧洲童话故事中喜欢喝酒的裁缝或鞋匠一般。我这么想

象着，实际上是为了忍着眼睛里的泪水。

“K呀，本来就是半途而废的个性，却有意识地不能容忍半途而废的事物，他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家伙。也就是说呀……他也意识到不可能在半途加入宗教信仰，却在这个半途中一个劲儿地思索有关祈祷的意义，他就是这么一个家伙。而且，他还轻率地把这一切说出口来。这次的‘危机’呀，都是他自己招惹来的。

“据阿由说，那个讲演在电视上播出后，很快就收到长年受K敬重的天主教一位神父突然间寄来的一封信函。由于是那样身份的人物，信中措辞一定比较慎重，说是‘我认为，你已经是站在教会一侧的人了’。那家伙因此而觉得被猛击了一拳。原先以为自己与那些宗教信仰者的领域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自己在此侧创作小说作品，却不知何时竟移向对方一侧了……这不正是既可怕又充满魅惑的召唤吗？如此说来，K身上不是可以看见真正的信仰吗？真是悲惨呀！”

“……父亲确实没有提起过任何有关信仰的话题，即便对于我经常去的大学里的教会，也只是开玩笑似的说过几句，却从不曾认真地对我说起过任何此类话题。他也参加了在主教堂为前辈文艺评论家举行的丧葬仪式，对于弥撒，却没有说一句话，倒是在教会旁的书店里买了一大堆书，回来后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进行阅读。”

“对于K君而言，他真的很在意信仰问题吗？我可从来

没有这个印象啊，重藤君。毋宁说，我一直认为呀，你倒是那种无论信仰什么都不虔诚的人。”

“不，不，”重藤先生像是要驱走尴尬一般大声说道，“如此说来，早在大学时期，还有过这么一件事呐。也是为了消磨老师因故停课的时间，在宿舍前的饮水处，就在大家啃着没加任何佐料的主食面包闲聊时，K呀，突然开口说道：‘自己的灵魂是否能够得到拯救，全都无所谓。唯有是否存在来世这个问题，才是自己所关注的。假如真有来世，那么，那里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行，最可怕的是那两处都是完全的虚无。’还说‘彼侧所有的，如果是完全的虚无，无论灵魂能够得到拯救与否，两者还不都是一样吗？’是啊，那时还年轻，说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啊。那时候的K呀，也是这样死钻牛角尖的个性。

“但是，H呀，就是毕业后当了编辑，后来死于白血病的那家伙，真儿也记得那人吧？那个头脑聪敏、出生于大都市的H呀，说了下面这番话后取得了胜利：‘K，你的说法是错误的。彼侧的结构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从三项之中选择一项呀！也就是说，把天堂和炼狱归结为一项，然后是地狱，而第三项则是空无一物的虚无。你特意列举了天堂和地狱，可当你依次转到空无一物的虚无这第三项时，也就是说，当你觉察到自己如同没有降生一般时，你还是会感到惊慌失措的吧？’K听了这番话后茫然若失，其状令人不忍目睹……”

这时，伊耀从音乐室通过走廊来到这里，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平日里不曾有过的紧张绷紧了他那大脸膛。哥哥把那份用橡皮擦和铅笔大片修改过的乐谱递交给重藤先生，全然无视我和重藤夫人——我们肃然迎候着哥哥，可他却……的存在，只是专注地等待着重藤先生的反应。过了悠长的一刻后，《弃儿》的作曲家用手指指着被父亲喻为豆芽的长长音符并列着的结尾处，充满气势地说道：

“这里不理想。不过，已经修改过了！”

此前，重藤先生对我们显出的是研究东欧文学的专家的面孔，而此时却现出地地道道的音乐家的表情，阅读着哥哥所示的前后部分。在这期间，我感到共通的音乐语言正在热心等待答案的哥哥的脑袋与重藤先生的脑袋之间往复交流。接着，重藤先生表示了哥哥的处置是正确的意思。哥哥的脸上布满了爽朗的微笑，用一直装在口袋里的橡皮擦和铅笔再度修改业已交给重藤先生的那份完成稿乐谱。我直愣愣地看着乐谱上“弃儿”的曲名，写在因橡皮擦用力擦拭而嗦嗦抖动的乐谱上的“弃儿”的曲名。最终，我这样开口说道：

“伊耀，那是一支悲伤的曲子吗？你的曲子里写的是悲伤的心情吗？是那支叫做‘弃儿’的曲子吗？”

“是D小调，不过，那是悲伤的曲子吗，还是别的什么？”哥哥修改完乐谱后把铅笔夹放在耳朵上，眼神里还存留着音符留下的印记，“我才刚刚写完这个曲子。”

“今后，你自己也会清晰地感觉到这是否是一支悲伤曲子的，伊耀。” 重藤夫人把厚厚眼睑之间的眼睛眯缝成线一般细窄，叹息着说出了这句话。 那深沉的叹息，在重藤先生和我的内心里引起了共鸣。

进入十月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和伊耀需要乘坐飞机前往父亲在四国的老家。 尽管与辞书上的定义有所不同，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之为 ooji 的大伯父，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亡故了，说是死于从肝脏转移到肺和脑的癌。 我和哥哥将要代表父母前往吊唁。 或许也是因为大伯父长期住院的缘故，福纱姑姑在用电话通知死讯的时候，语言竟是非常冷静。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惊吓着我而特意这么说的吧。

福纱姑姑询问了加利福尼亚的宿舍电话号码，说是要直接与父亲商量，至于我们留在家里的亲属如何行动，她随后将另行通知。 她还说，如果我本人也给母亲打电话，不仅要做两次周折，信息也会因此而产生混乱，那时必须再度挂去国际长途电话，那就不经济了，因此，还是由她自己来扮演信息中心的角色吧。 至于大伯父，我们几乎没有直接的记忆了，可福纱姑姑，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偶尔还会说上一些诙谐的话语。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即便同为兄妹，她与父亲还是有着很大不同。 三十分钟后，福纱姑姑再次挂来电话，说是因为是大清早，加之算计好了与加利福

尼亚的时差，揪住了还在宿舍里的父亲。

福纱姑姑第二次打来的电话内容如下：K哥受到很大打击，不过阿由嫂嫂在他身边，因此不会有问题。K哥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前来医院探望时，医生就曾告诉他，癌细胞已经转移，事态比较严重，因此全家也都知道这事。或许，过于敏感的K哥正是因为畏惧出现在大伯父因癌症而痛苦死去的现场，这才要去加利福尼亚的吧。实际上，这种因素也是可能存在的，K哥当时非常消沉。

K哥甚至说想要回日本一趟，但我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倒是希望真儿领着伊耀代替父亲参加丧葬仪式。至于香奠的数额则如此如此。如果你们乘坐当天航班飞过来的话，我就前往机场接你们，当天晚上就可以住到峡谷的家里了。之所以特别希望把伊耀带来，是因为我在想，比K哥更要悲伤的老祖母见了他，心情多少会好起来……

抵达松山机场后，刚一走出连接飞机与候机楼的厢桥，就觉察到窗外的景色中，有一种相违已久的澄澈。仿佛是被这耀眼的澄亮直接吸引，伊耀满脸笑意，“嗬——”地叫出声来，把目光转向户外的阳光。刚在领取随身行李的狭窄柜台前站下，便看见略微上了年岁的福纱姑姑在玻璃间隔外挥舞着手臂。站立在她身旁的那个大块头男子犹如相扑新入门弟子一般，他就是高中修学旅行时顺便到家里来的阿修吧。当输送皮带上的行李过来时，哥哥鼓足力气，我也像相扑运动员那

样“唉嗨”一声提起气来。转过出口处的拐角后，迎过来的福纱姑姑脸上布满因大伯父故去而深切忧伤的表情，可泛青的眼睛周围还是漾开了笑意。那个大块头男子果然是阿修，他从哥哥手中郑重地接过旅行皮箱，便把手腕翻扬到一定角度，将那皮箱如同玩具一般提在离身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率先往停车场方向走去。

“虽说已经是中学的教员，却是越来越素雅了，穿着甚至都有些乱糟糟的。”福纱姑姑与我和伊耀并肩走向确实清澈澄亮的建筑物之外，同时这么说着，用一种沉静之中蕴涵着滑稽的口吻。

“啊——”我恭敬地答道。

阿修修学旅行到东京来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当时，我习惯于把容貌端正的年轻人笼统称为素雅，曾对母亲说“只有阿修，才算得上素雅”，对此感到新奇的父亲照例不考虑我的感受，好像在电话里对福纱姑姑说了这话。

离开市区后，尽管道路铺设得很好，仍然觉得像是拨开群山，一直持续上行的坡道。隔着干燥的田圃眺望过去，不仅斜坡上挂满红叶的阔叶树，就连高挑的杉树和日本扁柏的树丛也被映照得澄亮和沉静。在这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犹如祭祀般的景致中，这辆两门小型汽车顺畅地行驶着，阿修和伊耀系着安全带坐在汽车的前排。福纱姑姑端端正正地坐在我的身旁，好像把我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一般看待，对我介

绍了大伯父从发病到临终的情况。阿修和哥哥的身材都很高大，仿佛在我们前面竖立着的一面墙壁，这两人都在端正且恭敬地侧耳倾听……

在福纱姑姑的话语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与父亲有关的部分。我想，这恐怕也是因为福纱姑姑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进行讲述。当父亲以将要前往加利福尼亚为借口而去医院探望时，大伯父已被注射了吗啡，不分昼夜地似睡非睡、迷迷糊糊。走进病房后，父亲随即在病床旁低矮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一副颓丧的模样。福纱姑姑刚对大伯父说了声“K哥看你来了”，大伯父竖立在毛毯下的双脚便惊悸地哆嗦起来。

过了一会儿，当那脚瘫软下来，大伯父裸露的脚趾歪斜到外面来的时候，父亲看到那右脚竟缺失了中指，全身不禁像大伯父刚才的脚一般哆嗦起来。“看到骨肉至亲的身体遭受到如此伤害，K哥受到很大刺激，大概只是想象一下大哥在癌病晚期经受病痛折磨并将死去，他都受不了吧。因此，在向医生询问了大致情况后，才决定逃避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吧。……这可不是我的推测，祖母也是知道的。”福纱姑姑说道。

“母亲似乎也说过关于脚趾的事。父亲好像一直惦记着当年大伯父让他去上大学，对大伯父在森林中从事体力劳动并因此而受伤之事感到很痛心。”

“K哥和大哥都很可怜。”福纱姑姑用生气一般的声音说

道，随后就把话题引向大伯父咽气之际。于是，坐在助手座上的哥哥便扭动着被安全带系住的上半身，把手掌合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福纱姑姑似乎吓了一跳。

“伊耀每当知道自己知道名字的人的死讯，比如音乐家或相扑前辈等人死亡的消息，都会像现在这样低下头来。”我的解释刚一说完，哥哥就用力地点着头。

“……哎呀，又重新称呼起伊耀来了？真儿？祖母本来就喜欢伊耀这个名字，现在又能没有拘束地这样称呼，我可是放心了。”

在我们家族里，关于伊耀这个称谓的变迁确实是一个故事。升入养护学校高年级并接受为期一周的寄宿训练后，回到家里的哥哥即便被父亲以绰号呼之，也不作任何回应。父亲当时显现出来的惊惶，倒是让我们鸦雀无声。这时，阿沃觉察到了哥哥想要自立的意愿，发现他想让大家用本名称呼自己。自那以后，我们都改称为光，祖母在信件或电话中也习惯了这种称谓。不过，最近当我们用伊耀来称呼哥哥时，他本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适感。“该不是在反复发作癫痫的过程中，你哥哥的智力也开始退化了吧？”一次，母亲蓦然觉察到这个变化时说，“说是呀，癫痫每发作一次，数万脑细胞就要遭受大规模杀伤……”

也是因为哥哥正坐在前排听我们说话，我并没有触及癫痫发作与脑细胞之间的关系，只是叙说了当时不让称呼伊耀的原

因，以及现在又回到当初称谓的经过。福纱姑姑沉思了一会儿后这样说道：

“我觉得，那是因为伊耀到了高年级的年龄时，独立心也随之突出的缘故。我们家的阿修也是这样。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段，不都很沉稳吗？！”

我能够感觉到，福纱姑姑早已在考虑母亲所担心的智力退化问题，同时对我进行鼓励。福纱姑姑随后陷入一阵沉默，我发现，这种状态下的福纱姑姑与父亲具有相似的性格。

穿过在高大的山顶附近开掘的隧道，此后便是被红叶浸染得越发明亮的谷底，车子就沿着这谷底左盘右旋地下行而去。行至盆地中开阔而平展的地方时，福纱姑姑做了恰当的说明：眼前这个小镇，是本地输出的产品与外界输入的文化交会集聚的中转基地。顺着浅显清澈的河川继续前行，就进人森林地带了。狭窄起来的道路沿线除了成排房舍，还可以看见河川对面斜坡上的几处房屋，那里便是哺育了父亲的村子。

在父亲诞生的家屋前，排列着葬仪所用的、附有竹叶的竹竿、花圈，还有用于长明灯的用具。身着并不合身的黑色丧服的那些人麻利地干着活儿，显得森严肃穆。福纱姑姑告诉阿修，将车子就这样开过去而不要停下。伊耀敏感地觉察到了外面的情况，向那些用具恭恭敬敬地合掌致礼。继续往上游行驶了一会儿，汽车就从沿着河堤的道路折返而回。随后，我和哥哥便从栽着挂有果实的猕猴桃树的后院，被引向祖母那间

离开主屋的独间。主屋那边，传来似乎进行着隐秘战斗的准备般的、压低了的嗓音和拥挤的动静。

祖母正在更换丧服，把一件旧绢色调的长衬衣披在窄小的肩头，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镜台前面。我在走廊停下脚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反映在镜子中的祖母那如同灰纸一般的小小面庞。与父亲相似的细长眼睛——眼睑中仿佛都是黑色瞳孔，或者说，那里蓄着黑色的积水——一直在凝望着虚空……我和伊耀因惊恐而呆立不动，福纱姑姑也没有特意催促，倒是考虑周到的祖母醒悟过来，麻利地从此前似已麻痹了的立姿改换姿势，把黑色和服披在身上，随即便在胸口处整理衣服，然后回头看着我们：

"大老远地赶来，欢迎欢迎……"祖母的话音刚一停顿，福纱姑姑就插嘴说道：

"伊耀，就这么称呼就行了。听说又回到原来的称谓了。"

"那可太好了，伊耀，欢迎你到这里来。接下去就是大伯父的葬礼，你也去列席仪式吧？真儿也是，你们都辛苦了！"

"那么，在祖母系好和服的腰带前，我就请伊耀到主屋那边去打个招呼吧。……祖母，这又不是在太空行走，穿丧服那么慢慢吞吞的可不行啊。"

"是啊，已经穿了很长时间了。……伊耀，还有真儿，如

果有人让你们去看死去的大伯父的遗体，你们不去看也没关系！虽说棺材上开了窗口，看起来很方便，不过呀，年轻人还是不去看死者的面孔才好。”祖母说。她摁住胸口，就那么站立着，仿佛在为我们送行一般。

接着，我对大伯父的妻子和他们的长子表示了哀悼之意，哥哥也恭恭敬敬地把香奠供奉在灵前。福纱姑姑转达了祖母的意思后，我们只是前往二楼铺着榻榻米的和式房间，在设于那里的祭坛前用白菊围出来的处所致了悼词，随即便回到独间，却见祖母早已将丧服穿着停当，正清爽地端坐在那里，满是银发的小脑袋自在地搁在衣领之上……

对于这位年过八十、失去了儿子的老人，我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坐在祖母对面的伊耀表情郑重，模样也自然，围绕福利工场的情况和作曲的进度等问题与祖母一问一答。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时，福纱姑姑对祖母详细说起了曾往我家送水瓶的那个“狂热信徒”色情狂之事，这是我在前来此地的车上对福纱姑姑提起的。我觉得，在等候葬礼法事的这段时间里提及此类话题是不妥当的，而且这个话题又是因我的责任而起，便越发感到拘谨和僵硬。祖母的眼睑变成了三角形，一副用力的模样，脸上甚至泛起了些微血色，倾听着福纱姑姑的转述。

“……在戒备和追赶那恶棍时，仍旧骑在自行车上是高明的方法，真儿。对于比自己身量高大的对手，这可是一种

威压！”

“这又不是熊在争夺地盘。”福纱姑姑淡淡地反驳着祖母的想法。于是，哥哥随即显出神秘的表情，转瞬间浮现出对熊这个有趣词语的反应，并扭头向我看过来。

葬礼从下午三点开始。在村子里，通常会在更早一些时候举行，这次则像是考虑到我和伊耀所乘飞机到达的时间，才延后举行葬礼的。送葬队列从父亲生长于斯的家屋出发，往位于下游的菩提寺而去。我和伊耀陪在左手拄着拐杖的老祖母身旁目送队列。吊着篮子的竹竿，高大的花圈，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纸旗，全都跟在大伯父的照片和牌位之后，形成了一支队伍。身着丧服和便装的村人大致各半，他们排列在道路两侧的檐下。在村民们的注视下，送葬队伍从他们中间穿行而过。透亮的阵雨从河这边的山腰掠过，向常绿树的色泽更为浓郁的、面向南面的山腰扫去。行走在这阵雨之中的送葬队列，在整体上竟至成为不可思议的景致。人们围拥在像是很沉重的棺木周围，随着他们滚动向前，竹竿上的吊篮就会撒出纸花，这景象倒是与波利尼亚内地土著居民的葬礼有几分相似，这其中有一种沉稳的感觉，竟让我生发出不舍之情。每当竹竿上的吊篮撒出或红或蓝或黄的纸花时，祖母都会仰起细瘦的脖颈，绷紧那三角形的眼睑。

送葬队列的末尾刚一走过，祖母就与我和伊耀回到独间，稍事休息后，再次坐上阿修的车子前往寺院。也是因祖母的

腿脚不便，我们抄近道行至菩提寺以及墓地现场与林中沿坡而上的林道交会处，在这里下了车。顺着从后门出入的道路刚一走进寺院，葬礼的法事便恰好开始了。司管法事的住持和为他打下手的和尚正要走进正殿，来自中转基地那个盆地小镇的、略显肥胖的殡仪，就像在重新上映的电影中见到的军队发布号令时那样，命令参加法事的人都端坐下来。在遗族席位的中心处所，祖母让我和哥哥坐在她的两侧，这时，她大致循着那号令略略欠起身子，同时用手向住持发出信号，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住持在行走中站住身子，让那年轻和尚赶到祖母身旁来。

祖母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请换下那个正在指挥法事的殡仪！"住持对那位回到身边向他复述的和尚点了点头，便向殡仪表示了相关意旨。接下去，这场没有号令而自然进行的法事便继续举行。法事结束后，当我正要从正殿走到阶下的庭院时，发现在黑色丧服上套着西装背心、系着蝴蝶领结的殡仪抱着膝头蹲在板窗外窄廊角落，正看着雨中的万年青。

正殿前，大伯父的长子在向仍站在院子里的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言谢致礼。于是，祖母认为一切全都结束了。当护送大伯父遗体前往上游的火葬场的队伍出发时，祖母一度步入正殿旁的休息室，与像是老朋友的住持说起话来。对此，福纱姑姑说："她这是不愿来自远方的熟人过来寒暄，是在逃避呐。"说这话的时候，祖母已经走出后门，在刚才下车的地方等候我

们了。这时，阿修迎过来介绍情况。他穿的丧服过于窄小，致使他的身体如同米其林轮胎广告上的娃娃一样四处鼓起。

在七零八落的灌木丛中的红叶辉映下，小道显得分外漂亮。当福纱姑姑和我们沿着这条小道爬到停车处时，祖母已经坐在车子的后排坐席上，并且按下了助手席的座位，这是为了让哥哥能够更方便地坐到她身旁的座位上去。前来菩提寺的途中，祖母、福纱姑姑和我——三人都很瘦削，而且身量也不大——挤坐在后排座位，那时，祖母好像就有了打算，回去时由自己和伊耀占据那排狭小的后座。哥哥刚一坐进去，原本被按得倾斜的坐席随即恢复了原状。

“祖母要让伊耀看看森林吧。假如像强行军那样赶到高处，三个人坐在后排也确实挤了一些。”福纱姑姑一面说着，一面往坐进车里的那两人和包括她本人在内的车外三人身上撒着净盐驱邪，“真儿坐到助手席上去，我来开车吧。阿修就用你那强健的腿脚跑回去，帮助他们收拾收拾。”

汽车由林道驶下山，穿过架设在村落中央的桥梁，便转向通往河那边山腰的道路而去。在桥头急转弯的拐角，我转身向后面看去，只见阿修果真如同米其林轮胎娃娃般的模样，沿着落叶后显露出来的山崖，有力却也是郁闷地往山下奔跑。

以山腰的高处为目标驱车上行的那条道路蜿蜒曲折，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往上行驶。我被父亲第一次带到这个村子来的时候，曾向自小就是智慧型指导者的阿沃问道：“爸爸还是小

孩子的时候，有过长毛巨象吧？”对于这件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当时山岭上还没有隧道，通往父亲家屋的那条悠长道路的印象，却是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但是，从村子里的地图上看，自沿河的道路上行至被称为“在”的村落，路途显得分外遥远。

汽车行驶途中，道路两旁的景致确实非常优美。在从盆地中的小镇前往父亲那个村子的峡谷沿途看过去，道路两侧斜坡上满目都是闪耀着红色光亮的橙黄色，这橙黄色又被红叶区划开来。往“在”的高处上行的过程中，我也觉察到那是柿子田。较之于果园，我觉得田的语感对这景象更为贴切。曾是“山货批发铺”老板娘的祖母对我们说道，在战后的粮食匮乏时期，那些柿子田原本是作为小麦田被开拓出来的土地。在那以后是栗子树，然后则是柿子树，就这么转换着种植过来的。

说着这话时，汽车行驶着的道路的上下左右完全被闪耀着红色光亮的橙黄色所围拥，我们就从这橙黄色中继续往上驶去。途中不时也会出现并不很大的平地，那里的房屋明显不同于峡谷间的农舍，芭茅和瓦块掺混着的宽大房屋，建在恰当维持着均衡的基石之上。这种质朴雅致的房屋之间隔有一段距离，持续着那种一以贯之的风格。不久后，福纱姑姑把车子停在一个山尖上，这山尖的一侧下方犹如擂钵一般，景观由此展开，向深处延伸而去。与我们站立之处高度大致相当的地

方，也就是在开阔而幽深的峡谷的对面，青黛色的山岭重峦叠嶂。

“那一带就是四国的山脉了。好像正是沿着那些山脊间曲折的小路，我们的祖先才逃到这座森林的深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怀着开拓新天地的梦想。真是可怜啊！”正极目远眺的福纱姑姑感叹道。这时，伊耀在照顾祖母下车。

“我也因为收购栗子，推着车子到过这个山尖。那时呀，我站在这里，想的也是同样的事。但是，等我上了年岁后，像现在这样俯视村子的时候呀，就会想，就这么大的一小块土地，它的范围也足够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在那么一块斜坡上，人的足迹也是不可能走遍每一个角落的。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就可以说得上是广大了。

“关于‘森林中的不可思议’那样的传说，只要在这么大小的范围内，就会长年被记忆在人们的心里！尽管如此，为了‘森林中的不可思议’而创作音乐作品的，也只有伊耀一个人呀。……我在这个场所听了伊耀送给我的录音机，仔仔细细地回想了‘森林中的不可思议’。伊耀，最近创作了什么曲子啊？”

“叫做《弃儿》的曲子。”哥哥干脆地回答。

被惊吓住了的不仅仅是我，祖母和福纱姑姑也保持着当时身体和面部的朝向，沉默不语地呆立在原处。祖母和福纱姑姑虽然在年龄上有很大差距，可母女俩的形态竟能如此相似！

我觉察到自己在思念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母亲。“也帮助我渡过这个‘危机’吧！”这种强烈的思念让我想要喊叫出来。然而，身为风波源头的哥哥却是泰然自若，他走近路边，把面庞凑近富有柿那间杂着红色和黄色的叶片，嗅着业已停歇的阵雨留下的闪烁着光亮的水滴。柿树被种植在低凹地里，为了便于采摘果实，树身被修剪得比较低矮。

“伊耀，你那么挨近柿树，可能会被怀疑为摘果实偷吃。”与我内心涌起的意思全然不同的话语脱口而出。

“不不，谁也不会那么想的。”祖母重又浮现出了微笑，她说，“如果是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话，农民会在柿田周围拉上铁丝栅栏的。现在呀，一切全都变了。在爬山到这里来的一路上，农家檐廊上的成熟柿子不都堆成小山了吗？在发货之前，要把那些过于成熟的柿子给淘汰掉。有了那么多的柿子，孩子们对于正是品尝期的成熟柿子也开始冷淡了！……真儿，孩子们的风俗这东西呀，正以凶猛的势头在变啊。我们还是孩子那阵子，穿着草鞋，用一根红带子系住单衣，在河滩上用枯树枝烧起一堆火，直到腰部都光着身子，在河里用小笊篱来回抄着……不是有诸如《近世孩子风俗》和《孩子岁时记》之类的书吗？就和那些书中的插图完全一样！”

“如果说祖母是近代的话，那我们就是已经超越近代的现代了。而伊耀他们呀，正在走向未来。”福纱姑姑说道。

“是，那就走向未来吧。”哥哥马上就被激起了兴趣，从

柿叶上抬起了身体，回到了老祖母身边。

“现代组的两人，到稍微高一点儿的地方去说话吧。”福纱姑姑说，“关于近世和未来，话语中好像确实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共同点。”

福纱姑姑想要向我——作为平等的现代人——深入询问的，还是关于“弃儿”的问题。她以其独有的实干风格对我说，如果伊耀确实因为父母长期滞留在加州大学而觉得自己成为弃儿的话，她可以打电话要求他们马上回国，“K哥毕竟是用日语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因此，似乎没必要动不动就跑到美元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国去添麻烦，当什么住校作家。虽说与同僚中教授们的交流非常重要，可他那经常与法语串线的英语能在多大程度上胜任这种交流呢？这可是K哥本人上次在电话里亲口对我承认的。”

我觉得不好把父亲的“危机”告诉福纱姑姑，便对她说：“伊耀写出了叫做《弃儿》的曲子，这是事实、可他在实际写这支曲子期间，并不见他是因为痛苦才这么思考的迹象。在作曲接近完成时，他对结尾部分的和音非常热心，较之于‘弃儿’这个主题，我觉得他更是全神贯注于技术上的完成。”

眼前的山腰微微起伏，福纱姑姑在一个突出部位停下了车子。我们又往上走了一阵，擂钵状底部的峡谷便一览无余了。道路同样也是如此，并不很长的、闪着光亮的河流的上游，繁茂的日本扁柏使得小山冈显得浑圆，犹如森林形成的海岬一般

伸展而出，上了年岁的杉树从中生机勃勃地格外高出一段树身。在那树林中，有一处与这景致并不相称的、竖着巨大烟囱的、箱子般的混凝土建筑物。烟囱里转瞬间颇有气势地冒出白色浓烟来，那白烟随即滚滚升腾而去。福纱姑姑表情肃穆地俯视着那里，仿佛陷入了沉思。

……我独自抬头仰视天际，阵雨早已踪迹全无。这时，我的面孔正对着太阳，不意打了一个喷嚏。这就是歪打正着吧，喷嚏把福纱姑姑从沉思中唤醒，这沉思或是关于伊耀的"弃儿"，或是关于正在火葬场火化的大伯父，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她有力地抬起头来，向我说道：

"啊！真儿一看太阳也会打喷嚏？K哥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在杂志上发现了这类报道，就打主意想要进行实验，调查太阳与喷嚏之间是否真的有关联。因为调查对象受到限制，就让我每天一大清早对着太阳看，真是受不了。那时候的K哥呀，就像阿沃一样，也是理科系的学生。"

接着，福纱姑姑也面向西方，眯缝起眼睛凝视着空中的太阳，打了一个可爱的喷嚏。我们笑了一会儿，随后我便试探着问道：

"我想，那是在父亲更小一些时的事了，他曾在碾压小麦面粉的水磨房里阅读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为是否需要立即开始从事灵魂之事而陷入深刻的苦恼。"

"是这样的，这可是真的呀！在下游方向，不是有一个

交汇处吗？那里有一条河流很清澈，另一条比较浑浊。那条浑浊的河流越往上游越窄小，就从那条河的上游，K哥胸前抱着一袋小麦面粉，满脸都是面粉地赶回家里。当时，他害怕地流着眼泪，眼睛犹如狗獾的一般，担心'这一带的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会为了接纳他而从那里的树荫下现身而出。"

"父亲在讲演中曾提到，当时，福纱姑姑说他就像白色的猿猴似的……"

"因为说的是自己的事情，也可能是经过美化后再记忆下来的吧。瘦弱的狗獾、豆狸。……自那以后，K哥好像一直担心自己为了灵魂之事而舍弃一切的日子到来。直到我们共同生活的高中时代，确实是这样的。当被朋友邀请一起去学习《圣经》时，他便会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

"大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担心K哥是否会在东京加入宗教团体，'如果加入政治党派的话，那倒无所谓'。可K哥却愁眉不展地认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就社会意义而言，恐怕就不会成功了吧。细想起来，这两人都很可怜，都是被灵魂之事所威胁的可怜的年轻人。至少，其中一人从不曾下决心从事灵魂之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白烟……

"干脆从这里说开去。祖母刚才围绕伊耀的作曲说到了'森林的不可思议'，那是K哥从祖母的母亲那里打听出来的故事。毋宁说，那是因为K哥的努力，作为奇怪的民间传说而被挖掘出来的。那时的K哥呀，就像是理科系统的孩子，

尝试着各种解释。甚至还说什么，也不知是从太阳系还是其更外侧的宇宙，总之，用火箭送来了‘森林的不可思议’，以此为发端，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才能得以开始。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儿，幻想着‘森林的不可思议’的火箭里塞满了遥远星球上的孩子们，他们被抛弃在我们的地球上了吧？于是心里便会泛起寂寥的感觉。

“细想起来，在想象的词汇上，伊耀和我不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吗？其元凶，恐怕都是K哥。让孩童时代的我对‘森林的不可思议’的火箭感到寂寥的，也一定是K哥所说的星球间的弃儿之类的说法造成的。对于伊耀，他也说了那样的话语吗？他是在漫不经心地说了这些话后，才和阿由嫂嫂跑到美国去的吧？真没想到，他竟会是这样的人。”

在道路上首柿田的石墙内，祖母与伊耀这两人像是在相互依傍着，祖母则用力耸起肩头，把拐杖换到右手，向我和福纱姑姑举起了那只右手。她和伊耀一起默然无语地眺望着森林的景致、日光，还有柿田那略微发红的橙黄色反映。老祖母实际上已经与哥哥进行了耐心交谈。

“《弃儿》这支曲子的曲名，详细说来，就是《救救弃儿》！”我们小跑着来到祖母身边，她用充满气势的声音对我们呼吁道，“每逢星期二，伊耀不是都要从福利工场到公园去清扫园区吗？听说那天不是伊耀值日，伙伴们收容并保护了一个被遗弃在公园里的婴儿。因此，伊耀决心在自己轮值的

日子里，如果遇见弃儿，就要对其进行救护。说是心里想着这件事，就创作了《救救弃儿》这支曲子！”

“啊，是这么一回事呀，伊耀！这么说来，你知道在公园进行清洁活动时保护了婴儿那件事啊。……不过，那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当听到《弃儿》这个曲名时，就没能想起那件事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伊耀，即便是悲伤的曲子也没关系，因为是《救救弃儿》嘛！”我的全部身心洋溢着喜悦。

“啊，是这样啊！”福纱姑姑也是和我一样的认可方式，她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做了这样的总结：“如果这个星球上的人全都是弃儿的话，伊耀的曲子所表现的意蕴，该是多么壮阔而恢弘呀！”



环火鸟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上面这节诗，从我年轻时和它邂逅以来，虽然其透明的意思并不能经常显现，但对于我来说实在非常重要。并且，最近我有了一种体验，一束新的光芒洒进我和它的关系中，于是我决定写一篇短小的故事。诗作者的性格，似乎不是大声张扬的一类，这从作品中也看得出来。我也知道，诗人死后，有一些研究者和他一样以令人钦佩的沉静态度注释、编纂他的遗作，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风土里，为数更多的评论家不断发出异样的共鸣，用扭曲的浪漫主义语调追怀作者，所以，我也就没有向人说起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

本来我相信，那么年轻便和这首诗相遇，那时候我已经完全理解了它。因此，对于研究这位诗人的著作，我既无关心的能力也无留意的余暇，甚或可以说，我是有意识地回避那些权

威性的解释（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如此）。那期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固执得无法更改。而现在我则对柳田国男[①]派的教育体系心仪不已：年轻时追随良师“学习”诗的读法、用身体的感觉“记忆”，更在灵魂中“感悟”……

谈到年轻时候我在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这首诗的相遇以及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要说说那位诗人在上面两行诗后述说的童年往事（诗人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却把这首诗当做“老年人的诗”来写，我觉得，这就是同为少年的我被吸引的原因）。

每次到一位住在深山边缘的朋友家去玩，他总是面对山坳吹着口哨，唤来黄莺，让我听黄莺唱歌。不久朋友到市里的医学院读书，直到两人都头发斑白的时候，我才和这位已经在城里当了医生的朋友重逢。但是，说起这件往事，他却说已经想不起来了。

> 但（我的灵魂）记着
> 并且，一首连我也不敢相信的诗篇
> 涌到我的唇边
> 为了你的老年　我把它

① 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1875—1962）日本近代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有《远野物语》等。

记下

少年的我读到我以为是这样构成的诗句，体味到了迄今为止通过印刷品从未感受过的激烈感情。身体里燃着火球，那热气嗤嗤蒸腾，眼泪像水珠一样喷出，茫然不知所措……

确有此事，我深有感触。那是新学制高中三年级的暑假，我回到也是位于深山边缘的家的事情。现在翻开这位诗人的年谱看看就明白，那年七月，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被创元社出版的丛书中的这部诗集所吸引，立刻就去买了回来。被狭细的溪流分割开的栗子树林里，布谷鸟的啼叫，让我直接想起此前回乡时听到的莺啼。在这里，也有一位会巧妙地唤引黄莺，并且从山谷的植被到宇宙的构成都能给予我包罗万象的指导的朋友离开了村子。本来我也到城里去了，却觉得朋友离开村子不大应该。以后我们无疑也会相逢，相互扬起斑白的头谈话的时候，朋友会承认把当年我告诉他的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吧。尽管他会微笑着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能够怀着沉静的自信回答说但（我的灵魂）记着么？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可是……

这首诗的每一个字的写法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我按照在新学制教室里养成的习惯，非常熟练地把小时候按正体字



记下来的汉字改换成了当用汉字①，但我确实可以感到，诗人所使用的汉字和假名，每一个都是不易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为自己的老年而写下的东西……

莺，在中考用的数学草稿纸上写下这首诗然后去打量的时候，我曾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文字，翻开直到父亲去世之前一直放在他枕边的字典查看，上面却只写着“小鸟的名字”和这个字的读音。我很失望，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字，翻开一看，果如所想，从那以后，字典便开始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

螢（萤），螢〔＝环绕着火〕＋“虫”，意思是发着光做环状飞行的虫。那么，鶯（莺）不也像是环绕着火，发着光，一边歌唱一边做环状飞行的鸟么？前面说到的那个春天，在栗树林和小河中间的竹丛里啼鸣的鶯（莺）完全就是这样的……

现在，通过在自己耳边复苏而又瞬间消逝的鶯（莺）鸣，我理解了鶯（莺）这个字几千年前的字形和发音，以及外国人对此所做的解释。我觉得，就像以前我通过暮色降临时分河岸上肯定飞起的片片流螢的意象媒介，领悟高深的秘密一样。我所领会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还无法表达，但那不会是别的，应该是和我抄录下来的这首诗密切相关的东西……

---

① 日本政府于1946年规定公文、法令和报纸杂志等使用的汉字，共1850字；后曾做过增补和调整，1981年改称“常用汉字”。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现在，我已经渐进老境，如果用自己的语言把十八岁时所感受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像一只螢（萤）火虫，朝着超越个体而又包含个体（我的灵魂）的聚光点飞翔，我由此而充满活力。这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和（我的灵魂）密切相连的自我已经清楚；而这以外的事情，只要是（我的灵魂）以外的存在个体，就永远不会明白……

在那以后的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大儿子，因为头盖骨缺损而造成的残疾，使他六年来不能通过语言和做父母的我们进行交流。儿子最初积极地发出自己的话语，是通过鸟的鸣叫这个中介。他出生以后，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听觉是很敏感的。我和妻子注意到，收音机和电视里一响起作为效果音的野鸟叫声，儿子就会表现出一些细微但很新鲜的反应，于是，就用录有野鸟鸣叫的磁带代替了摇篮曲。那时，一位外国诗人住在东京，我们颇有交往，最近他的记忆发生了一些混乱，在寄给我的圣诞贺卡上竟这样写着：你的家在森林旁边，经常有鸟的叫声，真让人怀念。

录有野鸟叫声的磁带，是 NHK 技术部[①]录制的，每一声鸟叫后面，都由一位女播音员以非常平静的语调播报鸟的名字。当然每次都是把鸟叫和播音连在一起听。这样过了两三年的时光，我们带着仍然沉默不语的儿子到群马县北轻井泽的山间别墅去。妻子打扫房间的空隙，我把儿子扛在肩头，站在初夏时节高原上的桦树林里，暮色宁静而浓重地垂下。不远处的小湖，是法政大学的学者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组织的工会把从湿地流出的小河堵截起来而形成的。在这很有些来历的古老的别墅区，我们也有幸被允许建造了一座山间别墅。

在那个人工湖里，不断传来秧鸡的啼叫。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那一瞬间，肩头上的儿子发出了清澄的声音：

是秧鸡呀！

从那一天起，我和妻子开始用录音机和儿子游戏，在播音员说出鸟的名字之前按住暂停键，让儿子回答。有时还到能够直接听到野鸟叫声的地方，享受儿子告诉我们这个那个鸟名的乐趣。儿子似乎提不起特别的兴致，但从声音里感觉得到，他是在凝神倾听并认真思考之后才告诉我们的：这是山雀，这是燕雀，这是三光鸟呀……

在我听来，大多数的野鸟叫声全都一样，啊，鶯（莺）！在儿子开口之前突然听辨出来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又抑住儿

① NHK：日本国家广播协会的英文字母简称，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

乎脱口而出的冲动，和着儿子的声音说：这是鶯（莺）呀！

那样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二十岁以前，自己被那首诗深深吸引、翻开字典查阅鶯（莺）字正体的情景，进而又想到那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像诗里所写的那样，用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口哨（我感觉他那尖得刻薄的唇形自身就含有音色的秘密）呼唤黄鶯（莺）的往事。

于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在诗人和他的那位朋友的少年面影旁，我和我的朋友、儿子（既然我和朋友都还是少年，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是很不合情理的）一起坐着，像重叠的赛璐珞画一样。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明白了，这一行诗的意义就生存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而那时早已死亡的友人的灵魂则像莺鸣一样漫山遍野闪耀着光芒，我自己的灵魂和儿子的灵魂恰相一致，与此呼应，这就是诗里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

另一方面，即使青年时代过后，我和因事故不幸死去的朋友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分歧，儿子也很明显地以和我全然不同的性格成长着，就算是由一个记忆连接起来了，那把友人、儿子和我从内部系在一起又从外部覆盖起来的令人怀念的东西，称为（我的灵魂）无法言说。作为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也加入其中。

儿子进了小学的特殊年级[①]。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不可理解，那时他既没有发作癫痫动作也很灵敏，所以过了一年就可以独自上下学了。空闲下来的妻子便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了很多和“杂树”名称很相称的小灌木。从高原边缘的疏林一直延伸到邻居家的绿色通道和我家的小灌木连接上了，于是庭院里开始有小鸟飞来。绿眼鸟，山雀，鹎鸟，特别是鹎鸟，经常出现。和其他小鸟相比，显得粗野的兰鹊也来光顾。早春时节，盯着绑在石榴树初露嫩芽的浅墨色柔软枝条上的肥肉干，黄莺也显露了身影。

儿子不久以前还对录有野鸟啼鸣的磁带十分热衷，可对实际的野鸟叫声却毫无兴致。用三棱镜片矫正以后眼睛仍不太正常的儿子，要看到在那细网状的树枝之间快速跳动的小鸟当然是很难的，但小鸟经常是停在庭院里的树木上啼叫的。

清晨，我看到几只山雀匆匆飞来，像阵雨一样急促掠过。第二天早晨仍然如此，我深感奇怪，过了几天，一个朝露未消的清晨，我抢在山雀前头去一看，瘦弱的杂树上密密麻麻地缠绕或悬挂着的小青虫，让我吃了一惊。此外，妻子也经常给小鸟补充一些饵食。

就这样，小鸟日渐增多，并不停地啼鸣，儿子却没有对此

---

① 日本一些小学为了照顾身患残疾的儿童而设置的特殊年级，一般把小学六年分为两个或三个年级。

表示出兴趣。

义幺听磁带记住的野鸟叫声，可能和这一带的野鸟叫声的音高不太一样吧，那准是在深山里幽静的地方录下来的。我说。

——不管是在北轻[1]还是在伊豆，儿子的耳朵都是那么灵敏，连老远老远的夜鹰叫声都……

妻子带着一种很怀念的情绪回答，其中也表示出对我打诨式的支吾其词的微妙批判。那时候，儿子的身体和心理明显处于向另外一个层面移动的阶段，妻子首先表现出了不安，我的内心似乎也有共振——所以，那意味深长的对话就留在了记忆里。

总之，妻子一方面为儿子升入特殊年级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体验儿子倏然间把多达几十种的关于野鸟的认识全部失去的丧失感。他的感受性好像被笼罩上了特殊的光环——用一种和超越了我们日常经验的东西相关联的方式。如果确实如此，就让儿子留在家里，不去打搅儿子和小鸟啼鸣共度的时间就好了。我们是不是没能够准确理解孩子在和小鸟的声音一起成长（用妻子的话说，就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2]似

① 即前文说到的"北轻井泽"的略称。

② 圣·方济各(1811/1812—1226)，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地方的阿西西，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据说他可以对小鸟说教。

的）期间发出的话语呢？

可是，当我从搁置已久的磁带中选出飞到院子里来的野鸟叫声想让儿子重新学习的时候，妻子好像担心将会出现不自然的逆转一样制止了我。儿子因为和那些表面看来大体相似、细细观察又各有不同残疾的朋友们的来往，特别是因为他在教室不断听到调频广播节目，所以，便急速地表现出对人工制作的音乐的兴趣……

是一个星期天。和儿子一起在餐厅时，黄莺突然叫了。——只有我"嗯？！"地反应了一下，妻子欠身看了看那个小小的鸣叫者是否啄食到了用麻绳绑在枝条上的肥肉干，然后讲起了一个让人感觉可能是偏离了她的心中所想的故事。

过早辞世的做电影导演的父亲那时因为身患结核病而卧床度日，他给落到院子里、叫声特别好听的莺起了个名字叫"小式部"①，我自己呢，则给一只还很幼小、在"皓皓开可"的叫声后面总要再加上一声，听起来像是"皓皓开可匹"的小莺起名叫"可匹助"②。虽然还是小孩子，但我也感觉到，与父亲相比，自己的语言表现不够文雅……儿子呢，对莺叫和我们的谈话都毫不关心，从那时起，他沉湎于周日早晨吉田秀和主

---

① 式部：日本古代宫中女官的称呼，明治时代(1868—1912)后期也曾被作为女学生的别称使用过。

② 助(suke)：在日语中作为接尾词使用时，多用于名词性词语后，使该词语人名化，并表示该人的某种特征。

持的好像永不中断的调频广播节目里播放的莫扎特。

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因为被京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 S 氏的一本著作感动而读了他所写的关于那位诗人的书。迄今为止，所有的导读者都对那首我以为极为重要的诗表示冷淡，这次我却读到了 S 氏恳切的解读。但那解读却颠覆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形成的确信！

虽然这么说，但还是能够理解，作为那位诗人的专业研究者，大概只能这样解读，因为他坚定地按照刊印诗集时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理解，并把那首诗蕴含的思想联系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阐释框架里。

首先，S 氏给这首诗和排列在前面的一首诗《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赋予了一种关系。

> 人们歌唱
> 辉煌而短暂的日子

可是我并非如此。诗人继续讲述对他非常重要的隐喻——广阔延展在世界上的“泥沼”，通过他所喜爱的纪德的作品，这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 我不歌唱
> 短暂而辉煌的日子

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

而关于“鶯（莺）”的诗句，则是作为一位老人从诗人那里看到这首诗后所做的回答而写下的：是呀，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老人深信，住在山边的儿时朋友的灵魂，就是用口哨唤来的黄莺。可是朋友却连那往事也想不起来了。所谓灵魂就是这样靠不住的东西。所谓(我的灵魂)是无法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那只莺忘记了的，也正是（我的灵魂）……

按照 S 氏的解释，诗人并不相信灵魂的自发性，认为是来自外部的东西把乐器般的灵魂敲响的。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灵魂外部光芒闪耀的日子们造访我的灵魂，像把灵魂这个乐器敲响了似的，那就是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不存在自发地唱出中心力量之歌的所谓（我的灵魂），可是（我的灵魂）记着作为乐器被敲响的歌……

此外，还有一首短诗（作者不详）作为被这样记忆着的内容附录其后。S 氏提醒人们注意：最末两行字数相同，和前面的诗的结尾用意一致，是相互照应着的。

吞食水上的暗影
虽与花香和谐异常
音乐会却无尽无休

我被这种解释说服了，但幽深博大的寂寞也随之而来。少年时代那个特别的日子，身体里燃着火球，热气嗤嗤蒸腾，像水珠一样喷出的眼泪。难道那仅仅是一个对诗的语言毫无经验的少年误读的结果么？还有，死去的友人的灵魂，像莺的鸣叫声一样漫山遍野地闪耀着光芒，我的灵魂追逐他的灵魂，相互重叠，又和智力发育迟缓只能理解野鸟叫声的儿子的灵魂相互映照，这样的感受，难道也只不过是建筑在误读之上的沙垒么？

通过S氏的文章，我获得了不曾达到的明晰理解，体味到了一种愉悦，而悄然涌到脚下的幽深博大的寂寞，其规模也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朋友去世好多年了，过了壮年的我也离死不远了吧。剩下有残疾的儿子。那时候，本来就分崩离析的三个灵魂失去两个，一个残破，所谓（我的灵魂）之类，无论对友人、对我还是儿子来说，不过都是脆弱而不确定的东西……

这认识应该是正确的。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残存着“或许、或者”一类的留恋，并由此去寻找不易公开的通道，我感觉到一种恭谨的灵魂慰藉升腾而来。而且，受一种表现欲望的鼓动，我很想写一首诗，就用老人的语调：为了你的老年我把它记录下来。至于那个你是谁，则茫然不知……

这是发生在暮春时节的事情。为了送儿子去乌山的一家福利培训所，我们早早就出了家门。天空晴朗，巴士也不拥

挤，几个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入学的小学生表情都很快活。我抓住车厢上的管状扶手，一边跟儿子搭话：上培训所已经好长时间了呢，几年了？——四月十号就第六年了。儿子以他独特的正确表现方式回答道。

在电车中转站，并排站在被长长的石斧状上下行线包围着的月台上，我们不再交谈。下行线一侧水泥铺设的斜坡上，只有青苔和开放着的蒲公英，我所面对的上行线一侧的斜坡上，则簇生着青草和也在开放着的诸葛菜。少年时代，从自家旧宅整套的有朋堂文库丛书中拿出《通俗三国志》借给我，告诉我山谷河岸上茂盛的油菜科一年生植物是疏散到山里的城里人播撒、名字叫诸葛菜的，就是那位我称为格兄的朋友。在那个月台上，我反复回味这件每年都会想起一次的事情。生长着青草的斜坡上并排站立着吐出细芽的光叶榉，从光亮的深紫色的枯壳里伸出长叶的朴树，坚固地缀满厚实花片的八重樱，在那对面，则有竹丛在摇曳窥望。从那高坡处马上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警报响了起来……朝那个方向上行的电车开进来了。

我想，就因为我侧耳倾听时产生了放心感，才忽略了儿子像突然发热似的异变的前兆。（虽然急救医院的医生说过，身体整体舒缓地运动也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朝着那辆放慢速度要停下来的车身，儿子像被缓缓地吸引过去似的倾斜。我想从斜对面把他抱住，但动作比想法慢了半拍，一个巨大而沉重的

东西把我耸出的肩和头部的一侧，就依那样的顺序一击，两击。我抱住儿子的身体，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很短的时间里，我感觉我昏了过去。

……伴随着浓重的怀念，我回到那个春天的一个瞬间：我和格兄似真似假地格斗着从庚申山的斜坡上滚落下来，头部被打击了一下。同时，又为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努力不让儿子的脑袋直接碰到月台而感到安心。是一种分裂的感情状态……

随后苏醒过来一看，自己的两只胳膊什么也没有抱住，像枯萎了似的被放在身体两侧，并不冰冷的水汪在半边脸上，我用一只眼睛望到眩晕的晴空和遮在上面的黑色的头，也知道周围已经围起了窄窄的人墙。我想从水汪里抬起头，半边脸很疼，又害怕地停住了。我看到儿子胆怯地在我的额头擦拭着的整齐手指沾着红色污渍，也就明白刚才觉得是水汪的原来是我自己的血泊……

这样的话，在车站的站务员分开人群叫来急救车之前最好还是不要动弹。还应该鼓励仍在癫痫发作后遗症状态中的儿子，让他不要再摇动。于是我试着发出了细弱的声音，却似乎不能回应头脑里的念头，结果变成了非常滑稽的醉汉般的语气：——义幺，义幺，好难受呀，究竟是什么呀？

随后，针对从斜上方的竹丛里传来的鸟鸣，很明显，还针对着比那更高层次的东西，儿子回答道：

——那是黄莺呀。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本作品从杉本秀太郎氏编著的岩波书店版《伊东静雄诗集》和筑摩书房版《伊东静雄》获得了教益，仅在此致谢。

译后记

自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我国大量译介，其代表作都已翻译出版，他的文学思想和独特的文风也为我国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理解、所欣赏、所研究。早些年我曾译过他的《十七岁》，但其姐妹篇《政治少年之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会翻译，遂成夙愿。好友许金龙先生长期致力于大江文学的研究和译介，这次在他的努力下，我终于有机会翻译《政治少年之死》，并且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喜悦与感谢之情难以言表。

1960年，发生了轰动全日本的浅沼稻次郎（1898—1960）遇刺事件。浅沼稻次郎是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杰出的政治家，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日本。他是中日友好运动的先驱者，在岸信介内阁推行极端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代，他所领导的社会党不畏艰难，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不懈的努力。他两次率领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曾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签署共同声明，反对制造“两个中

国”的阴谋。1959 年 3 月，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浅沼稻次郎的政治活动招致日本右翼分子的仇视。1960 年 10 月 12 日，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堂演讲时，遭到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行刺，不幸逝世。1981 年，胡耀邦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浅沼稻次郎与白求恩大夫等并称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1961 年，大江健三郎以这起刺杀浅沼稻次郎的 17 岁右翼少年为原型，创作中篇小说《十七岁》及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在《文学界》1、2 月号上发表。《政治少年之死》发表以后，遭到右翼团体的威胁。《文学界》杂志则未经作者本人同意，在同年 3 月号上刊登道歉启事：“（小说）虽纯属虚构，却对作为该作品原型的山口氏、防共挺身队、全亚洲反共青年联盟以及相关团体造成困扰，谨诚挚致歉。”此后，《政治少年之死》这部小说成为所有出版社的禁忌，未曾收入大江健三郎的任何作品集里，至今依然如此，一般读者很难看到这篇小说。这次发表的译文是第一次向我国读者介绍《政治少年之死》。

《政治少年之死》为什么会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嫉恨呢？作品发表以后，三岛由纪夫曾写信给作者，指出大江“也许在情感上受到国家主义的诱惑”。就是说，小说通过 17 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过程描写，对天皇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揭露。这就牵涉到日本在 1960 年掀起的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声

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大时代背景。大江虽然参加了这场运动，但是他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意义、思想、方向、民主主义等还在进行深刻的思考，并且对斗争对立面的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崇拜天皇的右翼青年等也重新进行反思。

早在1958年，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就表示："我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清楚自己选择文学的责任。"这个思想贯穿大江文学的始终，他的创作主题总是积极捍卫战后新体制的民主主义价值，通过个人的心灵创伤入木三分地剖析战前战后价值观的巨大矛盾，不遗余力地捍卫宪法的尊严。

《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的主人公是执著于在战前被神化的天皇信仰中寻找人生价值皈依的少年，这就与战后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的天皇制产生错乱颠倒的迷茫，沉迷于无奈无力感的谷底，最终走向暴力的极端，刻画出其精神分裂的残暴与可悲。

在孤独的自渎中度过17岁生日的少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右翼团体，他的原本的阴暗心理被洗脑后变得对社会充满敌意，甚至杀意。他坚信自卑感通过信奉、护卫"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可以得到拯救，然而这种传统的纯粹已经幻化，所以只能通过超异常的行为才能在传说的幻想中"看见黄金的联合国大厦般巨大的天皇陛下在黑暗的天空轰响着喷气推进飞行"，看见"天皇陛下在我的充满幸福愉悦的泪水的眼睛里折

射出一百万个灿烂辉煌的形象”，从而“完美地成为一个具有真正右翼之魂”的少年。他作为一个“尚未出生的人”“毫无意识地漂浮”在“纯粹”的天皇的胎水之海里，所以他的尸体有“精液的味道”。

大江文学中的“人”往往被抽象化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两大类型。前者具有无视绝对权威的本质，诉诸行动的对立、争斗的强烈倾向；后者则是“无他唯我”的个性张扬。不言而喻，这两类人在“正常”人眼里都属于“异类”。然而，在人们把其实是“异常”作为社会的“正常”范畴统一认识的时候，“异常”往往潜藏着反社会的正当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表现得尤其明显。《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的主人公显然是“政治性的人”。那是一个没有英雄，又渴望英雄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友谊，却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只有欺骗与猜忌、傲慢与轻蔑的时代，对时代的幻灭意味着权威的失坠，也是信仰时代的终结。众多年轻人在寻找英雄，同时也燃烧着英雄的梦想，自然就有人试图以展示弱点和缺陷的手段实现自我价值，尽管行为的基础是对现代文明社会根基的否定，是对社会秩序予以崩溃，是以自身毁灭为代价，但闪烁传奇色彩的诱惑依然是对理性的相克。他们似乎以虚无主义的反叛催生自我惩罚，促进加速死亡的生命体验，从而“再生”痛苦的果实。

大江的文学总是遍布累累伤痕，透着痛苦的呻吟和撕心的

呼喊，有时只感受到十字架的沉重。他的神秘的想象空间构筑荒凉的人性世界，暴力的恐怖行径是肉体和精神毁灭于无价值、无意义的死角的媒介。反社会性的行为与性的反社会性的密切结合导致世纪末的“精神阳痿”，同时显示着作者对天皇制戏谑性的质疑所承受的吃力佐证。“性的人”把有可能成为英雄的唯一手段——自杀埋葬在懦弱的恐惧里，而“政治性的人”把死亡作为寻觅噩梦激情的“期待”，凝视心灵不毛的最后一瞥。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样谈及文学的责任：“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

大江文学极其关注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精神”，在日本经济日益繁荣的进程中，他看到繁荣背后危险的萌芽的急剧膨胀，尤其是日本年轻人的哲学、思想、信念、文化、语言的丧失，在林立着经济现代化大厦的精神废墟上为人性的复苏进行祈祷。原理的制度化使所有的日本人都在暧昧的道德规范中服“缓刑”之刑，而且当代的日本年轻人根本就没有雨果那样在政治中发挥“性的人”的资格，只好在“赤贫”的情感中徒劳无益地忍受着无期的心灵扼杀。大江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存在形态深感忧虑，认为天皇制本身的价值体系显示着扭曲的国

家主义所蕴含的暴力性和脆弱性，因此需要重新启蒙的意识。

这两篇小说依然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把“人的存在”，即“自我”或“自我精神”作为第一义的存在，并对这种存在状态的本质观念进行批判性的探讨。因为当存在主义介入文学的时候，就必须采取批判主义的态势。对大江而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入点无疑就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护宪斗争。人性的悖谬凸显困厄在荒诞世界里的变形感受，折射出时代的危机。存在主义主张参与推动社会发展，大江文学通过对“变异的现实主义”中各种人的描写挖掘社会进程中默示录般的退婴幻想，展现人的悲剧命运的终极思想。

大江健三郎的“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的文学理念也许有助于对这两篇作品的理解。

《这个星球的弃儿》和《环火鸟》两篇作品都以作者的智障儿子光这个真实为背景，大江健三郎在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以光为模特儿的人物，展示着他到达与残疾人共生这个决心的心路历程。

残疾是大江文学的重要题材，通过对痛苦的认知过程揭示人的两面性，在对消沉、困惑、逃避的拯救中领悟人性的逻辑，人文关怀的优美中总是纠缠着灵与肉的矛盾，凸显社会群体性对个性制约的强势，这种对个人再生的切身体验透视出大江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忧虑。

因为自己痛苦，所以更能感受、理解别人的痛苦。 当自己也需要别人帮助的残疾人面对比自己更弱势的弃儿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同情怜悯之爱是一种毫无功利色彩的本能，显示出作为人的爱心的伟大。

《环火鸟》的基本情节就是写实，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对照大江的随笔集《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阅读。“光生下来以后四五年里不会说话，于是一直让他听近百种鸟叫的声音，终于说出第一句具有明确意思的话：‘这是，秧鸡。’从此以后，他开始慢慢地摸索着和我们进行交流，很快走上音乐的道路。 音乐终于成为他的生活的中心，现在他已经把鸟的叫声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不正是鸟的声音把他与瓦格纳——光正对他的音乐听得入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吗？”（《萨尔茨堡 · 维也纳之旅》）

努力从残疾人的凌乱浅显、没有规律的只言片语中去摸索、发现他作为一个人同样具有的灵魂，读出他深层世界里的声音，在或许一些超常行为的能力中分析它潜意识里的合理性逻辑，这不仅是父亲大江，也是有良知的作家大江的精神力量的体现。

两篇小说的结尾都表现残疾人对他人——不论是弱者还是正常人——的爱心，这与其说是文学创作的构思，不如说是作者真实的思想。

我仿佛听到《弃儿》的音乐，这曲调与光的《夜的随想

曲》、《如歌的行板》等一样，燃烧着炽烈的火焰般的旋律，富有表现力的优美，却又令人茫然，犹如灵魂的哭叫。这里承载着一种永恒的焦虑，即唤起大众“人类的救济”的使命感。

郑民钦

